

新
湖
月
後

新
湖

月
後

新聞背後目錄

何西亞先生序

第一類 概念

一、幾句必須預先聲明的話

二、半生自述之一部

我投身於新聞事業的際遇

三、什麼是新聞

第二類 門檻

一、報界習用之術語及其應用

二、電訊製造法

電訊兩例 (一) 嗚叮之役, (二) 在巴黎上空過此佳節

三、外埠通訊的來源

附例: 「民主」剪影

四、本埠新聞的處理

「密司脫二百萬銷路」

五、繙譯之養成及訓練

幾個繙譯的現實問題

(一〇)

(三)

(一)

365320

(一九)

(一四)

(二七)

(三〇)

(三五)

第三類 問題

一、關於編排工作的種種問題

分版編排與綜合編排制 新聞版刊載與新聞重寫問題 幾個技術問題 戰時新聞的標題問題

(四二)

二、小型報的前途

(五〇)

三、新聞自由問題

美聯社被控始末 報導自由

(五三)

第四類 舉例

一、關欄稿之例

「總統十誠」美國大選之前 走向膨脹之路 美國人究竟過份樂觀麼？ 自由德國

(六四)

二、特寫稿之例

典型的特寫稿 道格勒斯成功史略 美國的花木蘭 東京上空三十秒

(七一)

三、名記者之例

美國記者之等級 美國新聞大王——赫斯脫 此次世界大戰中最優秀的前線記者——歐尼·畢爾寫「武漢會戰」的貝爾敦 屈理諾上前線

(八九)

第五類 裝飾

一、漫畫釋義

漫談連載漫畫 白靈上校沒有死

(九七)

二、一個攝影記者

孩子們

(一〇二)

跋

(一〇五)

何序

吾友陳福愉兄，在福建南平創辦一復興出版社，編譯了不少種新書，在抗戰期內，對廣大的後方民衆，從事常識灌溉的工作，爲枯寂的東南出版界放一異彩。這一本「新聞背後」，就是他的近著之一，也是該社的果實之一。初版在南平發售，未滿一月，即膾炙於讀者之口；復興社現已遷滬，乃在滬再版。福愉要我在再版的本書中寫一序文，我荏苒；告以向未爲他人著作序，何必苦我？並告以此書業經披閱一過，覺自有其首尾完密之脈絡，更何必夢我貽前人所謂「佛頭着糞」之譏耶？但福愉以爲此書創意頗多，不敢自信，就純友誼言，欲資爲商推之一助，責我何至鄙吝乃爾，斤斤於一例之破？不得已，姑從福愉之囑而作此贅言，以介紹於讀本書者。

本書定名「新聞背後」，顧名思義，乃新聞業者將其工作的全部過程，洩其隱秘，和盤托出，毫不保留地剖示於衆之意。是以本書可說是一個新聞從業員，憑其積年的經驗和心得所寫成的幕中人語，從側面下筆而不從正面，是一種橫截而不是縱剖，所以和一般新聞學著作之刻劃於理論體系的探討者較爲實際而有用。著者在書中說：「本人相信，新聞學，到今日尙不能算爲社會科學之一種。」這是本書省略學理不談的原因。但熟練技術之養成，必以實際經驗相累積，本書既將新聞業者之全部工作過程一一介紹於讀者，新聞業者之技術訣要已抉發無遺，是縱無新聞學之名，可謂已有新聞學之實。至於廣告和發行從新聞企業者，確甚重要，但就純新聞立場看，却是副料，本書不談，正是作者的審慎處和忠實處。

新聞是人類的生活波瀾之反映，經過新聞業者的迅速抽集，審別，處理而立即傳示於廣大的羣衆，然後形成正式的新聞報導。是以新聞的成立，必具下列三個程序：（一）已存在於客觀界的新事實；（二）極短的瞬間即通過新聞業者之意識；（三）以最敏捷的手段傳達並消融於廣大的讀者羣之中。詳言之，現代新聞專業的領域，無論在觀念方面或實質方面，視往昔都有拓展，其最顯著之點有三：（一）新聞的範

圍，幾欲包舉全人類最近的活動跡象而探究其得失與成敗，期增進人類共同生活上彼此間之相互的了解，同時，由於自然界新現象所引起的有關人類休戚之處，尤擴大其蒐求面；（二）傳導新聞的方法，不僅僅依賴文字報道的舊型態為滿足，舉凡語言傳意，圖畫示象，如廣播及電影一類工具之利用，以其逼真，亦漸見重要（惟文字傳布仍佔大部分）；（三）廣大的讀者羣之高度新聞欲望，督促着新聞事業之向上，職業圈外的新聞認識，水準之漸趨提高，促使新聞從業員與讀者間之合作謀全面的溝通而融成一片。準此以言，本書作者，以職業的新聞從業員之立場，從側面曲意敘述其一已的心得和經驗，俾職業圈外的新聞欣賞者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在此時期，確有必要。加以本書中有若干例子，類取材於戰時新聞，尤有深切意義。因為戰爭是人類有計劃的破壞工作，可說是人類生活上不能再大的波瀾，這自然是最重要的新聞，以此示例，亦取法乎上之意，其小者即不難準此類推了。

本書對於現階段的本國新聞事業，指摘甚多，但大體上是基於善意的督責，而非惡意的攻訐。當然，以我國凡百事業的落後，新聞事業的不能如一般所期望，自是意中事，不足為異。惟其如此，必須從培養優秀的新聞從業員入手以求事業之發展，這裏，尤其重要的是新聞記者完美人格之養成，然後方足以相當衡量世事指導社會的重責。因此，我對於福愉此書引用春秋體例以解釋新聞定義之處，認為相當需要，因為，這是我國史學家的信條，確有顛撲不破的真理在內。雖說新聞不盡是史料，現代的新聞記者亦與史家有別，但屬辭記事，職相近似，自有準用的價值。故賢以為史學家必須具備才學識三者方足以濟用，其實今之新聞記者亦何嘗不然。又昔人「不以辭害意」，「紀事實不失其真」，都是今日的新聞記者所當奉為圭臬的。所以，劉知幾章實齋等史學著作，有一部分是同樣可資現代秉筆政的新聞記者借鏡的。

本書在我國新聞事業方面無疑的將擔任着部分的啓導工作，在新聞業著作家若晨星之今日，尤願此書之暢銷，能有益於未來的新聞事業之發達，此點；福愉與我諒必同有此感的。

三十四年十一月十日杭縣何西亞寫於喜遠樓

第一類 概念

一、幾句必須預先聲明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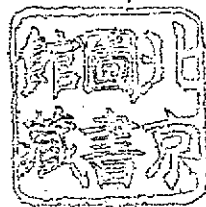
假定這一本書可以當作新聞從業員的某一部份的工作的手冊，讀者不妨有此假定，因為我動手寫這本書的時候曾經有過此種企圖；但請記牢：這不過是作者個人所看到的，作者個人的自我經驗，不能視為金科玉律，其中正多尙待商榷的餘地，因為作者本人相信：新聞學，到今日，還不能算為社會科學之一種。換一句話說，新聞學尙在胚胎時期，還未成熟到一種有原則可尋，有學理可據的社會科學的階段，我們還在找尋原則中，創造學理中而已。

至於作者的自我經驗有多少價值（其實是「有多少份量」），是否值得公開參考或討論，讀者可從下文，尤其在「半生自述之一部」中，予以衡量。

新聞學之是否社會科學的一種，我們首先不應該有此成見——我國歐美各國亦然，已有「新聞學概論」——因為作者胆敢倡說「新聞學尙未成長」，其實決非創說，因為歐美各國的新聞界前輩仍多懷疑：新聞學院之畢業生是否就是一個熟練的新聞從業員？

而事實上，我國的幾位有名的報界人物，甚至於名記者，名編輯，都不會讀過「新聞學院」或「新學系」，也許明年會產生幾位，也許在後年，也許在好幾年之後，誰都不敢肯定。

所以，我鄭重聲明：本書只能作經驗談話，不能視為課本；只能作參考資料或課外作業，而非範本。



換一句話來說，本書雖然在本質上似乎是給新聞從業員一條途徑，但作者未曾考慮過這條途徑是否正確，是否大道。

同時，我又不能不承認：這本書的書名，「新聞背後」，未免誇張，這本書的寫法有生意眼的嫌疑！上可給一般的讀者們消遣，可給好奇心的讀者們知道些我國新聞界的局部內幕，所以未免趣味化。

抱定「知者爲知，不知爲不知」的態度，我寫這本書，當然就有掛一漏萬的疏忽，重此輕彼的謬誤；事實上，這不過是隨筆集一流的東西。倘若有人認爲這本書未曾包括「新聞背後」的一切，那是他的估計過高。

作者認爲：美國式的新聞刊載方式，或稱之曰「報紙格調」，較爲適宜於我國報業的前途；更大胆地說：美國式的報館組織與編輯方針，除了有時過份刺激外，是將來新聞事業的必然趨勢。所以，援用的例未免偏於美國，而忽於其他列強。至於這一種觀念是否固執成見，那是另一個「問題」，作者本人當然是如此成見，也自認是固執的。

不會，其實也不敢，摘用國內各大報所刊載的例的原因：（一）是怕得罪人，（二）表示不偏不倚，（三）自擇自，（四）……

二、半生自述之一部

——我投身於新聞事業的際遇——

這完全是一樁偶然的事——我怎樣會踏入新聞事業的門口，和我怎樣就藉此謀生，而變成一個相當熟練的新聞從業員。我未曾有過這一種的準備，因為在我求學時期我讀的是法律和會計學；我更沒有這一種決定性的志趣，因為我執行過法律，做過兩年模樣的律師，而我也經過商，做過銀行的文書，進口商的助手，保險公司的擴容，甚至於工廠的經理。然而我最近十多年來，却混迹於新聞界中而不知「自拔」，那豈不是非初衷所及！當然啦，我的母親（我早年失怙，扶養成人，端賴先慈）培植我的時期也決沒有想到我會賣文為活的；我的兄弟（終鮮弟妹）都能够到別的謀生途徑上予以實際的助力，有時他們還反對我喫這新聞記者飯，其中的一二位到現在還抱如此觀念。然而我却「沉湎」於「電訊」「特寫」，豈非有負期望，出於他們的意料之外！所以，我說這完全是一樁偶然的事。

這一樁完全出於偶然的事是這樣的。

二十五年初夏，我賦閒在滬，辛報初辦未久。我有一個從中學就一起讀書的同學，周玉林兄，筆名「曾迭」；他也許是因為家學淵源（民初辦民鐸報的周桂笙先生——「辛盦隨筆」作者——是他的父親）的關係，時常歡喜投稿（因為他也是一個律師，沒有生意的律師就歡喜玩弄筆墨）。我沒有事，也就跟着他寫寫稿子，大都還用着他的筆名，由他介紹與蘇鳳認識。那時候，辛報的編排方式，卓具新穎的小型報的姿態，由蘇鳳主持編務，正苦第四版無中心材料。

辛報為四開對摺的小型報，第一版為電訊，第二三版為副刊，第四版本來着重於本埠新聞；但上海的

本埠新聞異常難以處置，要新簡全而不漏，篇幅既不够，佈一佈新聞網的費用也過鉅；倘若每天要有上佳的特寫材料，那又是可遇而不可求，難之又難。

當時我所寫的稿多半屬於上海體育界的內幕情形及批判，因為我在大學時期算是一個全能運動員，曾出席杭州及南京的兩屆全運會，這一方面熟人特別多，在技巧及術語等等也比較的是內行。蘇鳳認為「不同凡響」（說來汗顏），就敦促我每天寫些關於體育的稿件，這一來就發生兩種結果：（一）辛報第四版就以體育新聞及批評為中心材料，而（二）我就每天非到辛報館不可。一個律師變成了一個體育記者；送蘇鳳都認為「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就用「東隅」及「桑榆」兩個筆名，後來大家都認「東隅」不像一個人名，乃重用「桑榆」，於是辛報館裏就有「姓蘇名鳳的姚蘇鳳，姓桑名榆的陳福榆」。

八月裏，一九三六年的柏林世運舉行了，我國特派大批選手及代表團前往觀光，舉國若狂，辛報把第一版的電訊暫時取消，而以「世運特輯——桑榆主編」相號召，這獲得意外的成功（詳後），辛報的銷路從三千漲到一萬（僅以本埠而言），而我就從此以「桑榆」之名而居「體育記者之權威了」。

這豈不是一樁完全出於偶然的事麼！

偶然的事未始沒有成因。我之投身於新聞事業，在過程上已如上述，是偶然的；然而同時我不能不承認我之所以會這樣做，以至於現在還浸淫於新聞事業者，也必有其促成的因素。這一來，我就得一述辛報以前我與文化界的「姻緣」了。

這一樁事的四年之前，廿一年初夏，我放棄了我的律師職務，離上海到漢口，住在家大兄寓中。這時候，時代圖書公司的「十日談」剛剛創刊，張光宇的粗線條漫畫的封面頗引起我的注意，看了之後，覺得內容也够廣泛而生動，我正閒着沒有事做，試寫了兩三段的「下江人話漢口」投寄，居然刊載出來，雖然排在不甚重要的地方，對於我當然是一種鼓勵（初寫稿者的心理個個如此，不必贅談）；接着便寫了一篇「海艦巡禮」和「一封不談戀愛的信」（那時候，恰是了玲的「不是情書」發表之後，足見我之幼稚可

笑如此)。同年十月返滬，經體育會介紹，體育會主席蔣對我的「南海盜」大加賞識，認為落筆幽默不亞語堂（那時候，林語堂編「論語」，正是盛倡幽默作品的時期），我在當時雖然受寵若驚，但此後瀟灑流離的我並未因之繼續為「十日談」寫稿，可是種下了一有閒暇我就舞文弄墨的習慣。

旋即赴滬，投考高等考試（想做推事），因病中輟，乃搭車抵津，去拜訪闊別六年的家五姊。在天津我找到了一個職務，一家貿易公司造口部僱一個副主任，我開始與做商人，同時我學會了英文電碼本口語，這是在天津，我開始我的編輯實踐。

天津商報是我的同鄉創辦的（陳清方兄），當時主持者，經理兼總編輯，是王鏞冰兄，我跟他有些親戚關係，而且天天見面。商報是兩大張的報紙，逢星期日外加一張道林紙的畫報，有赫斯脫系姿態（即以黃色新聞為號召者）。那時候，恰有五種週刊，他就有計劃出七種週刊，每天輪流刊出，我就斗胆的提議「體育週刊」，而他就叫我主編。（他自己也添了一種）。

我天性歡喜體育，到天津後，時常冒充商報的體育記者，不化錢去看球，這一來我也算報答一番，就與商報原有的體育記者，一位姓李的（我叫慣他「大貓」，因為他是我的表姪）商安，由他負責劃樣排版等技巧，我負責寫新聞和批判。我們共同合作，出了八期「體育週刊」，相當有噱頭，記得還跟大公報打過筆墨官司。我在做律師的時候就習慣於夜間工作，所以時常也看看大樣，懂得些排版的門道，標題字的大小和字數。現在想起來，怪可笑的。

八期之後，我因事赴廈門，臨行前王鏞冰兄送我許多水菓和車上喫的食品，這就是主編「體育週刊」的酬報，因為我固然是兼餘式的當主編，他也不肯以金錢來作酬報，恐怕我以為他看不起我呢！

到這時候為止，我用的筆名是「禾子」，因為我行四，字「季如」；「季」字拆開，成「禾子」；但在我過上海的時候，發現文壇上有一個封季王小姐的筆名，不敢掠美，以後就不再用了。

在廈門的時候，我逐漸顯為「體育週刊」寫幾短稿。「人言」的編者是「倉聖」，願蒼生律師的筆名

，與我也有六年同學，投稿也是交情，刊登也是交情。

廿三年冬，我離廈返滬，我又賦閒了。美國二流女作家噴美麗在上海，洵美叫我與她合編「聲色」週刊，一本半英半中的黃色刊物，她寫她的「紐約人」風味的散文，加些電影廣告性的影評，我所負責的中文方面是散文，電影與體育，大概出了六七期又因我離開而停了。

我於廿四年春到南京去謀生活，空暇的時候寫寫「新京話」，投「論語」，以代替姚穎的「京話」。在這一時期中，我用各種各樣的筆名，譬如「人言」上多用「陳季」，編「聲色」時用「陳福倫」的真姓名，寫「新京話」用「萊」（由我執筆，材料却是行政院和司法院中的朋友供給的），從不一律；却有一點是一律的，分文不取，我還是一個業餘的無名「文人」。

現在想起來，在這四年中，我無意中獲得一個記者應有的基本技巧：（一）時常投稿，積得什麼可以引人入勝，而拋棄初寫稿者的裝頭裝尾的陳舊習慣；（二）稍懂編排的門檻；（三）對中英電碼的組織（我在廈門時，任中央銀行的文書，專司中英文明密電報，且日與無線電報務員廝併一起，故對於短波無線電的聽覺也因之有了訓練）有了基本知識；（四）旅行國內諸通商大埠（南至廈門廣州香港，北至平津南口，西至武漢，東遍江浙），見聞自然較廣。

況且，我在這四年中的經歷充分表現我的個性，是習於自由職業，而不宜於呆板工作的。我需要刺激，我歡喜以文字表現我所想的意見，我所見的印象，甚至於我所知道的一切，公諸大眾。而新聞事業恰給我各方面的滿足。

現在我得一述「主編世運特輯」的經過了，我不是說過「獲得意外的成功」，不，我不妨厚着脸自吹自唱，這是激動一時的成功，最低限度，在某種範圍內，是震驚一時的。

當年，在上海的報界中同時也出「世運特輯」的有兩家勁敵：一家是時報，自杭州全運以來一向以體育新聞用紅字標題刊登第一條的，兩大張的篇幅不受國內外重要電訊的排擠，體育編輯糜樹毅（筆名老藤

（在老闆面前算是幹員的；一家是新聞報，這「老大哥」式的報紙平時對於體育雖不甚注重，但一遇重要體育集會的時候，主持者却肯化一筆特別費來號召一下，杭州有京兩次全運時就用大氣球做廣告，加派訪員等一類的特別起勁的工作，編輯裴順元這次特地與海通社（世運電訊除中央社特派馮有真兄赴柏林拍發外，德國「御」用之海通社當然更爲詳盡）職員打通，由彼供給新聞報午夜二時以後之特有電訊（外國電訊社向例發稿時間以午夜十二時爲止，遲到者則於翌日中午補發。以供給各晚報；當時海通社因有中央社之競爭已延長至上午二時，事實上電訊仍有遲於此規定時間者）。

世運會中最惹人注意的比賽節目是百公尺賽跑，因爲這可以決定四年一度人類最快的一雙腿。當時我與蘇鳳處理「世運特輯」的方法是（一）盡量在書店中搜買歐美報章雜誌與參考材料，（二）用兩架短波無線電收音機晝夜不停的，輪流聽取世運會場上的廣播（按柏林世運會的辦法，凡參預的大會的國家特派訪員每天於指定時間有用本國語言廣播的權利，馮有真兄就會廣播好幾次）。在百公尺決賽的那一天晚上，我將預先準備好了的人名國籍等（前一天就有預賽的結果，入選決賽者的名單自然可以預爲準備）放在收音機前面，夜九時模樣，就有美國的廣播員報告「百公尺決賽開始」（百公尺獲決賽權者六人，中美國占三人，故此項節目之全球廣播由美國特派員充任），我就聚精會神的一面聽一面扎記下來，還有六人起跑時的位號，競賽過程的描敘，及詳盡之結果報告（不但有先後次序，而且有每人相差的距離）。然而這一次所聽到的聲音是不十分清楚的，起初我還不敢當作電訊用；十一時另的時候，又聽到「百公尺決賽開始」的報告，那是洛山磯的電台轉播的（他們時常用膠片或蠟盤收下音來重新廣播本埠的），發音異常清晰，句句可辨，我就把我已有的扎記校對了一遍，認爲十分滿意，譯編了一下，由蘇鳳加上一「本報柏林特派員專電」字樣發到排字房去了，海通社的電訊一時才來，我們一看標題就往字紙篋一丟，中央社電訊三時才到，當然更不予一看。現在想起來，倘若我們把海通社及中央社的電訊也加以注意的對話，我們是否照我們從無線電聽得來的自製的電訊發稿恐怕還是一個疑問呢！

因爲這一次百公尺決賽的成績是十秒三（平等世界紀錄），但當夜海通社在上海所發的電訊稿則是十秒二（打破世界紀錄，冠軍歐文思於複賽中會有十秒二之世界新紀錄，但因順風而不算正式紀錄，故當時留心體育者非常關心這一次決賽的時間問題，恰遇海通社無意中鑄成此項錯誤），辛報刊載的是十秒三。所以，翌晨，時報以紅字標題大書「黑旋風打破世界紀錄」（時報常用此種噱頭，歐文思爲黑人故耳），當時我與蘇鳳心中非常忐忑，以爲我們錯了；但到了中午，海通社的更正電訊來了，而且補來了一段競賽詳情（但還不及辛報所刊載的那樣詳盡），蘇鳳跳起來了，我也興奮極了，於是在第二天的報上特地做了一個兩欄高的加框文字，大書「本報之大光榮」，因爲同日上午上海之中西各報沒有一家不登錯的，而辛報非但報道準確，而且詳盡的過程特寫（因爲他報只有結果，並無描敘）。孰知無巧不成書的，新聞報因有與海通社的特殊連繫，在第一天的上午三時已獲得海通社更正的電訊，當天新聞報也刊載「十秒三」，他們却沒有看過辛報，而在辛報刊載「本報之大光榮」的一天上，竟也刊載同樣的兩欄加框的爲自己捧場的文字，標題是「本報之光榮」。

這一來，新聞報的體育編輯被經理訓斥一次（大意是「有何光榮？還不及一張小型報！」），時報的老滕更無精打彩，而辛報從此以後就每天有「本報柏林專電」，「本報柏林航訊」，使同業側目，「驕得讀者的信仰」。

老滕特地跟我個人商量，「能否共用專電，費用公攤？」我推說，此事該問蘇鳳；他跟蘇鳳商量，蘇鳳則說：「我們在世運團動身前曾托一位姓葉的拍發專電，孰知第一條電報就有這樣許多的字數，小報館担負不起，已去電停發了，勢難應命，抱歉之至！」他也信以爲真，躊躇而返，雖然第二天辛報上又有女子百公尺決賽的詳情專電，他也只得牙癢癢地而無可如何！

有人也許要提出一個質問：短波無線電收音，大家可有，難道別家報館不會照樣聽取麼？是的，但事實上我們有兩種特點：

一、世運會的廣播，以上海時間計算，約於每日下午三時起迄至午夜一時止都有，語言不一律的，約十分之三是德語，其他如法、義、日、芬，以及任何國家的語言都有，你不能僱用這樣許多的語言專家來聽取。據悉，別家報館也未嘗不試驗過，但一轉捩到這波長上，時常聽到的是奇奇怪怪的一國語言，也就索然無味了；同時，上海又沒有辦法預先得爲阿廣播英語的。辛報的辦法是：不論它在廣播何國語言，總將指針撥在這固定的波長上，讓它去在那裏擾人耳鼓地響着，起初幾天，我們便一無所得，但我們繼續着讓它吵擾，並且用兩架收音機，輪流替換不休（防止電流通過熱），一聽到有英語播音才專一聽取。這一種「守株待兔」的辦法恐怕非他報所能辦到。

二、上海所聽取的波長是美國洛山磯的電台，洛山磯電台則收取柏林會場上的，輾轉播發之下，除非是洛山磯所重播的，發音既重濁含糊，而空中吵雜之聲亦多；倘若你對於（一）英文廣播的聽覺不够敏銳，（二）體育競賽上所用的術語及俚詞不够熟悉，（三）當天新聞的內容如節目，距離，人名等未會預先準備，就難以心領神會的，有時在製造電訊時還要加以本人的判斷力才可不致鬧笑話（後幾天老滕就有過這樣的錯誤），這在我還勉強都能做到，但非當時上海的記者們所會做到的。（當年，馮有真兄在柏林的廣播詞，中央社有幾次特地派人到辛報館來，從我的札記中摘錄的，因爲他們聽得茫無頭緒，簡直無從落筆。）

這一次的經驗，對於我，發生下列的啓示：

（一）我國新聞事業，從技術方面着想，有許多未經開墾的荒地，如未充分利用無線電廣播，卽是一例。

二、專電是「造」的，特訊也可以「製」的。

三、新聞競爭是世界上最興奮最刺激的一樁事。

四、多看他報，方能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例如免蹈新聞報之覆轍），而且可以領悟「比較新聞」的好

處和滋味。

這就奠定了我以新聞事業爲終身事業的命運；而倭侮日迫，抗戰軍興，我內心地感覺到宣傳崗位的職責，乃輾轉奔波於漢港渝桂，與各地的新聞界及文化界有了深切的關係，從前輩及友好間獲得了不少的啓示和指導，更相信我國新聞事業有着一個遼闊的版圖，却還在「含苞未放」的時期，需要灌溉，需要開拓。

而我希望：我所盡力的，會變做噴水壺中的一滴水；而我本人是向大地前進的繁殖之羣的一追隨者。

二、什麼是新聞？

「瘋狗咬人」或者「老虎喫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或「人喫虎」，才是新聞。

這一種說素是「人手足刀尺」的例；到了文明進步的今日，「瘋狗咬人」也是新聞，「老虎喫人」也是新聞。

理由是很簡單的，因爲從前瘋狗多，瘋狗咬人是常事，從前老虎多，老虎吃人是常事；到了現在，瘋狗不常見，虎入深山，倘若瘋狗或虎與人類發生任何行爲，便變做「新聞」了。

鄭君：「禮法論」中，對「春秋」有如下的批判：「春秋常事不書，變事則書」。可以移作「新聞」的釋義解。

孔老夫子作「春秋」，許多人認爲「斷爛朝報」；此書之價值如何，我不是一位考古家，更不成其爲經學家，根本不予以考慮。但是，歷代以來，捧「春秋」的學者們對於「春秋」的好評却有許多，可作今日的新聞從業員之座右銘。

寫到這裏，一定有人要提出質問：

(一) 你既說新聞學尚未成熟，何以從古董堆裏掘出原則來？

(二) 你既標榜美國式的報紙格調的至上主義，何以又要搬出山東的象牙呢？

我的答辯是：

「什麼是新聞」，衆說紛紛，要從泰西各國的雜誌書籤去抄下來，再加以解釋，究竟太多，太難雜。這裏是幾個例：

麥克阿瑟將軍說：「關於目前局勢的新聞及消息是新時代生存的必需品，像呼吸一樣。對於作戰的將士們，新聞與麵包及子彈是同等需要的。」

墨索里尼會說過：「新聞是謊言。」

韋氏大辭典上有兩種釋義：(一)最近事實的報道，(二)前所未知的消息。

麥帥推崇新聞，世界上對新聞禮贊的也很多；墨威仇視新聞，世界上也還有人污蔑新聞的。而韋勃斯說對新聞下的定義也相當有見解，因為：(一)新聞是富有時間性的，「能早一點鐘發表，方是新聞」，編電訊的時常有如是見解；(二)新聞要刺探的，「惟我獨有，方是新聞」，任採訪的何常不作此念頭！所以，究竟新聞是什麼，可因立場、環境、時代而發生各種不同的結論。況且我是一個主張新聞學尚無學理可稽的「論者」，根本便不認定：新聞可以下一個確定性的定義的。

捨本逐末（不必以為我是在謙虛呢！），我們不妨對新聞的取材及寫法，找出一些可資為原則的議論；而我對於這，却認為：我國第一本歷史——「春秋」——的作風頗多值得模仿的時範。

「春秋」，倘若真的是「斷爛朝報」，當然是我國最早的報紙，也許也是全世界最古的「新聞」。

現在，我來抄幾段古人評「春秋」的話，大家不妨一讀，然後再來判斷：是否是「新聞」應有及應守

的臬主？

「春秋，山嶽也；山嶽徒步而易形。」（見「大全」，臨川吳氏語）

「春秋，一事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易形，不可泥以一法。」（見「宋史」，李侗語）

我也認爲：同樣一椿事實，甲記者與乙記者的看法不同，寫來也不同；在前一時期所觀察到的，與後

一時期所透視到的也不同；這一件事與那一椿寫法也應該不同。豈非「徒步而易形」，「不可泥以一法」麼！

「孔子之制春秋，諱內而略外，急己而寬人，故於善，小惡必書；於衆國，大惡始筆。」（見「中庸」，修本篇）

國內要聞必詳於國際電訊；本埠新聞必詳於外埠通訊；這是天經地義，毋容多加解釋的了。

「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在其中矣。」（見「皇極經世書」）

寫新聞稿，只要實事求是，準確的報道，不必加以形容詞，感嘆詞。時常看到通訊稿，寫了一大段的

「天氣」，「情緒」，以及籠統的概況，而沒有地名，聊天，便落「空洞」之譏。因爲（一）事實的本身便可產生真理，（二）記者應居第三者的地位。

「春秋，辭雖謹嚴，而意實忠厚。」（見薛宣：「讀書錄」）

「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見「左傳」）

「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盡而不汙；五曰，懲惡而勸善。」（見杜預：「春秋左傳」）

「春秋立義至精，辭極簡嚴而不贅也。」（見「胡安國傳」）

我想：這幾句話都是記者編者所應當牢記的；如此新聞才有價值。

現在，不妨作進一步的質問：究竟什麼才是今日最有價值的新聞？

事關「今日」，我就不得不抄一段現代的言論，當然是一個美國人的話。他是芝加哥「太陽報」駐華盜頓的採訪部主任，西西爾·朋揚·邁克遜。他說：

「一個尋常的人決不能把報上所載的大標題及其內容都讀過，一字不漏，而坐下來想一想那些新聞對於他有什麼用處。他所能抓住的不過是一大堆的圖畫，正像銀幕上映演許多不相連貫的短片一樣。實際上，他所要曉得的是對於他的身邊所攜帶的手冊有什麼用處，他的腹……他的生活習慣，他的衣服，他的家。這才是我們想寫新聞的途徑。」

第二類 門 檻

一、報界習用之術語及其應用

以我所知道的爲限，因爲術語與方言有連帶關係，而且編輯先生與排字工人的口頭禪到處不同，礙難一概而論。有時甚至於一家報館有一家報館的習用術語，因爲報版排字工人可由報館自己訓練出來的，與一般的排字工人略有差別。

版，版口，版面——這幾乎是普遍的習用詞，報館中人不說「第一面」或「第一頁」，總說「第一版」，「第二版」，「上半版」，「下半版」。所謂「版口」，就是全版的寬度與長度的總和。「版面」是全版的面貌。

皮，格，欄——上海的排字工人稱之曰「皮」，廣西及湖南工人就叫做「格」，廣東及香港則習用「欄」。這一種術語編輯有牽就排字工人的必要，否則你批下去的他們不會照排，豈非多事。我個人認爲「皮」最佳，因爲筆畫較少，草體字尤其省事。

我們的報紙，全版的分皮並不一律，大致以印刷條件（這包括印刷機，鉛字，及紙張等）爲準：太報約分十皮至十四皮，每皮字數自十字至十三字；小型報約分八皮至十一皮，每皮字數自八字至十字。目前趨勢以皮愈多愈佳，因爲皮數一多，題目字所佔的面積便小，同樣版口的面積可刊載較多的文字（所謂「文字」，在報界其實就是新聞）。

行，號（字號）——我國現有的鉛字以書法言有：老宋，仿宋，長宋（或稱「長仿宋」），楷（楷書，楷

體，活體，這三種稱呼都是一樣的字體），長楷，方頭（港語稱「黑頭」，或稱「粗體」）這幾種。我曾經看見過一種魏碑體全套銅模，異常美觀，但尙未見諸實用，將來報館事業發達，一定會增加字體，不但魏碑體可用，美符字的銅模也會創造而大家搶着來用的，因為着一定可使版面美觀醒目。

鉛字以大小而言，除木刻鐫版外，計有：六號（最小的一種字，報上尙不常用），五號（一般而言，就是各報上所用的基本字，除上海的特報，香港的華僑日報，及國外華僑所辦的中文報紙尙用四號字外，全國大小各報幾乎都用五號字爲基本字的），四號，三號，二號（此號字的寬度及長度大致恰等於兩個五號字），大號（或稱頭號，等於三行字），四行（意思就是佔四個五號字的地位），五行（粵人或稱四行或五行謂「初號」，並無四行與五行之別，依各該報館所用之鉛字而言），七行（一般各大報所用之最大標題字，粵人稱之曰「特號」），九行，十一行（九行字尙有沿用者，上海時報香港星島日報俱常用；十一行字很少見的）。

因文化事業的進展，事實上鉛字的大小也有了新號碼，例如六號字有「六號」及「新六號」之別；五號字有「老五號」，「新五號」，及「新新五號」之別，現在最普遍習用的是新五號。凡是新號字總比老號字的字粒較小。新新五號幾乎與老六號大小相等。報紙上所注意的是清晰易讀，同時辦報紙的希望能節省紙張而刊載得多；所以，在能看得清楚的首先條件下，力求字粒之小，這就是報紙所用的基本字粒從四號進步到五號，從老五號進步到新五號的原因。將來印刷機件更進步，紙張質地更堅韌，油墨色更清亮，也許會用六號字或新六號（戰前已經有報紙採用局部的新六號字排不甚重要的新聞，上海的特報卽是一例）作基本字粒。

頭——就是報名的鐫版之樣，廣告價目單，也寫「報名下」字樣，由報館中人都叫「報頭」。又譬如副刊版有一個綜合的名稱，例如東南日報之「筆壘」，大公報之「文藝」等也叫做「副刊報頭」。戰前本埠新聞也有「報頭」，經濟版也可有「報頭」，特刊也有「報頭」，皆此類也。

頭子，肩格頭子——標題也，我們有時也叫「標題」，尤其是「大標題」；不過通常總叫做「頭子」。「頭子做得好」，「頭子做得不勻」，「三皮頭頭子」，「還缺一個兩皮的頭子」等語在編輯室及排字房裏時常可以聽到。一個頭子最普通的是三行，第一行便叫做「肩格頭子」，提綱挈領的含義，第二行是主題，新聞的主要所在，第三行多是補充前兩行之不足。但做頭子的形式，方法，立場，變化多端，詳見「編排」一節。

「肩格頭子」有時可用成語，古書上，一般所皆知的句子做的，命意與新聞暗合，且可含蓄編者的主觀意思的表示（所有標題應該是取第三者地位的，此爲例外）。

「頭子」是嘴裏講的術語，編者在批發稿子（這也是術語之一，報界不常說「稿件」的）的時候，下筆却用「題」字，類如：「題三文」，那就是標題排三皮高，文字排一皮。「題長文短」那是標題二皮，文字一皮。批發大標題（就是全報第一條新聞）時就有「題五文四」「以後文短」，有時某段新聞值得特別重視，則多注字號，例如「老五號五皮」「四號五皮」，那就是這一段文字全文排老五號或四號，與基本字粒（新五號）有別。

頭子字橫排的，我們便叫「橫題」。

緊，鬆，沖，勻——「緊，鬆」容易理解到，那是指頭子及文字，均有排得太緊或太鬆的情形而言。所謂「頭子沖」，那是指頭子上下疊在一起，將報紙平鋪在桌上，立着看，就會覺得滾墨都在一起的不美觀，尤其是大題目，排在一條直綫上，或一條橫綫上，異常醒目，所以要排得「勻」。凡是用五行字或四行字的兩個頭子，任何一張報上，必排得相離頗遠，決不能上下相撞，或成並立相峙的樣式。一個頭子本身是扶梯形的，頭子與頭子之間也以扶梯形爲原則。

天地頭——頭子的上下空白處應該與寫對聯一樣，上空得多一些，下也得有空隙，撞格的頭子決不美觀。「文上下空」——這一句批語就是這一段文字在排字的時候，上下都要空一字或半字，以示與緊接的文字

有所區別，這大概是（一）提綱挈領的一段，（二）簡單的介紹性文字。至於耐刊上時常有「文上下空」的排法，那是另一種道理。

花邊新聞——不論在國內國際電訊中，或本埠新聞內，都有這一種軟性的點綴性的，像女人衣裳上的花邊一樣，花邊新聞；例如戰事電訊中某一個士兵的特殊忠勇的事蹟，國際酬酢間的談助，本埠名人的喜訊等均是，文字語氣必較輕鬆。處理之法大都是「二皮加框」，所謂「加框」或「加邊」就是將該條（這一個字也是術語，報界不稱一段二段新聞，而稱一條二條的）新聞連帶文圍以「花邊」或「框」。

我們稱各種各樣的鉛線為「花邊」。

鉛條，雲片，鉛線——每一直行鉛字之間的空隙處當中嵌的就是「鉛條」，廣東人叫做「雲片」；沒有空隙的，叫做「抽鉛條」，空隙加闊是「加鉛條」。還有很薄的鉛條則是「銅片」。所謂「四開鉛條」「三開鉛條」那是指鉛條的厚薄而言，「新五號四開」的便是四根鉛條恰等於一個新五號字的面積；所以，精細地講來，可以有「老五號三開鉛條」「老五號四開鉛條」等稱呼。橫行而有形的叫做「鉛線」。銅版，鋅版——報頭，飛面都需要做銅版或鋅版的。銅版適宜於照片或過於精細的工筆畫，鋅版則製長期刊載的頭字字，漫畫等之用。有所謂「網線鋅版」，亦可製照片用，或照片與圖畫相隔雜的圖面用。「爛深銅版」則專用於大報頭的，因為這一種銅版最耐久。

紙版——有兩種；一種是外國來的照片紙版，已經可以上印刷機用的紙版，不必再製銅鋅版，亦稱「膠板」；一種是薄型紙打成的，可澆鉛版的紙版。

割樣，大樣，小樣——割樣則是指編輯方法之一種，在發完全版稿子後，劃一個全版的排版的樣子。小樣則是每一條新聞發下去後，從排字房裏送來的，一條一條的排成的樣子，編輯可藉之作預備排版（這也是一種術語，意思就是將發下去的稿子，到排字房裏去，指導排字房的排版工頭如何排版新聞，那一個頭子排在那裏，那一條新聞排在那一條新聞之後等等。）或割樣的輪廓。大樣是全版已經排齊，但尚未校

對清楚的，編輯就有責任看大樣上有無顯著的錯誤，尤其在頭字字及接筒兩點上。「清樣」則是校對主任負責的樣對，簽清樣後即付印。

初校，二校——校對員對於校對，最低限度須經過「初校」及「二校」的手續，「二校」就是一次校對之外，排字工人經過改正之後，再校對一次。「三校」不常有，社評稿或重要宣言有時三校的。

關欄——形式上講來，就是在任何一版上靠邊的，加一條直的花邊的，似乎與其他文字分開的一篇稿子，時常在排排的方式上也看得出與全版的其他文字不同（假定十字一皮，關欄稿就是十五字一皮，批稿的時候，寫「六分四」，那意思就是「全文關六皮高，但分成四皮排」；最低限度，即使不用特殊的分皮形式，也得將原有的橫劃的鉛線取去，以空隙分皮，不以有形的鉛線分皮）。以內容而言，在電訊版上便是（一）參考資料，（二）一條整個的新聞，與其他新聞不發生連帶關係，而文字方面或含有略為軟性的質地，或多屬議論文字；（三）社評。在本埠或省市新聞版上，便是（一）特寫（二）補助資料（三）次要的社會新聞而紀述詳盡的；在副刊上，也是一篇與其他同版文字不相關連的，而字數約在八九百至一千四五百字之間者。

一版上之所以有關欄稿者大概是兩種因素；（一）文字內容與「衆」不同，（二）全版的形式需要；有關欄稿，可增加版面美觀，且易於排排。

花絮——與花邊新聞有別，花邊新聞是單獨可成立的一條新聞，花絮則是某一條主要新聞的側景。

黃色新聞——美國赫斯脫所創導的，劫案，奸案，社會新聞，軟性新聞都屬於此；凡加強，渲染，擴大這一類新聞為編輯方針者便稱之為「黃色新聞學」或「黃色新聞系統」。

比較新聞——這也許是我的個人所提出的名稱，我以為新聞從業員不但要比平常人多看報，而且要時常問：為什麼這條新聞見於甲報而不見於乙報？為什麼這條新聞甲報列於第一條而乙報列於第二條？為什麼這條新聞的頭字甲報着重於此而乙報着重於彼？究竟甲報何以能有較佳之新聞，其來源何在？究竟甲報

何以會如此看法，其造因何在？究竟那一張報的眼光準確？究竟那一張的標題做得好？究竟那一張報的處理方法來得對？同時來參酌本人所服務的報，本人所編輯的報，或本人所寫的稿子，加以揣摩，思慮，研討，及判斷。這種種，我稱之爲「比較新聞」，而認爲，這是新聞從業員求上進的最敏捷的方法和途徑。

二、電訊製造法

一張報紙之所以能吸引讀者的主要因素是電訊的刊載。電訊是國外國內（本埠除外）的主要新聞，用最迅速的傳遞方法；那就是利用有線及無線電報。電訊的迅捷與否，完備與否，有關於一張報紙的銷路甚大。於是，各報有「專電」，該報專有之電訊，爲本埠其他各報電未必有（與「無」有別，詳後）者也。在未談電訊製造法之前，我們先應該明瞭現有的電訊社的組織。電訊社是收發電訊的機構，隨時隨地搜集電訊的資料，經編輯後，供給各報館以電訊。

我國有中央社，或稱中央通訊社，因爲它不但收發全國的電訊，同時也供給本埠的新聞。這是中央宣傳部主辦的。以目前的工作而言，中央社可褒可貶；值茲大時代，盟國的電訊又歸併中央社譯發，能不間斷地供給全國報紙以充分的電訊材料，那是艱鉅的工作；然而倘若你抱着春秋責備賢者的態度的話，中央社的電訊稿有許多地方，可找出難以辯駁的瑕疵，路透社及合衆社原電之不及當夜譯發，譯文之不整齊，就甚之於錯誤，新聞製造之草率等等，同樣的不勝枚舉也。總之將來的中央社還需要力求革進的。

英國有路透社，歷史最爲悠久；也可以說，通訊社進步而爲電訊社，都是路透社的功勞。它是始作俑者。記者遍全球——到現在爲止，國際電訊最詳盡完備的要推路透社，同時也算最可靠的。該社表面上是

商辦的，實際上英國的半官宣傳機構。

美國有三個電訊社：美聯社 Associated Press、合衆社 United Press、及國際社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其質最大的是美聯社。不僅資力雄厚，記者亦出色，稿件也特殊。合衆社較佳於國際社，因為國際社的電訊似乎有些偏激。在戰時，新聞統制政策實施，關於美國方面的電訊有路透社及合衆社的供給，加以中央社特派員的補充，勉强的可算足够了。戰後，一到平時，這三個電訊社的電訊都值得刊載的，但在已往的歷史，美聯社未曾在遠東方面發過電訊（非律賓除外）；將來，各報館也許會想盡方法去買這一個電訊社的特稿的。

本來法國有哈瓦斯社，蘇聯有塔斯社；法國因淪陷而組織暫時取消，我想不久的將來必將恢復，蘇聯的塔斯社現只供給中央社，新華日報及淪陷區內的俄文報，這完全是蘇聯政府的傳聲筒，只有參考的價值而已。

日本有同盟社，本來發日文，英文，中文三種稿件；德國有海通社；都是集權國家的喇叭，完全由政府主辦的。

我們首先明瞭了這普通的電訊的來源以後，然後方可研究怎樣製造「專電」；在未敘述「專電製造法」之前，我得先提出一個警告：廣播是不可靠的，因為任何無線電廣播電台（不論其是否國家所主權，平時信用卓著與否）的新聞報告員是不負新聞的可靠責任的，他只報告各處發來的電訊，但也未曾予以證實，不管這新聞是否成熟。報紙上所載的電訊需要電訊之成熟性，可靠性，和儘可能的曾經證實的。

所謂「專電」應該是某一個報社所專有的電訊，最普遍的辦法是報社的特派駐外記者所發的電訊。譬如，上海有一家報社，而在重慶，南京，香港都預先派有通訊記者，這一類記者於採訪當地新聞後，拍電上海。翌日刊出。但事實上，這一類專電是不多的，那原因足：

（一）當地有中央社，重要的新聞大部由中央社先為拍發；

(二) 國內電報（新聞電並非例外）傳遞遲緩；

(三) 費用昂貴，新聞電雖有特殊折扣，但電報費究竟可觀。

這一種專電是合法的，正道的，循軌蹈矩的；但事實上既因上述的阻礙，復因官電拍發易於被人偷抄（如他報向電報局職員暗中抄襲，或為無線電，他報亦可用收音機照抄），倒不甚生效力；於是製造專電之法尙焉。

我已經說過：專電者不必一定是某一個報社所專有，而是一般的報紙所未必刊載者；因為要其他各報無法「製造」，那末你自己就不應該是「製造」的，況且新聞究竟是一種事實，實在無法完全控制的。

試舉例說明之：

在武漢時期（武漢特殊繁榮的時期），漢口的一般報紙所刊載的電訊均以中央社為限，大公報就利用私人所訂的路透社電訊（當時英美的電訊社已統歸中央社轉發，報社不得訂閱路透社或合衆社，但私人儘可向路透社訂閱原電），改裝為「專電」，時常比軍委會所批發的電訊快一天，這一來便引起讀者的贊美，其實當時的大公報並無滬戰滬寧一帶的前線記者。所謂「專電」不過是當地路透社分送的電訊而加以譯製而已。

不是直譯的，而是譯製的，因為大公報的編輯部已經將原電改成一箇中國前線記者的筆調了，有時甚至於將中央社的電訊參合在一起的，此是一例。

在香港的時期（指各大報競在香港出報的時期），同盟社的電訊大家當然是不用的，但在遠東戰事未發生以前，同盟社的電訊（尤其是英文電）頗多「專電」的原料，例如敵人方面發出「退出南京」的電訊，華僑日報就一改而為「我軍克復南京」，較中央社的電訊早三天。有關歐洲的政局的電訊，同盟社也時常可較英美的電訊社所發的快半天，因為地球上的經緯線關係，不論是英國的路透社，美國的合衆社，經過倫敦和華盛頓的檢查後，再拍發到遠東來，就不及東京檢查後所公開的來得快。

但是用同盟社的電訊而製造「專電」，未免有危險性，墮入敵人宣傳的陷阱內，關於這一點就端視製作者的經驗和學識了，他憑他的新聞知識來摒棄，選擇，改製，以及判斷這一條電訊的可靠性了。此是又一例。

長沙第二次會戰時，敵方的同盟社妄事宣傳「已經佔領長沙」，而中央社未發反攻勝利的幾天內，香港的人士正對長沙有無論陷發生懷疑的時候，「工商日報」的總編輯葉寬（他是我國報界人才的後起之矯矯者）竟拍了「個電報給薛長官，翌日收到薛長官的覆電，從長沙拍出；於是他便製造一條「鄧陽本報專電」，強調薛長官坐鎮長沙的事實，加以部署反攻的渲染，未兩日，中央社的「敵軍崩潰，我軍節節掃蕩」的電訊批露了。此是又一例。

總之，製造專電的方法是活的，隨時隨地而變遷，無從泥守一法的。着手的途徑有：

- (一) 先徹底調查研究當地電訊的所有來源，一般所共有的（當然指各報而言），其報所專有的；
- (二) 然後再設想製造本報專電的來源。需記牢：專電決不是憑空，（普通的解釋，即「毫無根據」）杜造的，雖然你不妨「憑空」（狹義的術語，即「從空中——無線電——偷來的」）製造的。
- (三) 最好的專電是明天或後天各報必然登載的電訊，因為這樣才使尋常的讀者直覺地佩服貴報的敏捷。

(四) 固定的，每天可以有的來源固然要盡量採掘；臨時的重大事故也必須設法轉新奇的念頭（例如上述葉寬所用的轉法）。

(五) 你不但要熟於地理，而且要緊跟新聞的變化。所謂「跟緊新聞的變化」，就是你每天（其實是每一小時）必需讀遍本埠的所有各報，而且要精讀的。方不至於「你自以為是新聞，而其實他報已經登載過的。」關於這一點，事實上，你並不需要每天讀遍所有各報，倘若你在平時讀報的時候，精細一些，尋出了一個概念——甲報對於華南方面有特殊新聞，乙報對於國際電訊最為詳盡，丙報的駐渝特派員工作努

力等等，則翻閱各報時就可只揀值得參攷的讀一遍，其餘的工夫便可省却了。
敢信：新聞自由實施之後，電訊競爭必日趨劇烈，專電製造法必日新月異，巧妙百出，恐怕我這裏所談的不過是滄海一粟而已。

附電訊兩例

現行的一般的電訊都是報章文字的文言文；我以為：將來的電訊可能的傾向於白話文化（中央社電訊偶然已有語體文的了）。

這裏是兩種相當實際的例。「曉叮之役」全文用小說體裁（英文原文，動詞都用現在時語），甚為別緻。「巴黎上空」則富有詩意（譯筆未能曲盡其妙，謹此道歉），也是別創一格。兩文俱是電訊，自問譯得相忠實，因為刊在副刊上（東南日報的「筆墨」），故加上了頭尾。

我之所以舉此兩例，主要原因是（一）新穎，（二）美國報紙上的電訊已與本報特寫同樣筆調（三）我認為值得取法。

曉叮之役

迪奧多·魏安德

這裏，在金黃色的陽光下，在這一個山頂上是這一次綿長的會戰中的最後一役，好萊塢也不能寫得再好一些！

那邊七千五百尺的山上是日本軍佔守着，這山叫做迴龍山，正在中國的邊疆上。山的那邊便是緬甸。
中國的兵士就要攻佔這座山，突破中國的封鎖線。

昨夜召集最後一次的戰前會議。小山的周圍閃爍着華軍的營火，在滋滋的茅屋中，中國的將軍們與我

們閒談着，圍着焚燒中的木枝，重新講述一遍他們的作戰計劃。

現在，太陽從東邊上升，恰在我們的背後，照耀着恰在西邊的山上的日軍，蒙蔽着他們的視力。在最近迴龍山的一個小山上，從我們的瞭望崗看起來，這戰場是富有戲台意味的，也美麗非凡。

望遠鏡映出一個上演者面部表現的擴大鏡頭。

人們將在指定的時間死亡，在清楚的視線內。

大砲的聲音將大聲怒吼；但想要聽到人們被擊中時的呻吟，或中國兵士在進攻時高喊「殺，殺！」的雄壯，却又厭太遠了些。

十一時，萬籟寂靜，著草青色的軍服的中國士兵正在前面匍伏而前進，蜿蜒而沉着。突然間，美國空軍少尉，約翰·西克勒說：「對呀！他們已經開始行動了！」一位中國軍官喊着：「烟幕彈」，對他的電話員而說的。

炮隊在我們的背後，發動了。幾秒鐘左右，迴龍山的胸口冒出三股濃烟，正像課堂中一位教員持着一英里長的戒尺在粉板上劃上三條白線。

現在，頭上滿是飛機，P五一，P三八，B二五，P四一。第一批低飛過去。炸彈放下去，橘黃色的閃閃閃出灰色的烟花。一二秒鐘之後，嘩！嘩！的巨聲到我們的耳邊，空氣爲之震盪。後面的一批跟着前面的第一批，後一架跟着前一架，順序而低飛——閃，一烟花，而嘩！嘩！——一直到末了一架飛機飛回轉頭。

「飛機炸完了！」一個軍官向主將報告。這位將軍下令：靜待十分鐘，期待着日本鬼子會從壕溝中探出頭來，來尋找我們的步兵。

於是，大炮開始轟擊，對準着那胸口——山脊，足足五分鐘，震動着地面。這位將軍復下令：暫息。十五分鐘後，他又旗語着：這一次他要的是一炮一炮地慢慢地轟着，來掩護他的步兵，爬着前進。這是

一串有層次，有節奏的鼓聲與火光。

中國與美國的軍官，從他的望遠鏡裏，瞭望着前面的山坡。他們看不見什麼。步兵深伏在叢草之下，貼着腹爬過山石和礁岩。美國的軍官較中國的將軍更為興奮，鼓勵着他，保證他——他的部隊正前進着。一小時一小時過去，軍官們在陽光下聚精會神地注視着。一次，十一二個草青色的人像從叢林中衝出來，剛在一個日本的「丸藥匣子」（鋼骨水泥的防禦工事，形狀如藥匣）的上面，他們都上了刺刀。這些人似乎很快的趕着，也似乎蠢笨得很。

大概是下午三時了。我們竭盡目力又看到一長串的中国步兵，在長草之下爬着，仍為敵人不能偵視，離他們只三百碼了。過一會，他們又失蹤了。

四時之後，步兵可爬到山頂了。肉搏戰的第一幕是刺刀割斷了鐵絲網，陡時，中國的士兵在山香的樹中，四面八方湧現了。這是可怕的鏡頭！

我們可以看到：軍士的奔跑，隱伏，追逐，在日本的防綫上，防綫內，及衝過防綫的那邊。平射炮開火，兩頭都有火光。機槍格格格着。我們也可以看到：手榴彈的爆炸，而步兵還是勇衝着，在日光下赤裸地可怕的鏡頭！

差不多有一百碼的路程，他們是沒有掩蔽的衝鋒，一個或一雙，向壕溝中跳下去。他們張大着口喊着，當他們傾瀉下去的時候。有幾個跌了一交，跳了起來，從震裂的缺口到震裂的缺口。然後，看不到一個人影了，日本的白炮的烟與火遮蓋了整個的陣地。

突然間，兩股黄色的火光衝出煙霧之中。這表示：佔領了。足足五分鐘，沒有什麼行動。烟漸漸地消散了，隱出青灰色的軍服者戴着日本的鋼盔，在天邊間步着，伸着兩臂摺疊鐵綫。

在山的那邊也聞到勝利的氣氛，光明而甜蜜。這氣味與其他的戰區不同，正像：濱海公路上所聞到的是香蕉，波籐蜜的香味，而西南公路上多是冰醃的屍首的臭氣。

在巴黎上空過此佳節

去年今日，美第八航空隊特地為紀念法國國慶，派出大隊空中堡壘、白晝轟炸世界聞名的在巴黎郊外的「蒲席」飛機場（林白上尉橫渡大西洋時即在此機場降落）。時代週報記者華爾敦伏在「喬治亞海濱」號空中堡壘的鼻尖上，那是透明的一部，隨筆紀錄目睹情況如下：

巴黎映入我眼簾的時候，我顫抖着的心靈使我的雙膝如楊柳的枝頭搖擺不停。喬治亞海濱號的前面，爆炸的火花好像黑色的粉撲，在清晨的陽光下，向四面噴着。成羣的福克華爾夫和米徹希密繞繞着空中堡壘的機陣，穿梭俯衝，唾吐鉛丸。虛大的轟炸機羣却保持着原有的姿態，在二萬尺的高空中，分上下三層，岸然向蒲席前進，隨時對來襲的德機報以一串一串的槍彈和炮彈。巴士監獄日的空戰一定給予法蘭西的人另一頁的回憶，來紀念他們歷史上的國慶日。

我也正是如此。且再從頭說起：

東方漸漸泛白，我們從掩護着的據點起飛，一臨上空，喬治亞號恰在領機的右上角。

旭日穿入雲層，堡壘上已可望見海岸線；俯瞰海峽，萬頃碧波，不見一竿帆影，雲已消，霧早散，噴火式戰機左右馳送。

法國西的海岸迎面而來。棕色綠色相隔雜着的地形愈移愈近。掩護的機羣，因油量將罄而過返，不多些時，機頭上的傳音器就發出警告：「敵機在十一時」，鎗手就對準十一時的角度上發放子彈，當時我只看見黑黑的一小點，立刻就看見有翼子的飛機，大而良大，倏然間又向左面斜角衰失蹤了。只聽見沉重的機聲和、五〇重機鎗的發彈聲。我的兩手緊緊握住了鎗套的邊沿，兩膝似乎有人抽去了骨頭似的，越縮越少。

傳音機不停的報告：「敵機在十小時，敵機在十二小時，敵機在二小時……」堡壘上所有的火器都響

了，鼻尖上，頂上，腰部，兩旁，以及腹部……

有幾秒鐘，沒有驅逐機追逐了，我沒有看見我們怎樣飛過法國的大陸，現在我往下一望，那邊是巴黎。

清晰的晨曦中閃耀着灰色的閃金的愛弗鐵塔，銀絲一條似的馬茵河，還有那昔日繁華今何在的香花梨。
彷彿，堡壘的軋軋機聲也似乎輕一些，火花也不曾在四週爆着，我們靜靜地渡過去了。

蒲席機場來了，轟炸員忙着工作，「炸彈」，一塊沉重的東西下去了，速度太高了，我沒有看見炸彈落地的鏡頭，但後來，從照片上我看見那些炸彈都落在二排的機庫及修理站上，沒有一顆落在巴黎的市區內。

歸途中米式飛機又想來攔阻過一次，可是我們的噴火式機也重來掩護；英國的海岸線在望，我的吊桶似的心放下來了，點着香煙，舒一口氣……

是役也，德機來襲者百五十架，被毀四十架……

今年今日，美陸軍正向巴黎推進，我想一定有法蘭西人在那裏喊着「你們來得太晚！」

(一九四三、七、一四、)

三、外埠通訊的來源

外埠通訊，在一張報上，似乎是占在次要的地位；但我們也不應該忽視的，因為這裏面也許會產生重要的，吸引讀者的「寶石」。

已往各報之外埠通訊的來源約有下列三途：

(一) 本報館特約或特派通訊員的特稿；

第二類 門 檻

二七

(二) 通訊社來稿——在大都會或政治中心有專門發某一區域的通訊稿的地方性的通訊社；

(三) 各地的報紙（所謂「地方報」）上所刊載的本埠新聞。

倘若本報的篇幅並無「國內通訊」的一版，那所容納的外埠通訊當然就可僅限於特稿；但是在一張有固定篇幅刊載通訊稿的報紙上，那就不得不採用第二項及第三項的來源。我認爲：外埠報上所刊載的本埠新聞，加以綜合分析後，予以重寫或編輯工夫後，時常是上佳的通訊稿。航空寄遞的報紙尤爲可貴。

這裏是一篇綜合性的外埠通訊稿。文中的甲，乙，丙，丁，戊，已原文中各有其地其人；前年譯此稿時，因易於使我國讀者聆悟共同性起見，所以從略了。

這當然又是一個特殊的創例，值得我們細味的。

「民主」剪影

美國的衆議員，一共五百三十一位，現在卻離開華盛頓，而回到他們的家鄉去，聘取選舉他們的投票人——也就是每一個衆議員背後的羣衆——的率直的意見。這是一年一度的「例行公事」；可是够民主化的美國人的確能赤裸裸地表示他們的意見，甚至於對政府或對他們謾罵的。

「對的，你佬！你對反對罷工案投贊成票是對的。你們得要想一想，前線兵士們的父親母親用什麼去安慰，鼓勵他們的孩子們呢？他們以頭顱，以血，對敵人拚命，他們怎麼還能想像得到這裏還有罷工，他們要想羅斯福整天坐在白宮裏做些什麼呢！」當衆議員甲被邀參加的歡迎茶話會上，一個灰白頭髮的主席作如是的開會詞。

旁邊一個工會書記立起來說：「對啊！在這議案表決之前，我特地用打字機替我們的團體寫了一封信給他，同時我還用筆註一句：你放胆投資成票好了；他們的確是我們的代表。何況，我的小孩子現在還

在新幾內亞呢！昨天我還收到一封信……」

衆議員乙剛跨進自己的甜蜜的家，還不到三小時，就被衆衆擁着一個「鄉下總會」裏，茶點招待。農村委員會主席在說了許多好話之後終於說：「……我們的衆議員乙先生在那邊時常談到戰後計劃，永久和平等等，這我可不懂，也許在華盛頓，大家都可以談談那些，但此地就不然了，這裏我們的牛奶都成問題，每天早晨送來的牛奶不够餵我們的嬰孩？農人想知道的是肥田粉的缺乏如何彌補，雞蛋這樣昂貴是爲了什麼，這些有什麼妥善的改進辦法？生意人正奇怪爲什麼這一州的罐頭食品的限價來比別州都低：……」

衆議員丙發現他的同鄉都反對羅斯福連任；他們贊成物價統制，但他們感覺到管理不善；他們認爲農產品不僅僅是受到限制，却是被分配了；當然他們也反對零售稅。

衆議員丁，在返鄉途中飽受感冒，一到家就臥倒床上三天，但電話的鈴聲不斷地響着，在七十二小時內，他幾乎跟他的五十萬投票人都談過話，他聽到許多不滿於政府措施的籲請，但他無法道歉。不過他認爲他的一州人民對羅斯福是百分之一百擁護的，新聞片裏映出羅斯福的肖像時，黑暗中總是雷鳴的掌聲。

衆議員戊在回到華府發表如下的意見書：「在過去的一年中，衆議院一天到晚忙着一場惡意的大選，如何對付國內前線的諸難題上，我們簡直沒有時間來討論和通過關於兵士的更替方式，戰後與各國合作問題等等更爲重要的議案，甚至於我們對於中國應有如何的估計亦還未曾有確實的議決案……」

衆議員已遇到一個被廠的經理，那小工業的奮鬥者說：「五十四架的縫織機只有五架滾動着，經濟調整處說三十天後可以供給我原料，但那裏去找工人呢！我把調整處的法規仔細地讀過了兩遍却仍舊沒有辦法，我的被廠簡直成了一座公墓了！」

四、本埠新聞的處理

我國報業，在以往，對於本埠新聞的處理較電訊版更爲失敗；可以說，沒有一張報紙會稽本埠新聞版的成功而獲得讀者的好評，或因之推廣銷路的。實際上，本埠新聞版的處理的確有其特殊困難的地方。

戰前的上海可以說是本埠新聞版最發達的地方，各報雖有若廣大的篇幅來刊載本埠新聞，但新申兩報失之呆板，時報過於低級，難得讀到一篇上佳的特寫，更難談到合理的處理方法。我以爲：造成這一種現象的原因有：

- (一) 本埠通訊社來稿濫竽充數，
- (二) 本埠訪員的待遇太低，
- (三) 新聞網的佈置不易，
- (四) 攝影記者未充分利用。

戰後，新聞業的趨勢一定將從事於墾植這一塊田地；各報將盡量於擴充採訪部及提高外勤記者的待遇及水準。比如到法庭去採訪的記者必需有法律及訴訟程序的常識，社會新聞的記者必需有額外的觀察夜生活的交際費；否則「法庭旁聽記」還不是不着邊際而漏却訴訟的關鍵，黃色新聞的特寫還不是些道塗聽聞，都失去報道的價值的。

將來的本埠新聞版一定：

- (一) 大部是「本報專稿」及「特寫」
- (二) 重要新聞必有圖片配合；

(三) 輕鬆，幽默的散文體裁的欄欄稿，欄欄稿不再是掌故，訪問記一流的沉笨稿，而是社會的新鮮側景。

(四) 將產生專欄撰述家。

(五) 新聞網必有新的佈置方式。

(六) 新聞的寫法不再是刻板式的報告，而是活潑生動的報告文學。

而在大都市中，凡經濟，體育，教育，娛樂，交通等等都開專版，表格與特寫並重，俾讀者既可按圖索驥，又可不感沉悶。

小城市中的報紙亦眉目清新，逸趣橫生。

處理本埠新聞版尤應特殊注意者有：

(一) 不被人利用，

(二) 廣告味的新聞務需剷除殆盡，

(三) 態度公正，不偏不袒，却保持不觸犯現行法律，不違背善良風尚。

通訊社的稿件只作參考資料或補充材料，不再是主要來源，應該予以整理刪改，甚至於重寫，務使全版文氣一律化。

能如此，本埠新聞才生動，才主動，而成爲一張報紙的特色，盡報道的責任。

「密司脫二百萬銷路」

——典型的花邊新聞記者

百老匯仍然是繁華的，它的夜總會仍擁擠不堪；但以百老匯爲題材的撰述們却比從前少寫關於百老匯的東西了。從前的時代，百老匯專家集中於寢室裏的三事——結婚，離婚，及誕生——和「誰是這位小姐

「或『誰是這位夫人』的一類事。自從戰事開始以後，他們便逐漸寫些有關國家及國際的大事了。他們仍舊從鎗匙洞裏窺伺，也仍舊用鎗匙洞裏的語氣；但現在的鎗洞是在華盛頓及重慶的門上。」

這一種重心之轉移，其主要原因是大部的百老匯專家內心地感到平坦直綫的撰述有礙其尊嚴，於是以此戰爭為跳板而躍入一般的文學家之倚。況且，他們都是善於適應環境的，都曉得惡作劇型的聰敏之筆在戰時並非上市的商品。

最典型的一位嚴格的百老匯專家而近來已改變其作風擴大其「農場」者，恐怕，要推紐約「每日新聞」的譚敦，華格了。一星期中五天，華格寫專欄稿，小標題便是「百老匯」，估計有五百萬讀者（「每日新聞」每日發行二百萬份），七家都市的報紙刊載，今年，華格的專欄稿的題材只有五六篇是舊式的金粉裙帶的內容；大部份，到了現在，都是預言，關於非百老匯的事情，類如煤氣的消耗制率、稅收計劃，戰爭，內政部長等等。百老匯專家華格現在已為整個的世界服務了。

★百老匯之背景

華格之成為百老匯專家是偶然的。喬治亞州生長的，四十四歲，他是一個一百四十五磅的人，薄的棕色頭髮，渺小而力求美觀的軀幹——他能在七小時夜總會旅行之後仍衣冠整潔。他似乎對於清潔一道異常敏感，甚至於他認為：肥皂之缺乏是政府所製造的，因為「他們都要我們習慣於沒有肥皂的生活，於是我們可適應戰後之環境，因為在四項自由實行之後，許多外國人就到美國來了」。

十二歲時，他就離開學校。一個好友與他爭辯一個電影上謀殺案的鏡頭。這位好友舉起一支手槍而說：「這就是這樣的」；一顆子彈直入華格的胸部。當他恢復健康之後，他已是一個黃齡的冒險者，向西方移民，當過西美運輸公司的信差，在舊金山做過小職員。在第一次大戰時，因體重不及格，被海陸軍拒絕入伍，但他加入一個陸軍所管理的義勇隊而出洋。戰後，他在歐洲為美國振濟委員會工作，一直到一九二一年才返國，這時候他精通了法文，對於德文及捷克文也有了可工作作用的認識。

到美國時恰是經濟不景氣的年頭，他在郵船上當侍役，有時在話劇中擔任不重要的角色。至一九二八年，他變成華爾考的書記，輾轉鑽營爲「紐約人」編者羅斯的書記。卸職之後，乃爲一九三二年共和黨競選時的外國文字的奔走宣傳者。在這一職務者，他發現第一批在美國的第五縱隊之一。他僱用他所不諳的文字語言專家，那些傳單應該是「選舉胡佛」，但其中之一種竟寫着「打倒胡佛」，他在散播六萬份之後才發現的。

一九三三年的春天，他加入「每日新聞」，任財政欄助理編輯。他的事業的轉捩點是在某一夜上，「每日新聞」的發行人潘德森問他：「你能分別尖音與平音否？」他堅決表示有此能力之後，就被派去採訪連·潘絲的歌劇。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九日的「每日新聞」上刊載着華格的聆曲評：「……我一定要報道：我們的如黛之鳥走着許多平音的歌詞……嗓子有什麼關係呢，當一個觀衆已能凝神注視紅氍毹上最可愛的小鳥的悽態萬方？」到潘德森欣加贊賞，以後就給他以行取支付稿費的待遇。自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他就開始闢「百老匯」專欄。

★以量補質之法

既無文藝氣氛，又無修辭技巧，華格很少有作家之風度。但他總能按照期數寫出他的「百老匯」專欄稿，從這方面來彌補他所缺乏的韻律。他對別人所寫的百老匯專欄並不衷心欽佩，他贊賞他自己的，誇口說他的預言有百分之八十五猜中的。

他之所以能如此吹牛者，因爲他的寫法在五年半中已進化到一種幾乎可以避免上當的制度。他對於預測的用字，正反皆宜，即使事實恰相反，他亦可以辯得轉來的。所以，他可以對果然如此的預言有權證實，也能堅決否認所猜不中的錯誤。

他被人控告誹謗罪者只有一次，（後來原告撤回訴訟）。也只有一次他引起人家的憤怒而生肉體上的衝突。當他述及作家雷諾準備結婚，而說出這位小姐的名字，暴躁的雷諾在刊載這段小消息之後幾日的一

個晚上，在一月郊外餐室中遇到他就猛擊他的眼睛（從此以後他也永不跟這位小姐結婚）。

★秘密材料來源

正像所有的百老匯專家一樣，他對於他的材料來源是守秘密的。他的報紙的身份助他不少；每當他在各夜總會旅行的時候，許多人就低聲的告訴他種種消息。一小部份，他從別的出版家方面偷來的，但他不以為是偷來的；因為他相信「每日新聞」未刊載前，新聞還不成其為新聞的。他說得妙：「有許多『每日新聞』的讀者不看『泰晤士報』的；而我的一家人叫我二百萬銷路先生決非無中生有的」。

但他的主要來源是紐約的各小通訊社，他們每天送來好幾張紙的純屬關於他們固有的「買主」的姓名及行動。此種「新聞」大多是聽來的傳說而已。但他，正像軍事專家預測戰爭結果一樣，曉得到最後結果總是對的，他將小通訊社送來的消息頗多採用，曉得在許多過失中總有擊中的。不過他有一個防禦錯誤的辦法：拒絕刊載他所不認識及不信任的人的來稿。

★刻板的新生活

華格在曼漢敦區租一所四室的公寓，獨自住着，四周堆着好幾百本法文，美國內戰時版本等等的書。他的一日幾乎是不變的慣例。晨十時起身。他的義務侍役爲他進咖啡，信件及報紙。於是，他修臉，沖浴，著衣及散步，一直到中午。於是，再化了二小時整理選挑些專欄上的材料及聽電話（他有三架電話機，散佈於寓內），穿整齊了，約午後二時，到報館，大概要化二小時打完他的專電稿。他說：「我總要落筆三遍再寫得下去，而我時常發現我第三次所寫的恰與我第一次所寫的完全相同」。

專稿完畢後，他返寓，脫衣，而休息。半夜，他出去晚餐，在各別的餐館或夜總會裏，時常是不化錢的。這一層道德上觀念對他並無煩惱，因爲他覺得這正與體育記者去看球一樣。此時，他從報館裏只支取五十美元一星期的額外費用。

逢到假日，他回到洛克蘭城他自己的田園上，在紐約市之北，「過一些時，我歡喜有一個完整的休息

、靜寂及與人塵隔絕的機會。你在離開之後，你才真正的重新你自己——再加一次熱水沖洗——這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兩事」。

★所猜中的預言

他所認為他的最大的勝利是他的預言，例如：

一九四一年九月八日：「威爾基將在本年年底繼任電影工業之沙王」。

十二月廿九日：「俄國將在歐洲單獨作戰，美軍將助英在非攻德。……」

「一九四二年之國會選舉將僅屬儀節而已，倘若戰事仍在進行中；實際上，所有的在任者俱將重新被選。」

一九四二年一月廿三日：「倘若星加坡淪陷，現任英內閣亦將隨之……」

六月廿三日：「美國祕密警察現正滿佈於弗羅立陀州……因為納粹的潛艇水手們改扮平民正在那邊亂

竄……（五天後證實）」。

我之所以譯這一段文字，因為在我認為：一個本埠新聞記者，最低限度要有華格那樣的智慧，那樣的氣派；倘若連華格都不如，不論你本人的身價，或是報館的待遇，那末就難乎為繼的了。

雖然華格不是一個最標準的記者。

五、繙譯之養成及訓練

從我所經歷的而言，一個繙譯員所最需要的是國文根基；不論他的外國語言如何精通，倘若他的國文運用不能稱心如意，譯文是難以通順的，兩章章上的文字是非通順不可的。直譯是要不得的。

我以為：任何一個人只要對某種外國語言有基本學識，而對於新聞事業有深切的興趣者，就不難成爲一個上佳的繙譯，當然我所謂繙譯，僅指報館中所需要的繙譯，譯的大部份是外國通訊社的電訊，及配合新聞的時論。他決不是一個文藝或專門學問的譯作家。（更不是用嘴翻譯的通訊員）

電訊上所用的詞大部是與時事相關，而且隨時可與中央社的國外電訊相參酌，所以，只要繙譯能每日注意電訊的發展，譯文就可達到相當準確的程度；反之，倘若一個繙譯沒有新聞頭腦，他的譯文就永遠不會像一條電訊。

一位精通英文的文學家，因境遇不佳，屈居於繙譯的工作，六個月後，把「張伯倫」仍舊譯成「蔣伯倫」。

所以，我個人認爲養成一個上佳的繙譯的訓練方法應採用下列步驟：

- (一) 隨時將地名人名譯名扎記下來。最佳方法是用卡片分類，俾得隨時參考。
- (二) 應特別注意「時間性」；某件事之將發生，正在發生，與已發生，應有顯然的分別。
- (三) 隨時比較本人的譯文與他報的譯文，究竟誰優誰劣。
- (四) 任何新聞的發展應瞭然於胸，當就是每天讀報弗輟，而且要精讀的。
- (五) 下筆切忌敷衍塞責，應知道這是一報的信譽所繫。
- (六) 不要怕難爲情，隨時請教先輩。
- (七) 如遇疑難，與編輯商榷，當較之遷於字典爲佳，共同研究恰當的譯文或新聞的可能發展。

幾個繙譯的現實問題

近一月來，我在「筆壘」上寫了好幾篇以英文雜誌所刊載的爲骨幹的文字，更感覺到譯文有種種現實的困難，似乎值得提出來，給大家公開討論，可是「值茲戰時，一切從簡」我得更先提出下列的範圍：

(一) 不談真美善，或直譯等繙譯理論；

(二) 不談成語的繙譯困難及任何繙譯技巧等問題；

(三) 只談實際習用字的繙譯困難，不涉兩國文字上的語氣各別問題。

(四) 生物科學的專門名詞不談。

換一句話來說，我將提出討論的僅限於：地名，人名，報紙及雜誌名稱，團體或機構名稱，政治學術語，商用術語，體育運動用術語，及外國東西（指我國閉關以前不曾有過的類似的事物）。

總之，這問題似乎相當簡單，但實際上已有不少困難。我所列舉的當然僅限於我個人的經歷所及，未免掛一漏萬；而這就是我的企圖，引起大家來彌補我所「漏」的「萬」。

(一) 譯名不統一的——有人一定要提出聰敏的辦法：用習慣常用的詞；但是我時常發現兩種的習慣譯詞。比如：美國的現任財長，從前譯名是「摩根鎔」，近七八年來始改為「摩根索」，倘若有人讀到前十年的有關美國金融的論文作參考材料，就要發生這是不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的疑問。倘若認為這一種例現在已經統一了，不致再成為問題；那末菲律賓現任總統（現流亡在美國還時常發表言論，將來還是國際政治的人物），國內習慣的譯名是「奎松」。但是倘若你到菲島去，孟尼拉，宿務，依朗等埠，有我國僑胞十餘萬，中文報紙七種，却習慣譯作「計順」，推究其原因，主要的是閩南口音的關係，次要的是使菲總統的名字中國化，姓計名順，與「七俠五義」中的計全成把兄弟。這一種例最容易發現困難的是歷任香港總督的名字，香港本地都有「欽」定的中國名字如金文泰，羅富國，岳楓等等。這似乎還是國內與國外的區別（其實香港究竟太近了）。再比如：美國電影界最著名的笑匠，華東華南大都是「卓別麟」或「却別麟」，華北則是完全兩樣的三個字「賈波林」，雖然事實上華東方面先有譯音，但平津一帶堅認「賈波林」較佳，因為同是諧聲，而平劇伶角中有著名小丑賈洪林，同時劇壇丑角，應該是兄弟行的。又如屈臣氏汽水的「屈臣」與福爾摩斯探案中的「華生」醫生，在英文是同一個字。「屈臣」與「華生」相去何隔

天壤，而按之實際，廣東管讀「屈臣」較上海人讀「華生」更切近原字的譯音。（以上僅限於人名）

美國第八藝術的大本營，一般譯名為「雷索場」或「好萊塢」，粵語則為「荷麥活」，香港且有「荷麥活道」。上海法租界有「呂班路」，到了漢口法租界你便找到考據，「呂神父路」，這兩條路的法文原名是同一的。這似乎還不甚感困難，彷彿無關宏旨。「孟尼拉」「馬尼刺」已有細微的差別，但到了孟尼拉，就得用「蟻埠」；正像「星嘉坡」到了星嘉坡變做「星洲」。這些也成立一般皆知一個地方有兩個名詞似的，以為南平，昔稱延平，古稱劍津似的，不足為慮；可是：澳洲的門戶，英文譯意則為「木羅島」，當地華僑開的商店所用的信封，上面却大書中文「珍珠埠」，因為當地產珠，僑商都以採珠買珠為業。至於越南之有三圻，「西貢」為「南圻」，「順化」為「中圻」，「東京」（即海防及河內）為「北圻」。僑胞的譯名不但富有我國地名古色古香的氣味，而且免得與廣東省治的小地名相混合；比如九龍與淡水交界處就有地名「西貢」，「北圻」較佳於「東京」那更不必解釋了。（以上為地名）

從上述的例看來，我們不但時常有兩種常用的譯名，而且有現在常用的譯名反與原有的習慣譯名不同的時候，何況前者未必優於後者。況且你可舉出更多的例，常用的譯名是根據僑胞的習慣名稱，或是粵音圖南音的，例如澳洲的政治中心「墨爾本」菲律賓的夏季京都「碧瑤」。

(二) 譯文難以統一的這一類的例大都屬於英美報章雜誌的譯名，報名尤其困難；因為英美報館的命名大都習用着有限的幾個詞，顛來倒去，或兩個詞加在一起。即如「泰晤士報」是諧音，「時代報」便是譯意，「泰晤時報」則是音意兼譯。紐約的「泰晤士報」在星期日有隨報附送的每週附刊，內容形式俱似雜誌，照文直譯，應為「星期日泰晤士報雜誌」；而紐約當地又有用同一英文詞的週刊，就是一般所譯為「時代週刊」，「時代週報」或「時代」雜誌。這裏面附帶着一個組織的習慣不同，英美報館向例於星期日休假，不出報；但因時勢所需要，星期日的報紙銷路可照平時為多，於是有了「星期版」，所以，英美報館，到了今日，有每天出版的，有一星期出六天，而於星期日出類似名稱，組織却不同的星期報，一部

份是與平時一樣的報，一部份却是與週刊相同的雜誌文，定戶也分別的，紐約泰晤士報即是此例。香港的「孖辣西報」到了星期日加大篇幅，叫做「星期西報」非但報紙形式完全兩樣，而且內部組織、編輯人員也分別負擔，雖然有許多職員是兼職的，有些對外關係有連繫的。這是例之一種。

比如上文之「孖辣西報」，那是該報館自定之中國名字，倘若將它的西文報名譯意，便成「中國郵報」；「星期西報」應譯為「星期週報」；從前漢口的「楚報」，英文原詞譯意則是「漢口週報」。這又是一種例。

「郵報」這個譯名，在英文就有兩個詞，而且都是英美習用的報名，Mail 與 Post - 新聞」，「每日來與「每日新聞」，在英文也可以是一個詞譯成的名稱，或者兩個不同的字譯成兩種報名，或兩個字合起來譯成一個報名。一般所譯為「論壇」，彷彿是譯意，這一個英文原詞可以譯成這樣兩個中國字，但此英文詞的所以為英美報館命名的主因却因為這一個詞另有釋義是「民意的保護者」，那末，「民意報」豈非一個更佳的報名麼？這些當然又是另一種困難。

又如美國的電訊社的名稱，前六年譯名的「美聯社」是今日之「合衆社」。今日的「美聯社」是前六年譯稱的「合衆社」（最近又改為聯合社）。兩社的英文原詞俱是「聯合」的意義，而「美聯」及「合衆」都與「北美合衆國」一詞有「親戚」關係，故使人有滄海桑田之感。

團體名稱如「協會」，「總會」，「會」，固屬難以分別清楚，而「總會」與「俱樂部」，「俱樂部」與「會」事實上都是魚目與珠，眼花撩亂的。

(三) 習用的譯名與原詞不符者——關於這一類我不反對「舊金山」，「新金山」，「檀香山」，「泗水」，「海參崴」等地名，我認為上述的譯名都有其譯名的來因，不應該一筆抹煞的。但如：上海之「麥加利銀行」，香港變為「渣打銀行」，英文原詞却應為「澳洲特許銀行」；上海之「匯豐銀行」，香港稱之為「上海銀行」，英文原詞似應為「滙豐銀行團」。又如漢口有一條路名，在法租界，叫德託美領事

街；你想奇怪不奇怪：在法租界內有一個德國託美國的領事，其實法文譯音應似「道屈萊美」而他是法國駐漢的首任領事。

澳洲的首都，慣用譯名為「坎培拉」，這當然是諧音的，但當地的讀者應為「康勃勒」。所以有此種錯誤的原因，因為譯者僅根據普通的英文拼音法而譯成，事實上歐美的地名譯音有許多是土音組成的，美國就有許多地名帶西班牙音。

(四)外國語原詞找不到同一意義的中國詞時——這就是說，我對於現有的譯名感到不滿意，因為這是顯然的，譯文既不一致，而現有的譯名大家都已經感覺到意義含混。最顯著的例是：「聯邦」，蘇維埃主義共和國聯邦是「聯邦」，馬來亞聯邦也是「聯邦」，最近報上又有「印度聯邦」。上述的三個名詞，原詞的意義固然都可以說含有「聯邦」的意義，但蘇維埃聯邦的政治單位究不能與馬來亞聯邦同一名稱，兩種民族所享有的主權獨立的程度相差太遠了。而「印度聯邦」是否與「邦聯」或「自治領」（「邦聯」為較新的譯名，「自治領」譯名較久）相同，至少限度使一般的讀者難以分別。

又如足球規則中的 Play 一個詞，作動詞用，應包括腳踢，頭頂，及身撞等等意義（其實還不祇這三種動作），李惠堂的意見譯成「觸」字，既不順口，還有些含義不正確。我國現有的各項運動規則實際上都有語病，不能完全適用，故國際比賽時非參照英文本不可，殊屬憾事。

海陸軍的官佐，除「將」可不甚發生問題外，「校」，「尉」，「佐」，「隊長」，「士」等簡直漫無一律，雖有切確的譯名，因為編制不同，階級等差不同，事實上生成的困難。

此外因與歐美接觸頻繁，發現原有的譯名不够應用（在解釋含義與分別兩個相似而不同的事物，都感到不够的），乃衍進而成兩個譯詞者頗多，例如「名學」，「論理學」，而進為「邏輯」；汽油，代汽油而改為鑽物汽油，植物汽油（是否會恢復到「威士林」的最初譯名恐怕也有可能）等等。

綜合上述的情形，現實的困難的造因可以概括分析如下：

(一) 方言作崇，

(二) 原詞含義廣泛，

(三) 始作俑者的意見不一，有時却是知識不夠，

(四) 風俗習慣的各別，

(五) 現有的外國語譯漢文的字典不夠盡職，

(六) 沒有統一譯名的機構。

廿五年至廿六年時，中央社會有中英、中日、地名人名對照表，每月分送各報館；抗戰軍興，這一個工作不知爲了什麼中止了。這一種辦法本來可以解決上述困難的一部份，但這當然是不夠的。

上述的四種困難情形都是現實的，而我所列舉的（甚至於我的分類方式）不過是滄海一粟而已；況且國際交通越便利，歐美新發明越增多，以及國際人士接觸的機會越增繁，從前以爲不常用的詞將來都要變爲常用詞，翻譯的困難必隨之增高。未雨綢繆（其實還不是已有霜雨），我們應該有趕緊處決這種困難的辦法，下面是我的建議：

(一) 組織全國性的翻譯研究學會，主要工作是選擇最佳字典，予以修正增訂（現在所有字典不但不能解決上述的困難，倒是加重上述困難的東西），隨時刊行手冊，作爲譯名標準。

(二) 與外交部及中央社合作。

附帶的我得說一句話，地方性的譯名有時較比普遍性的來得好，比如「冰淇淋」在廣東爲「雪糕」，「籃球」在天津爲「筐球」，前者我以爲較雅而且表示食品之一種；後者的「筐」字可作動詞用，不必說「打籃球去」或「拍籃球去」（都不切原義），而可說「筐球去」詞明意達得多了。

第三類 問題

一、關於編排工作的種種問題

編者編輯也；排者排也。

有關於這兩種工作的問題，可以說是錯綜複雜，眾說紛紛；這裏不過是我所見到的和我的見解而已。

(一) 分版編輯與綜合編輯制

在戰前，甚至於戰初，一般的報紙都採分版編輯制，那就是將全張報紙所刊載的，電聞或新聞，以地域來分版的；大致有：(一) 國內要電，(二) 國際電訊，(三) 省市要聞，(四) 本埠新聞；最低限度分成這樣四個的「分野」，於是把社評歸入「國內要電」版；把國際通訊併在「國際電訊」版，當副欄稿，甚至於在國際版內增國際小評；「省市要聞」等於外埠通訊，與電訊有別；而本埠新聞不問其性質之重要過於當日電訊與否終不列入第一版。

後來，大家發現日本來的電訊，美國方面發表關於遠東問題的消息，都與我國的最重要電訊發生不能分離的連繫，於是，無形中產生「遠東」版，「太平洋」版的新分版的區域，但是本埠所發生的重大事故刊載於第一版的尚不多見。

陶希聖高宗武由滬抵港，發表敬偽勾結秘密文件時，香港的國民日報及大公報都以第一版地位刊載；

但大多數的報紙仍在「本埠」版內發表。

綜合編輯制則與上述的分版制相反，不以新聞發生的地域爲分版標準，根本取消「國內」，「國外」，「外埠」，「本埠」的地域觀念，而以新聞之重要性分刊第一，第二……版。編者可不再顧慮新聞的來源地或新聞的發生地應否歸在同一版上；也不再考慮第一版的新聞只登載電訊，而不刊載本埠新聞或特寫。編者的着重點端在乎這一條稿子是否最爲讀者所注意，是否是本報的特色，當然同時着重於內容的重要性。

國內現行的編輯制，雖然多已感覺到分版制的不適用，但要大胆地採純粹的綜合制終屬少數（有之亦非成功之報紙），仍舊多少保留着地域分版觀念。

在戰時狀態下，大部份的報紙是以兩大版或兩版半的篇幅來刊載電訊與新聞的。現在，假定是兩版，那末，第一版一定是國內戰訊，國內大事，轟炸淪陷區及日本等地，及西南太平洋與中太平洋的戰訊，偶然是美國方面有關遠東的事故；凡是歐洲戰事，不論蘇聯如何大捷，德國如何慘敗，美國的大選等等總是第二版的材料，而省市的電訊又必在第二版的下半版，或在第三版上，倘若新聞刊載地位多半版的話。這似乎是一定的輪廓，彷彿編者讀者都已習慣了的。

我個人以爲：（一）社評可不必排在第一版的電訊版中，不妨排入封面廣告的一版上，可以多留些刊載新聞的地位，（二）本埠新聞或國外電訊如其重要性值得特殊注意的不妨排入第一版，（三）如第一版的任何一條新聞遇有文字過長的時候不妨轉入第二版，而使第一版的篇幅中更多饒目誘心的題目。

（二）新聞分版刊載問題與新聞重寫問題

就如上面所述，把過於冗長的電訊或新聞分開在兩版刊載，用「下見第二版」及「接第一版」等字樣的辦法，是否適宜於我國報紙的編排？這在目前是一個論爭的對象。有人認爲整條新聞應該連在一起，俾

讀者易有眉目；也有人認為占半版模樣的一條新聞排在一起，不但使版面沉悶，而且容易使讀者有「今日沒有新聞」的直覺感。

我以為徹底解決上述的論爭的辦法，應該先討論新聞重寫問題。新聞重寫就是將某一批有連繫性的電訊，在未付排之前（實際上，從技術方面言來，應該在已付排之後），由編者自己寫一段摘自式的（甚至有啓示性的）文字介於標題之後及電訊社來稿之前。更進一步的辦法就是把所有同一類的電訊，完全重新寫過，刪除重複，編訂先後，甚至於改譯成白話文，然後付排。這兩種辦法，在我國報紙上都有過試驗，敢說是成功的；但沒有普及，因為這種辦法需要加倍的編輯功夫及技巧能力方能做到，而戰時下的印刷條件的簡陋也是一個嚴重的阻礙。

我以為新聞重寫之後，最低限度每條重要新聞有了摘由文字之後，新聞分段刊載問題便迎刃而解，因為這一來，在編排方面即可（一）徹底採綜合編輯制而可顯出綜合編輯制的優點，（二）可省去不少無謂的次大標題的篇幅（習慣上，為顧全整個版面起見，各報處理特別冗長的電訊方法就是添上許多小標題，而又因為第一版的地位關係，把那些小標題做得相當濃大，靡費不少可寶貴的刊載地位），（三）可收理想的讀報方式——一目瞭然——的效果。因為現行的編排方式是強逼讀者非將全份報紙翻開了看過一遍（最低限度是半遍），方才不至於漏却他所想知道或應該知道的重要電訊或新聞。倘若我國報紙已進步到這一步（其實並不難，並非不可能做到），每條重要新聞都有摘由，編者都負重寫新聞的責任，而採純粹的綜合編輯制，則讀者只要化二三分鐘的功夫，把第一版一看，就有了整天的新聞的概觀，倘若他相對某一條新聞知道得更詳細些，或者他有閒功夫來仔細讀詳情的，他正可按圖索驥，決不至於對「續見第二版」「下接第一版」而感到頭痛的了。

因為我認為我國的讀者雖然未必分為兩種：（一）匆忙一看標題，（二）細讀；但大部份的讀者都想（一）在手裏拿到報紙時能一望而有概念，（二）有閒功夫時再細細地來讀的念頭。倘若編者能在深夜編

稿的時候多化些功夫，多費些腦汁，試問可節省多少讀者的時間和探索呢？所以，我認爲：這是一種改進。

(三) 幾個技術問題

(甲) 標題的字數與字粒之大小——原則上，標題字數愈多，字粒愈大，表現該條新聞愈重要；實際上，字粒大小的份量較字數多寡爲重，因爲標題字數之多有時爲了新聞情節的複雜而使然的。雖然有時可因排版的地位或排版的形式特殊觸目而使標題雖小的新聞顯著其重要性。大多數的重要新聞總是藉標題的字粒而惹人注意的。

我國的報紙有一個普遍的習慣，第一條新聞的標題所用的字粒總是每天一樣大小的，我個人認爲這是一個不合情理的處理方法。比如，甲報的印刷條件所允許的，最大標題字有七行，五行，四行三種字粒，但是每天第一條新聞什九是用兩行的八個七行字爲標題，占五皮高的地位。實際上，今天的第一條新聞決不會與昨天同等重要，而明天的也不致有同等的價值。新聞的重要性，儘可各人有各人的衡量標準，但決不會各天所發生的新聞而有恰巧相同的分量。我以爲：即使受印刷條件的限制，仍可分別等次的，更不可不必墨守成規——每天以兩行八個七行字爲第一條標題，或每天第一條標題的地位必須占五皮高。以上述的條件爲準，我以爲可分：最重要時，兩行八個七行字；次要時，第一行九個或十個五行字，第二行爲八個七行字；再次要時，標題改四皮高，七行字用七個……甚至於今天不用七行字，而以兩行八個五行字占四皮高，爲第一條標題。這樣一來，可使讀報者偶然看見兩行八個七行字時生特殊警惕或驚心觸目的直覺感；否則司空見慣，不但不能表現真正特殊重要的事故，而且失去編者指導讀者衡量新聞輕重的職責。這是一點。

時常看見報上有第一版第一條標題是兩行八個七行字，第二版第一條標題也是兩行八個七行字——這

在我也認爲「觀念錯誤」。

至於一天中發生兩樁或三樁同等特殊重要的新聞時，那處理的方法正多，或用橫題，或用並題，而我認爲平時不常用最大的（每一報館的印刷條件所許可的）標題一定更容易處理這一種「疑難雜症」。

這一種不固執於任何某種的成規的辦法，我認爲可使版面生動化，甚至於第一條用橫題也可以；而這一種新原則不但在本市版或副刊版都可採用。副刊版的衡量標準，除了內容的重要性之外，文藝水準當然也是一個考慮的因素。

(乙)註明電訊來源的方式——習慣上，多在電文之前，註有「中央社十五日重慶電」或「重慶十五日合衆社電」等字，我以爲這幾個字的含義是（一）發電地點，（二）發電日期，（三）發電來源，在編者的本意所以要註明這三點者是給讀報者兩種印象：（一）表示這一條電訊的來源可靠，（二）也表示這一條電訊的來源是如此的，其可靠的程度由讀者自己去衡量。

我個人以爲：我國讀者能自己來衡量一條電訊的可靠程度的還不甚多，因爲這包括（一）何以這條電訊是在這一個地方發電的？（二）在這一個地方發電，新聞之可靠性如何？（三）到這一個日期電訊是如此，到另一個日期也許未必如此，（四）這一條電訊從這一個電訊社發出來是如此，另一個電訊社也許如此，甚至於牽涉到何以中央社（假定）不發電？等等追根尋源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是否在一個讀者的思索中能自己作答，我以爲頗多疑問。我以爲：倘若採用新聞重寫的辦法，由編者先來一個概由，然後再分別在每一段中以文字來註明發電的來源，日期或時間，及地點。那就負起指導讀者一條判斷新聞是否可靠的途徑的責任，我覺得是比較的盡職些。

至於註明「本報重慶×日×時×分專電」，我認爲除了更使讀者莫明其妙外，無其他意義可言；因爲這雖然炫示讀者其「專電」之多及時間之過分準確，也許能欺騙讀者於一時，終不免有失記者本職的忠實報道的基本原則，那是不足取的。在未能實行新聞重寫以前，我以爲在每條電訊之前加以「重慶×日

電」，而在文尾加以「中央社」或「路透社」較宜，因為採取此項辦法，凡遇重複類似之電文，可合併，而在文尾註「中央社路透社」六字，可省却許多繁文。

電訊註明收到電訊之時間，在歐美的日報上並不常見，但在午報或晚報（大致每隔一小時出一次者）上則常見，俾與「最後電訊」Stop Press有別故耳。我國新聞事業未發展到此種程度，而在每晨準時出版的日報上註明×時×分當然是多餘的。

（丙）文字橫排問題——這與標題橫排有別。標題橫排可有兩種特點：（一）版面美觀，（二）特殊刺激。所以，第一條標題每天橫排便失去其特殊的刺激性；沒有刺激性或趣味性的條文而加以橫排便失去新聞的莊嚴性，都是不懂標題的妙處。

文字橫排，有人如是提倡。將某一篇文章橫排，見於報章者已頗多，這我表示反對；因為我國文字是直行的，讀者習慣於直讀，某篇文章橫排，使讀者疑眼是一定的，而是否增加版面美觀（這是提倡局部橫排者惟一的理由）還成問題，

至於全報橫排，香港「時報」曾有過大膽的嘗試（該報壽命僅三個月，但停辦原因與文字橫排無涉），我以為：這值得研討，因為全報文字標題完全橫排，在編輯技巧上是一個「革命式」的改進，而且有改革「直讀」的習慣的意義。我國文字是否可改為橫讀，那是值得研討的一個大問題，況且假使一般讀者果然已習慣於橫讀，則新聞橫排對於編輯方法不是一個「革命」，而且可減少許多技術上的困難。所以，我認為值得研討。

（丁）標題用白話文問題——在未討論這問題以前，我得先一述現行做標題原則：

- （一）不論標題是二行，三行，或四行，在形式上務求其上下俱成梯形；
- （二）二行同一字體而且大小相同的標題可連起來讀；
- （三）主顯字粒最大，第三行之字粒不得大於第一行；如過最後一行之字粒略大於前一行者必是性質

相同內容各別的一回事；

(四) 題引，非標題，便是肩格頭子；如排在最後一行則應加框。

在上述的原則下，標題中有白話文短句固常見，但整個標題用白話文尙不常見。

倘若新聞根本用白話文寫，而且由編者重寫過，我敢言：用白話文做標題一定可以普遍採用。反之，新聞未經重寫，則白話文做標題便成畫蛇添足，根本不配合，與全版不相稱，我也主張少用爲是。

總之，我國新聞事業還是在萌芽時期，即以編輯工作而言，在可有重大改革的趨勢，類如新聞重寫，文字白話，分版刊載，綜合編輯，等等問題，改進的姿態已見端倪，守舊的壁壘仍握勢力；倘若一旦通訊電稿一律爲白話文（但報章式文言文是否完全淘汰，恐怕還成問題），編排方針，尤其是式樣，必有一「革命」；但報紙爲大眾讀物，到執筆時爲止，我所敢說的以此爲止。

(四) 戰時新聞標題問題

姑且把標題分成樂觀，悲觀與中立三種。

報紙本身希望時有樂觀的第一條新聞。

恰與新聞從業員的一貫信念相反，樂觀的大報紙並不增加報紙的銷路。

樂觀的大標題却使一般平民懷疑。

去年九月份出版的「公眾輿論」季刊上有如上的結論，根據兩位美國著名的心理學專家的測驗。這兩位雖然是兄弟倆，却是在兩處工作的——戈登·亞爾泡，四十五歲，哈佛大學教授；佛勞侯·亞爾泡，五十三歲，雪拉克斯大學教授。

哈佛大學的亞爾泡教授從十二張大報上，一九四二年八月至十一月，研討三二二六條標題。在這二時

期恰是北非大捷與其他前線挫敗的電訊交相刊載的時候。他認為有一九一八條樂觀的標題（美艦隊勝利等），僅有七〇三條悲觀的（市上將無肉食等）及六〇五條中立者（護航情況等）。

第二步他將七張報紙的大標題與當天發行額相比較。他發現刊載好消息與刊載惡消息的日子，發行額的相差僅百分之三二。

雪拉克斯的亞爾泡同時彙集四千條標題，正跟他的弟弟一樣，發現大部份是樂觀的。為測驗讀者對於標題的反感起見——讀了之後對於作戰情緒是否更為活躍——他與一個研究院的學生對一〇九個「普通」的人民作心理測驗，一次一個。

從他們所測驗的紀錄，他作下列之結論：

一、可以刺激一個平民使之有更堅強的勝利意志的標題是「美國尚在失敗中」。

二、含「敵人正在失敗中」寓意之標題最足以使讀者發生一種躊躇不決的心理。

所以，他說：「文字，不亞於鎗炮，是戰爭的原料」，並且對編者進忠告：「你們應該盡可能刊載悲觀的標題，當然你們要同時保持真實的事實的。」

美國新聞界的巨頭對於這樣的實際問題予以學院式的論斷，立即引起反響。

西刺堡「日報」總編輯里却說：「倘若我們以樂觀及悲觀為原則來分析新聞，那末我們的報紙不過是宣傳的傳單而已！」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社長說：「標題的寫法應該根據新聞客觀的，愈正確愈地理化是我們的信條。」

二、小型報的前途

小型報與小報有別；但是這涇渭之分究竟要多少清楚却是難言的。總之，小型報應該是與大報相彷彿，顯著的差別僅在紙張的大小方面言來，小型而已；小報，便與一般的日報不同，不甚注重當天的新聞，大致沒有重要電訊，所報道的不過是社會的側景而已。

再進一步說，小報多少以消閒為主，雖然頗多揭發社會的陰暗面，或特別注重某一方面的報道，所以，刊出的日期就不常是每日出版，而是三日刊，或週刊。小型報，不論其內容也許也有側重副刊的嫌疑，或傾向黃色新聞的作風，總是每日出版，具有報道當天新聞的責任，當然也應該有電訊。

小型報之產生是：有一部份新聞從業員對開報紙篇幅太大，不便攜帶，不若四兩的來得玲瓏活潑。在過去的我國小型報提倡者的腦筋中，更認為：新聞，尤其是電訊，有精編，刪節的餘地，故雖縮小篇幅，仍可包羅萬象，俾讀者更可一目了然，及節省讀報時間的種種優點。歐美各國亦多此種報型，且一致認為晚報尤為適宜。

(一) 小型報與大報的比較

小型報多是發行單位，營業的發展途徑多靠銷路廣泛；不像大報可以廣告收入為營業單位，而以發行為輔助單位。因為小型報的廣告地位一定有限，甚至於完全取消廣告亦是合理的辦法。

小型報節省紙張，那可不必解釋。

小型報節省篇幅，因為標題字較小。間接可使每條新聞層次分明，減少新聞合併的缺點（大報因編排形式關係時常將兩三條略有共同點的新聞併在一個標題下）。

小型報的編排形式總較大報爲美觀。

(二) 小型報的編排問題

小型報的編排必需美觀，否則便失去「小巧玲瓏」的應有姿態；而實際上，小型報的編排的確容易使之美觀，只要那編者能運用編排的技巧。

關於這一點，我得先述姚式編排法，姚蘇鳳兄的編排秘訣。

主要的工具是一管尺。他將原有的報紙，已印成的，剪一條下來，黏在一條鉛條（最好是鋼條）上，上面再註以五，十，十五，……以至五十或六十行數。

平常，一個編輯在發稿的時候，隨時計算文稿之長短，僅有一個約模的輪廓；倘若你用姚式的計算尺，你便可有一個精密的計算，來劃樣；並且可以不必以小樣來拚貼。

小型報大致有兩版模樣的副刊，副刊以劃樣發稿爲原則；倘若發稿不準，版樣就不易美觀，如採用姚式計算尺，這一種毛病便可減少到等於零。因爲姚式編排法附帶的還有一個秘訣，就是先劃隔欄稿的地位，外圍的樣子先劃。譬如：先揀出兩篇隔欄稿，一篇隔在左邊上，假定是六分四，另一篇隔在右下角，五分三，算灣字數，應占幾行，劃上樣子；然後計算第一條稿子，占多少行數，尚有多少行地位賸餘，那末，你就可以揀定某一塊篇幅上劃一個兩皮高加框，某一條隔欄的旁邊添上一個三分二的小隔欄，題目既可排到得稱心如意，上下左右均不衝突，行數亦可算準。敢說，拚排後的大樣不致與劃樣有何不同。因爲在一版上，題目字旁邊多空些或少空些地位（實際上，就是鉛條嵌得多寡），從六七個標題上作伸縮，至少在十行左右的上下，決不致有任何影響。倘若你用姚式編排法，每發一稿，算準行數在劃樣上劃好地位，全版劃齊發下去，排字房一定可照樣拚版的。

採用姚式編排法的劃樣還有一個訣巧，就是必需選擇一篇較長的稿子，發短行，一皮一皮的轉下去，方不致拚版發生困難；而最妥當的辦法是多發一二個短行加框的短文作伸縮稿（所謂「伸縮稿」就是「令

天不用也可，明天也可用的」一類稿子。）

倘若你不能運用姚式編排法，編小型報而為版面美觀起見，那就不得不借重於貼樣的笨方法，這便是「一番手續兩番做」了。

這一種割樣法，在編大型報的副刊時也可採用。最近新聞事業的趨勢，不論大小型報都講究版面美觀問題，新聞版發稿的時間局促，雖不能夠像發副刊版那樣從容不迫地可以算準行數，但有這樣一管尺當然也可有某種程度的幫助，而真的為求版面美觀起見，我的經驗告訴我：除了與排字房的排版工人合作之外，尙不會有更妥善的辦法。隨時與他研究新穎的排版，新穎的題標形式；但是我所謂「新穎」，決不是奇怪得連讀報者都不能一時領悟怎樣讀法的奇特，要新穎得醒目，同時却要顯得「整潔」兩個字。因為報紙總是一般讀物，不像雜誌的讀者可靜坐下來慢慢細嚼的。

(三) 小型報的前途

我認為：小型報的前途是燦爛的但從事於小型報者必需努力；因為我感覺到：現有的小型報都還沒有做到「精編」的功夫，而形式及題材似乎都未臻理想之境。

這也許是一個夢想，我認為理想的小型報是這樣的：

(一) 在節省紙張及篇幅的原則下，小型報的張數並無只有四開一張的限制，儘可有二張三張，以至於四五張，甚至於連星期時刊有七八張。總之，紙張並無限制，可應社會上的需要及本報館的條件配合而增加；

(二) 在第一版上，刊載所有當天新聞的摘要或摘要，不論是國內國際的電訊，或本埠新聞，甚至於特寫或通訊，當然採用「下轉」「上接」的轉版刊載辦法；

(三) 採用純粹綜合編輯制，並實施新聞重寫；

(四) 不以地域分版，而以性質分版；可有「體育」，「影劇」，「科學」等專版，但國內外電訊與本

埠新聞則混合刊載，先後端以「分登」(即重要性)為準。

(五)照片，漫畫應與文字配合，不必另立一版。圖片能增加美觀及加強新聞刺激是公認的，小型報尤其需要小而精美之新鮮圖片的配合。

三、新聞自由問題

「新聞自由」已從口號而有現實的立法根據了，去年九月，美國國會一致通過法案，主張全世界各國有平等獲得新聞的機會，以國際協定保證一切國家的新聞自由。

據報章所載，「新聞自由」發展歷史應如下列：

一九四〇年一月，羅斯福總統在向其國會提出之咨文中，揭示四大自由，第一項就是言論及發表的自由。

一九四一年八月羅邱發表「大西洋憲章」，將四大自由擴展為八項原則。

一九四二年元旦，二十六國代表集議華府，發表共同宣言，言論與發表的自由遂成聯合國家共同追求的主要作戰目的之一。(以上是「樓梯響」的時期)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五日，美國報紙主筆協會，在羅斯福總統親臨之下開會，決定要求戰後全世界保證言論與發表的自由。

一九四四年四月，該協會復在華府開會，作進一步的決議，認為維持未來世界的和平，有賴於世界新聞電訊的自由，和平條件中對於此事應有保障的規定，美國報紙發行人協會同時集議於紐約，亦有同樣的決議案。

這是梗概，倭寇潰亡後，我國之實行「新聞自由」當無問題；但在戰前，「租界」裏的報紙似乎曾享受過新聞自由。我以為當年的「自由」多少是畸形的，限於某一種範圍的；失却世界性的。同時，我們在提倡「新聞自由」中，更應該培植我們自己的園地，翻除各種害羶的莠草，與全世界同業並肩齊進，才對。

「美聯社被控」一案，對於新聞自由有變重意義的討論，可以說是這一個問題最近的檔案。

美聯社被控始末

經年未決的美聯社被控案（自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八日美政府提起公訴起，至一九四三年年杪方有駁斥原告的判決）當然是美國新聞史中最大的檔案，因為美聯社是美國最大的電訊社；而所牽涉的法律焦點頗多足查我們萌芽時期的新聞事業借鏡者，爰選擇雙方辯論立場如后：

美政府提起公訴狀中的要旨如下：（一）美聯社應刪除「禁止其會員供給非會員任何特有本市新聞」之附則規定；（二）刪除會員入會之規定；（三）取消美聯社與加拿大電訊社之互相專戰契約；（四）取消世界攝影社之組織，因為該社之新聞照片僅給美聯社會員。

美聯社的入會資格限制太嚴，既要求會員大多數通過，復需繳付巨額入會費。所以，在美國政府看來，美聯社的附則所列種種是「新聞專賣」，於美國「反托拉斯律」相衝突。國家律師會作如是辯論詞：

「本案之起訴第一要旨是求新聞事業自由發展……不應為私家報館着想，應為讀者大眾着想。倘若新聞事業是真實不受束縛的，這就不應該受任何一種團結的限制。」

起訴狀中又提到：「美聯社的新聞稿是主要的新聞的來源，而美聯社的章程附則中的種種規定顯屬新聞專賣的變相。」

辯許美聯社對美政府所控種種完全予以否認，他的理由約如下列：

(一) 美國之電訊社，除美聯社外尚有合衆社及國際社。好幾家報紙，並非美聯社會員，銷路及水準均佳。所以，美聯社決非新聞專賣。

(二) 新聞的來源是新聞的本身。採訪新聞並無限制，只要肯化時間、精力及金錢而已。新聞是某一事實本身所產生的產品。換一句話來說，製造新聞的事實決不能專賣的。(這一點的辯說就使政府方面更改起訴目標，認為美聯社係對廣播新聞的工具而專賣的)

(三) 倘若美聯社所採集的新聞予以公開刊載的話，那末美聯社會員所耗費的時間精力及金錢豈非白費，必將減少這一種努力的勇氣。況且一條新聞為任何報紙所刊載，必減少其價值，而變成一個公開機構，應該歸政府統制的了。根據這一點，美聯社認為美政府之起訴，是予出版自由的一種威脅。

爾後哈佛大學法律學教授蔡飛博士發表中立的意見：

「出版的自由應該是比這幾家報紙別家報紙獲得主要的新聞來源的權利更偉大的東西。出版的自由不是幾家報紙的私產，而應該屬於讀者的。假定這一個城市只有一家報紙，而一般公民却歡喜另一種評論政見，他必得到外埠去……顯然的，這一個城市尚不能享受出版自由的種種優點。只能聽到或讀到某一項事物的單邊論調的自由是劣等的自由。這一次糾紛的最坦白解決之道是美聯社應該為公眾服務，公開召求會員，只要他們肯付相當的代價……」

「發行報紙是一種職業，也是一種職業。它所盡力的發現和播送真理的工作不應該遭政府干涉的。規定報館營業的法則應該受憲法的保障。」

「私人俱樂部有選擇會員的自由；但美聯社不是個人的事件，他與電話局電報局相彷彿的。」

對於上述的論點，美聯社公開的答覆，稱：

「出版自由的條件是：報館應該有搜集及播送新聞的自由，根據他們固有的原則及水準；而在他們盡

職於此項職責時，他們也有選擇他們的同僚的自由……」

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杪，美國報業舉行「戰時新聞學」聚談會，美聯社社長肯脫，柯柏發表如下的宏論：

「戰爭的惟一因素是國際新聞的扭曲報道；而真理是自由的泉源。所以，我建議；國際間的新聞交換的自由應該是將來和平條約的主要原則，倘若在戰後的世界可擔保普及全球的真理的廣播，發表戰事即將降臨的新聞的機會必將消滅殆盡。

「我擔憂：在和平會議的席上，新聞記者又將被擄列席；但記者們，聯合起來，向各國催請，在和平條約列一條出版自由的條文。且舉實例，國外通訊員應該給予自由採訪任何國家的新聞及同樣的自由將遣一種新聞寄到他們的本國去。」

紐約時報社長詹姆士說：「當然啦，出版自由不能列為和平條約的條文之一；但能將出版自由的精神或原則包涵在和平條約之內，就夠了。有人也許會對此而嘲笑或論辯，此種妄想不過是眼藥而已，因為史太林在已往既不准蘇聯境內的出版自由，更不見得肯稍改他的政策。這或許是對的，但也有不對的可能。因為在戰後，史太林及他的政黨也許可以不必再擔憂有反對的言論，這未始非在想像之中。無論如何，出版自由總已成為和平會議中的議案之一」

報導自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及戰爭期中，那德國的大通訊社——胡爾夫 Wolff——是歐洲的銀行巨閥勞斯却爾達 Rothschild 的所有物，總社設在柏林。該社的主要人物也是威廉第二的私人銀行家，至友，及忠於皇室的順民。這一種因果關係可以作如是假定來解釋明白：一個合眾國的總統，經過他的私人銀行

家的手，控制着美聯社，於是，就可命令美聯社播送些有利於他及他的政策到整個美國的報館中去。在日耳曼帝國時代實際做出來的，則是：威爾遜第二利用胡爾夫來蒙蔽德國的民衆，刺激他們到這一種程度——急切熱中於第一次世界大戰。

二十年之後，望希特勒統御之下，同樣的巴伐加倍地上演了。德國國家通訊社 D.N.B.（編者註：在國外即爲「海通社」），胡爾夫的繼承者，變做了純粹的官方通訊社，而散播出去各種各樣似是而非的報道及宣傳，使德國的民衆又爲攻擊隣邦而準備一切。在義大利，墨索里尼利用了史蒂芬尼，法西斯的御用通訊社，來達到同樣的宣傳的目的。在日本，各通訊社與日報向來是諂媚順從的，軍閥們復小心翼翼地駕馭他們，迫之完全就範，在開始發動侵略之前。

這幾乎總是如此的：每當一個政府想發動一次戰爭之前，就得先控制新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和平會議上，我們忽視了這世界和平的基本因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和平會議中，不論是最早的籌備會議中，我們不應該再忘記了。

「出版自由」這一短句時常會引起許多論辯。每一提起、這似乎不能切實地討論到國際新聞與世界和平的關係。「報道自由」是一個較切合實際的短句。新聞從業員應該有：在世界的任何角落裏採訪新聞的自由——同時應該予任何一個記者聽取與進入的平等待遇；更應該享受不受檢查的播送自由；新聞機構應該有刊載新聞的自由；通訊社則應該有互相競爭或不受限制的交換自由。倘若這樣的自由是創立而實現了，世界上就不會產生戈培爾之流的怪物了。

在沒有開始攻擊一個對象之前，我們必先澈底明瞭這對象是什麼：所以，我們必需先看一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國際新聞的捏造情形。

在美國，通訊社的發展是自然的，公開的。這裏有許多種報紙，成千的報道來源。顯然的，沒有一家報館能在國內所有的每一個城市中駐派一個特約通訊員。在新報發明後，各報館才開始互相交換新聞。

聯社，有鑒於此，成立於一八四八年。不偏利，當然是無黨無派的，美聯社抱定「真實而不偏不倚的新聞」的報道原則而逐步擴充的。合衆社成立於一九〇七年，與美聯社略有不同——合衆社是一個牟利的組織——但也保持獨立不阿的新聞原則。

在歐洲，却是另一局面，通訊社與報館分別發展。英國的路透社最初根本不是一個通訊社；它不過在歐洲各國都開傳遞政府的布告及市場的行情而已。當有線電報及海底電報發明以後，路透（路透社創辦人）才使倫敦的幾家報館相信：由他來代為採集國外新聞。在這樣的情形下，路透社才形成一個通訊社，而這樣情形下所形成的通訊社的控制權完全在路透一個人手裏，他經營這路透社當然就以他私人的及社交上的利益為前提了。在維多利亞皇后時代，英國政府佈設了一個世界規模的電訊網，而路透就在關於皇及英國的電訊上加上他的華麗的詞句，使壞的變成好的，好的變成更好的。他的工作博得英后的贊許，雖然他是一個普魯士人，晉爵為英格蘭的男爵。同時，在歐洲大陸上，法國的哈瓦斯與德國的胡爾夫也照樣的在同一的原則上經營通訊事業，一依據政府的意旨播送與製造聞訊，而從中取利。

三個通訊社，既然是一丘之貉，於是就情願地合組一個加遜爾，在一八七〇年至一八八〇年的時代中，世界史上最有權力的加遜爾了。他們控制着整個世界的國際新聞，有意的劃分地球為各別的勢力範圍。他們或者在各小國裏設立分社，或者與各國的政府機構成立協定。因為他們與政府的關係，他們便有了半官方的背景；因為他們獲得值得注意的利益，他們便引起金融界權威的注意，例如勞斯却爾達。路透社就囊括了大不列顛帝國，包括自治領及殖民地，埃及，土耳其，日本，中國及其他英國勢力範圍的國家。哈瓦斯包辦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瑞士，義大利及南美洲諸國。胡爾夫也不僅控制了德國，斯干但尼維亞，俄羅斯，斯拉夫諸國及奧大利都在它的控制之下。新聞認為與普通貨物一樣，牟利的工具，尤其在與政府及銀行勢力有關的問題上。英國人，在當時，面對這一個畸形的局面——他們的國內新聞是自由的，但國外新聞却不然。

美聯社，爲擊破這加遜爾起見，拒絕路透社踏入美國的境內，但同意與路透社交換新聞。後來，美聯社發現這不是一個精誠的合作。路透社所發的不過是英國人要我們聆讀的新聞；路透社替我們所發給各國的也只限於英國人要他們讀的。最後，爲防止此種不公道的新聞交換起見，美聯社終於派遣美國的新聞記者到各國的路透社裏去監視。哈瓦斯同樣的以歪曲的新聞傳播於牠的勢力範圍內，胡爾夫當然也照樣的實行於它的地域內。關於美國有利的新聞就難得在國外讀到。歐洲，南美洲及亞洲的讀者經久認爲：美國是一個被印第安人，綁票匪，流氓首領所擾亂的國家；推其原因，厥是新聞加遜爾作祟而已。

美國國內的讀者亦同樣的被蒙蔽着，簡直無從知道國際間的真實報道。在美西戰爭之後，路透社還把非列賓的新聞先到倫敦，經編纂後，始傳播到美國，一九一二年，高麗屠殺教會中人，當時英日聯盟，路透社根本就會透露過這消息。兩艘美國的主力艦在智利領海外巡邏；哈瓦斯發出驚人的消息，說，美國的兵艦未徵求智利的同意而在智利港內停泊，結果美國與智利兩國政府都予以否認。

第一次世界大戰並未拆散這個新聞加遜爾；却因限制了胡爾夫的活動範圍於德境之內，反增強了路透社及哈瓦斯的勢力。在大戰的過程中，路透社據說由英國政府管理一切；戰事結束後，則歸瓊斯（羅迭立克）及其部屬接管。瓊斯是戰時的宣傳指導員，戰後地還擔任這一職務，同時却經理路透社的業務。

恰在休戰之後，我在巴黎，曾想到國際新聞的交換自由可列入和約中的一項。我會與霍斯上校，威爾遜總統的隨身顧問，商談過；且因他的敦促，我會計劃過如何把新聞自由插入和約的大約。但事實上，此事毫無提起。霍斯上校對我說：「此項提議雖未公開討論，各巨頭已予以私人的默認」云云。不久，路透社與哈瓦斯將胡爾夫的勢力範圍分贖了。

合衆社，在霍華達（洛侯W）的社長任內，不願及這個加遜爾的束縛。開始把美國的新聞單獨的衝入國際新聞網內。美聯社也積極地擴充國外通訊部的內容，派遣大量的通訊員到國外去，拍電訊到美國來。再後來，美聯社進而與合衆社在國外競爭國際電訊的服務。雖然美聯與合衆是業務上的競爭者，在誠實爲

事實之母的新聞原則上，兩社却相互合作。最後，此兩社戰勝了這個加遜爾——並不是因為加遜爾的核心會員有所變化，却因為英法兩國國內的各報館都競事採用美國通訊社的新聞而使加遜爾的勢力減弱了。

十年來，形勢大為變遷。在此次大戰的過程中，路透社的主權已移歸英國的自由出版界，各報館的手裏。路透社現任的總經理強士勃（克力斯托發）最近曾聲明：「路透社的工作已與美國的新聞協會的原則相符合」，而「路透社的組織章程已獲得英國憲法的保障，保障我們獨立的性格，脫離政府或任何政治力量的干涉。」

在歐洲大陸上，地下通訊社已代替了曾被德國接受的哈瓦斯。在巴黎解放的時候，一個新的通訊社——「法國新聞通訊社 the Agence Française de Presse」——成立了。它的主持人會拍電到紐約，請將美聯社的組織法抄錄一份給他們，作他們的組織章程的範本：該社也會強調聲明：將為一獨立的民族通訊社。

「罐頭新聞」——至於軸心國家的通訊社，他們根本從來不成其為通訊社的。不論他們在形態上的表現有些像通訊社，他們總是政府之一部，由政府經營，受政府的津貼。在日本，新聞統制可以說比任何一個國家有着更長的歷史。不論國內國外的新聞，簡直是先經過政府當局的蒸溜手續，然後再分發到各報館。從日本播送出來的新聞是經過嚴格的合理的新聞檢查。義大利是照樣仿行，毋怪墨索里尼視報紙為「我的交響曲」。

在德國，納粹早就着手於新聞統制，嚴厲而普遍。每一條新聞，不論是國外輸入，或由德國輸出，都經過 D.N.B. 的手，也就是經過戈培爾的宣傳部的檢閱，而入於德國各報紙上。不久之前，在德國境內讀報，只要看一張，就等於看過所有的報。有時，連社論的辭句都一樣的。除了 D.N.B. 之外，納粹並且採用了另外兩種辦法來製造傀儡式的報紙：予各報館的編者以半官方的官職；同時每天舉行早晨十二時的接見記者會議，而參預會議的記者是指派的。在此項會議未舉行前，先由宣傳部製就新聞，然後與各部會核

對無訛，方在會議中宣布。每一條新聞是經過如此嚴密的宣傳程序，所以，宣傳部的發言人簡直了當地聲稱：「各報館可作如下的報道……」，敘述詳盡，他們不但告訴德國的報界不許說什麼，而且告訴他們應該說些什麼，及如何說法。同時各部會當然都已接到通知，避免任何微細的漏洞。予記者們毫無想像的餘地。

新聞應該是 在積極方面說來，將來的和約上應該保障新聞產生地之自由採訪及自由播送。消極方面呢，和約上應該有兩項規定：（一）禁止任何國家故意的宣傳，（二）禁止和平時期任何方式的新聞檢查制度。實際上，除了這兩條原則之外，還有些別的也確實需要建設。在任何一個國家內，最少要有一個通訊社，是由各報館所共同組織的。在任何一個國家內，新聞電的拍發應該一律平等，不得有特許的價格或其他種種的優待權利，不論是無線電，有線電或電話；因為每一個字的價格昂貴的效力等於新聞檢查制度的實施。

據我所知，全世界一致的新聞自由並非難以成就，決不是一樁不可能的難事。最顯著的例就是阿根廷的轉變；與阿根廷當局闡述新聞自由的研討後，阿根廷政府就立刻取消對外的新聞檢查制。觀察其他國家的情形，新聞自由問題也可分別解決的。

軸心國家及其附庸 在敵人整個擊潰後，我們可以立即取消他們政府的統制新聞的權限，同時我們也給予報道自由的便利。這是很簡單可以解決的。

蘇聯 有許多人爭論，說蘇聯的主義決不允許新聞自由。然而其他國家並無限制蘇聯的主義的自由廣播，蘇聯又何必禁止新聞自由呢！正像人們從前之反對宗教，認為「人類的鴉片」，現在我們還不是享受着信仰自由，一九四三年莫斯科會議中，赫爾圖務卿提出我的一封信導新聞自由的信，關於義大利的新聞解放的辦法。據我曉得，這是蘇聯政府第一次討論到新聞自由的問題。現在，凍結的冰已經敲破了——誰還說，將來的進展是不可能的呢？

中國 中國人歡喜談天的，更歡喜談談當天的新聞。這一個國家已經慘淡地過了八年的戰時生活，新聞檢查制度已有從鬆的趨局；而現在的開明政府，與進步的報界都熱誠地贊同新聞自由；戰後的澈底取消新聞檢查制度並非奢望。

歐洲的中立國 瑞典與瑞士對於報道自由的原則並非門外漢。葡萄牙是一個更接近於新聞自由的國家。至於西班牙，最近政局上的變化必可解決這一個問題。

不列顛 自由新聞的原則已在各地實行，自治領質較其祖國為更積極。英國政府，到目前為止，還不會像美國議會那樣的通過決議案，美國國務院那樣的公兩承認新聞自由。倘若英國的國會也照樣通過新聞自由的決議案，敢信將不但不列顛的報界一個興奮的鼓勵，而且可促進全世界新聞自由的發展。

南美洲 倘若歐洲沒有納粹或法西斯，南美諸國對於報道自由的信仰當不致中斷。歐洲的影響力甚於美國的多多。倘若我們能打破這一種惡影響——當然我們正在努力做着——南美洲就會走上正當的途徑。良好的例子必蔓延甚速。只要美國以外的國家能倡導實施，報道自由必可普遍實現，南美或任何地方的杯葛必將剷除殆盡。

要促進報道自由，凡表示贊同的國家一定要採取積極的步驟。第一椿重要的步驟便是給予國外通訊員某種外交上的特權——這並不是說新聞記者負有外交使命。此種特權，從效果上講來是：不受阻礙，不致被驅逐出境的報道新聞的權利。除了這以外，每一個記者應該自由採取政府的新聞，外國記者與本國記者同等待遇；每一個記者有同等機會拍發他的新聞稿，拍發的價格亦相同。倘若遇有違反此項規定的事實，記者就有權由外交途徑向國際機構控告。在各國的國都中，可以成立外國記者協會，此種組織就可先審斷違反新聞自由的案件；倘若控告是有理的，協會即可代為向國際機構提出代表整個記者團的意見。

倘若頓巴敦橡樹會議中所提出的設立「經濟社會委員會」的建議成了事實的話，此項委員會即可審判此種案件。該委員會應該通過法律，確定此種違法行為必須改正——倘若不能予以改正，則由國際軍隊處

罰。使違法國家受到經濟絕交的處罰。

這似乎也太嚴厲了；但是我們爲達到我們的目標起見，我們還認爲太激烈嗎？比這還更嚴厲的手段都會經實施過，來制止戰爭的發生；但何曾收到實際上基本的效果呢！沒有新聞統制，侵略國家的人民決不致會盲從他們的政府的野蠻行爲。倘若，在將來，掩蔽真理的方法爲法律所不許，他們必不致再被引誘而盲從的了。

聯合國家的人民正肩負着重要的使命。倘若他們不能理解新聞自由的原則之實施是他們的責任，於是，再來一次，下一次世界大戰便是他們自己所造成的戰爭。

第四類 舉例

一、闢欄稿之例

這裏所謂闢欄稿是在新聞版上，闢在版邊的，特殊分皮的一條參考性的或預示性的資料稿，並非電訊，也非新聞，狹義的闢欄稿。

闢欄稿的主要成份是（一）配合當天的重要新聞，（二）本報所特有的。

這裏是五篇例，都是譯文。

「總統十誠」，凡遇美國大選，三年一度，將舉行時都可用。「美國大選之前」則比較的更富於時間性些，只能用於上次大選。

「走向膨脹之路」針對通貨膨脹的側景，較多諷刺氣息。

「美國人究竟過份樂觀麼？」及「自由德國」，在刊載的時候，是含有預示性的。

「總統十誠」

在美國憲法上，當選大總統的資格僅僅只有兩條簡易的限制：三十五歲以上，在美國生長的。但根據美國政治的已往歷史，那末成文的習俗所尚却是相當嚴格的了：一般政論家稱之謂「總統十誠」。一個總統的候選人就得要審察自己一下，他合於下例的條件否？

一、候選人必需有純粹的美國背景，越樸實越好。譬如他呱呱墮地的場所，最好是一所小木屋，一個農人的莊院裏也好，倘若是在農莊裏的一所木屋那是再適配也沒有了。他的父母呢！那關鍵是：「貧窮而誠實」。總之，他的嫡系家族中，倘若有一個偷馬的竊賊，便是致命的弱點；倘若有一位百萬富翁，也同樣是要不得的。

二、他在新聞片中或放大照像裏看來一定要夠神氣的，但不能太漂亮的。美國的投票人歡喜他的當選者是一位魁幹魁梧，闊肩而美姿。像馬戲班中的丑角者，他們固然決不投票，但可以使他們的太太在很遠的地方就駐足而伺的也同樣的使他們躊躇不決。

三、他必需是強健而富有朝氣的。他一定能夠捕魚（在美國，捕魚是體育運動之一，如捕鯊魚等），也能够使用鳥槍；倘若可能的話，他上辦公室去是步行。衰頹如有肺病者，在美國人的心目中，決不是一個大總統。

四、他應該有一位引人注意的妻子和幾個兒女。他的太太一定要使人一望而知，她能烹飪，能縫紉，能在公眾場所作簡短而不過甚的演說，也能伴各國使節作莊嚴而合節奏的跳舞。

五、他一定是成功者，但不能過甚。他所成就的事業應該是一是一，二是二的，決非投機，也非僥倖。但他決不是一個大人物，使他與他的投票者之間已相隔太遠。

六、他一定使民衆認識，他已經有一個固定的治國政策。但他所選擇的政策一定要屬於經濟的或州權的一類，有關大眾利益的施政方針。同時，最妥善的辦法他手下有幾個親信的助手在對方服務的。

七、他一定要別人爲他提名的。毛遂自薦的方式在美國還認爲缺少禮貌。

八、他一定爲政黨中的老前輩所推舉者。

九、他一定要有有力的背景，在幕後支持他；但以保守某種程度之祕密爲妥當。

十、他一定要讓他的投票人時常看見他，在觀瞻所在的儀式中尤佳。

美國大選之前

美國大選是一件希奇古怪的事，在別國人士看來；而美國人當然並不覺得，瘋狂似的沉湎于此者就時常要發表預言，這裏是幾個例：

美國著名政論家華爾說·李普曼（他的「美國外交政策」是近年來最銷書之一。他是一位援華反日最力者，在珍珠港之前，他就主張對日採取實力控制政策，對於國際形勢的分析為全美權威之一。）在去年十一月中旬作如是預言：

「統治這一個國家的責任顯然已在逐漸移轉中，敢言必將人於共和黨的手中……」

「當這一種轉變到臨時，兩大政黨對於國家大事的觀點的差異將遞減殆盡。這就是美國社會的潛在力。……行將當權的政黨正是剛剛告休的政黨的複寫本，蕭規曹隨，不足為異。問題厥在乎人，而非政策。」「共和黨必將在此次大選中獲勝，現在看似不儉，但應該要有轉變的時期已經降臨了，可不必再有其他理由。」

有人詢及誰將當選呢？李普曼狡猾地不作肯定的答詞，而說：「現實的而生活在這一個時代的人。」他這一說，許多政論家多表贊同，認為在過去十一年中民主黨終是處在防守的地位，而整個美國已經有二十六州歸共和黨握權的，治下占八千五百餘萬的人口；簡言之，共和黨的勢力，到去年年抄，已達一九二八年巔峯狀態，什麼都到手，獨缺大總統的職位而已。

據專家統計，在今年一月中，共和黨候選人選以紐約州長湯麥斯，杜威最有希望，（得百分之四八。三），次之為前總統胡佛（百分之四七·七）威爾基占第三席（百分之四一·四）。也有人組織「選舉麥克阿瑟為大總統會」，據之加哥一個捧麥克阿瑟將軍最力者談，現在已有一萬八千基本會員，散布於九個行省，正在擴大組織盡量宣傳（宣傳主旨以將軍之作戰偉績相號召），向行將召集之共和黨大會提出云。

不過羅斯福將於今年大選中失敗麼？這在一般美國人的心目又是一個不可想像的事實。羅斯福總統，在某一次接見記者席上說：

「我所注意的將着重於從義大利，南太平洋及中國而來的投票結果！」到了今日，他一定又將加上一個地召「豬鬃第」了。

走向膨脹之路

美國的雜誌上時常有關心我國通貨問題的文字，這裏是一個例：

「一個美國的兵士，用一張法幣的一元券，點燃着他含嘴裏着的香煙，而莞爾了。一個小孩子從鈔票上挖下一個人像，當做玩具；他的母親看見了，並不說一句話。一個人力車的苦力，在路旁閒談，大姆指重覆地數着一大疊的鈔票；他揮走了一個客人，不經意地說：我今天的收入已够了。」我又看到一段，那是對另外一個國家的，用着同樣的筆調：

「在達爾朋（南非洲），物價調整員愕然而不知所措。他的問題是：一個碼頭工人準備以七頭牛及八十八元現鈔娶一位妻子，但當地物價懸漲影響到他的未來的岳父的盤算，他提出一個代價是八頭牛和一百二十八元現鈔。那位碼頭工人向政府請求救濟。在本刊付印時，尙無妥善的解決辦法云。」時代週報倫敦特約通訊員華爾頓寫了一篇歐陸進政前的英倫情緒，有這樣一段素描：

「在酒吧間裏，正在討論着幣制問題，一位白髮，金邊的貴族作最後之結論：依我看來，應該只有一百鎊的鈔票，因為這多麼現實呢！旁邊一位從勃魯姆倍萊來的詩家，對他手中握着的發亮的酒盃，吟哦着：我想，窮困一定是很不快樂的啊！」

對於美國國內的情形，他們當然也時常提到；去年十一月十五日期的時代週刊載着：

「羅斯福先生，明知他不能再堅持原議了，下令戰時勞工局組織一個五人小組委員會，調查實際的生活費用，在六十天內作報告。這個小組委員會，在兩個月之後，一定會宣示：物價已上漲百分之十五以上，因為勞工統計局已有物價上漲百分之廿二、五的估計。而工團領袖們認為真實的數字還要更高。」

「一經這小組委員會的報告公布以後，全國工資必提高百分之六或七，全國工資的付出將增加五十萬萬元，而政府當局一定仍舊高唱其有統制性的通貨膨脹政策了：實際上，製成品的成本提高了（煤價估計每噸將提高一角五分強），一般人民的購買力也增高了。換言之，整個的美國，任何一人，任何事物，又將都提高了一層！」

美國人究竟過份樂觀麼？

七月二日的報上，從華盛頓傳來如下的電訊（內容不改，但敘述先後，我把他調整一下的）：

美國參謀首製開會，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上將，海軍作戰部長金氏上將及陸軍航空隊總司令安諾德將軍聯袂列席，而異口同聲地作如下之報告：

「余等適自諾曼第前綫歸來，深覺對於我國人士之心理，應予以警告。……目前戰局好轉，似使若干人士認為戰事不啻已獲勝利，於是彼等遂可離開戰時工作，重返平時生活，前綫多數人士自亦希望獲得較輕易而待遇較優之工作。……美國在各戰場均占優勢，實由於美國國內實業界與勞工大量生產為其後盾，始克臻此」云云。

會後，羅斯福總統將此次會議內容公開報告，並加以評語曰：「美國人民對戰局所存過份樂觀之心理，至可驚異；須知前途尚有艱苦之戰事！」

去年此時，一個英國的新聞記者（「新聞紀事報」通訊員麥律普·喬盾）在美國各地旅行五星期，拍出一個「旅美鳥瞰」式的電訊，有如下的句子：

「因為戰事的實際壓力還輕微得很，此地人士一時尙未體驗到所謂『平時生活』已一去而不復返……和平，正像電力或自來水筆或香水一樣，當貨物出賣。高壓力的推銷技巧把勝利當做購買新冰箱，新汽車……的廣告術語。和平即將降臨，你便能築一新屋，兌現你的戰時公債，不必再有什麼可憂慮的了。」

「整個的夏天由前線傳來迅捷而似乎是輕易的勝利電訊，舉國人士似乎都展險微笑。五千里外的前線兵士們或許感到寂寞與恐怖，受到痛苦與憂慮，但在國內的人民能有幾個不抱樂觀！」

「進攻西西里島的第一星期，美國的軍隊送來矚目的捷報：軸心國家的武器及兵士彷彿不堪盟軍龐大的軍事機械之一擊。那些美國的父親與母親們爲之欣慰；最初來的報道又是美國傷亡輕微，聽來更爲可欽似的輕微，據美聯社電訊，不到一百個傷兵飛回到非洲去。」

「報上報載這一次進攻以粗線條的大號新聞。正像播幕一場拳擊比賽一樣。把有些艱辛的鋁頭濺去之後，戰事開始像銀幕上的電影了；勇敢的美國人衝過藍色的地中海，而到金黃色的西西里的海灘上，豎起有星有綠條的旗幟，四周包圍着歡呼着的衣衫襤褸的男女老幼。」

這似乎可作羅斯福總統的報告的解釋，他的國內的情形在英國新聞記者的眼光是如此的，而參謀首長從諾曼第回來後已就看到這些而感到異樣了。

然而美國的記者們却表示「反抗」，認這位英國記者沒有看到下列這些：

「……門口排着燦爛金星的家庭（忠烈遺族之家），父母妻孥倚門倚閭的情緒，閉眼合手虔誠禱告的神態。還有那已經回來的青年，蹣跚獨腿，張着隻眼，半條手臂……這裏正有成千的如此家庭，成百的如是青年，而大部份的美國人都已親眼目視了，又何能忘懷於最後勝利與最大犧牲之將臨的今年！」

自由德國？

這是一段還未曾見諸報載的「新聞」——我時常有這樣一個概念：新聞已經刊載的便成舊聞，而舊聞還未被吾人讀到的尙是「新聞」，儘管這事實是在一個月以前發生的，或是兩年前產生的。

例如「自由德國」這個名稱，恐怕在讀者的心目中，還是一個簇新的名詞；而事實上「日耳曼民族解放委員會」在一九四三年就成立了，且據三月五日的「時代週刊」說：「很少的人士知道這一個複式的組織」。意譯的說來：「自由德國」不但在兩年前已經存在，而且已鬧成「變包案」了。

「日耳曼民族解放委員會」是德國共產黨徒、流亡旅行者，希特拉暴政下的逃亡者所組織的；主持人物是前威瑪政府時代的共產黨議員威廉·披亞克。他曾在一九一九年與盧森堡（人名，非國名）及里勃尼許等發動斯伯塔克斯（德國城市名）的革命。在蘇聯看來，這一個組織更具重要性。這是「自由德國」之一。

「自由德國」之二叫做「德國軍官同盟」；這是在史太林格勒攻守戰一役中被俘的德國將領所主持的，最著名的人物有：史太林格勒一役的德國主帥鮑勃斯上將，西里茨將軍，及俾斯麥的會係恩斯達爾伯爵等。

在近兩年來，蘇聯常利用這一批人物，以無線電廣播或其他宣傳方法，來分化希特勒的人民和其軍隊，削弱他們的作戰精神。據說，在雅爾達會議中，史太林委員長曾聲稱：決不將這一批流亡將領來組織崩潰後的德國。

據說，在雅爾達會議中，却並未談到：解散「日耳曼民族解放委員會」的一回事。

而蘇聯對於未來的德國却傾心於披亞克，決非俾斯麥的會孫，也非鮑勃斯上將。鐵血宰相俾斯麥，雖

會一度夢想一個堅強的「德俄同盟」；但克里姆林宮對他的「蘇德聯盟」的計劃。時間與空間都變了樣的了。

今年三月初，莫斯科的「戰爭與工人階級」(刊物名)對美國新聞界所「傳」的「蘇聯擬組織親蘇的德國新政府」一說，大發辯駁：「這是含有毒素的謠言，無稽的神話」。

美國新聞界之會播散這一種「謠言」的計有：紐約「泰晤士報」、勃爾的「太陽報」，及紐約「世界電訊報」；而著名政論家倡言批判者計有：D湯發遜，G白朗，WP雪姆斯等。

「戰爭與工人階級」上說：

「從烏有之鄉建築此無稽的謊語……蘇聯政府，被任何國家更爲努力，於消滅德國之再度侵略的可能性……『歐洲的專家』對蘇聯已有了成見……所以，對蘇聯的政策，製造種種的故事；而許多大編輯不加思索地刊載這一類無聊的聊天……」

紐約「泰晤士報」的社評闢，爲答覆莫斯科的權威刊物起見，作如下的論調：

「我們認爲：這一類謠言之所以傳播的惟一理由是蘇聯政府，在已往，不但創造耳曼民族委員會及德國軍官同盟，而且單獨支持這兩種組織的活動，這是單純的而顯明的事實。然而我們也贊同「戰爭與工人階級」所說的，自雅爾達會議後，他們已不復向德國人民廣播，宣傳了……」

但美國的短波無線電的竊聽者却仍舊繼續不斷地聽到「自由德國」的呼聲，從莫斯科廣播出來。

二、特寫稿之例

典型的特寫稿

我認爲寫「影評」或劇評，在新聞版內者應與副刊版有別。副刊版中近乎雜誌中所刊載的文字；新聞版者則較多介紹性的文字，讀來便多故事味道，因爲新聞不過是較新的故事，而一般不甚清楚的却想要更明瞭些的故事便有新聞性。

這裏便是這樣的一個典型：（大小標題，除片名外均照譯，但這僅有參考價值，無模仿價值。）

這一張新片（聯合藝術公司攝製）

——啼笑皆是 Hi Diddle Diddleo——

影迷們，也許會在賭紙牌一輸去五萬元，可以從這一齣狂妄的笑劇裏學會把輪盤賭具做定了而從賭場贏回廿二萬八千元的。在「啼笑皆是」一片中，那厄運的輸錢者是烏型的貝夫人（密麗蓓克），她在她的女兒（瑪塞史高脫）將要與一個海軍官佐（鄧尼斯奧基夫）結婚的時候宣布她已經將祖遺的財產輸光了。菲老先生，海軍官佐之父（亞道爾夫高那），便是無賴的驢馬萊人（僥倖的成功者），仗義來恢復貝夫人一家的財產，在賭窟中叫「銀行」（即莊家）破產。她的歌唱的同黨是吉布賽妖女玫瑰李的妹妹，裘痕·哈佛克。這一齣喜劇的進展因妻老先生的戀愛糾紛而複雜化，造成每一個新的高潮來延遲小妻先生的婚期，終於使啓程蜜月旅行的時間局促到以分鐘計算的境地。

概括言之，這是一齣好而刺激的笑劇，搭配整勻，演出也好。但「啼笑皆是」的最惹人重視的一點是梵倫鐵蹄時代的紅槍一時的蕩婦，波拉·妮格麗之重登銀幕，在此劇中扮演喜劇角色的一會事。影星妮格

麗飾二個惠格納式的（十八世紀德國著名音樂家）歌妓，嬌孟郁的。穿着華麗的黑白相間的顏色，她之活潑可愛，在喜劇中，正與她昔日星光燦爛時代一樣；而揮掌批擊，潑辣亦不減往日。當她的同演者說她「腹部下垂如牝牛」，此性急如火的河東獅子就對準面頰一掌。常有人勸她不必對孟郁的惹草染花野蠻的干涉，她叫起來，「野蠻！我給你看什麼才是野蠻！」她就高唱抒情曲。（女高音的嗓子是替補的）

當二十年前，妮格麗與孟郁初次在加省見面的時候，他被她的指甲所引誘而心動。她的指甲染得大紅的。「我的上帝啊！」孟郁喊起來，因為他從來還未曾看見過這樣東西，「你在流血呢！」薇拉，她自己相信，除了大紅指甲外，她介紹另一種時裝給好萊塢——白色的臉。

• 五十五元的三角袴。

前一次，她像一朵秋牡丹的時候是一九四一年，身邊只有十八鎊，匆忙地從當時尚未淪陷的法國飛到美國。她遇着曼漢頓最豪華的「大使飯店」的積欠七年的帳單。未付總數計八千五百元，其中房金二千五百元，現金支取四千五百元，此外為鮮花，美容室化裝費，藥品，電報及長途電話等費。但旅館帳單之外還有一家法國服飾公司的發票，共計一千七百另五元三角。這包括每條十元的手帕，值四百廿五元的白色絲織晚裝一襲，及一件薄紗的奶罩加三角袴，價五十五元。她對於債權人簡單地解釋「我沒有現款，沒有首飾，沒有傢具」，而她最後一張影片還是一九三八年柏林攝製的；到現在她還未曾賺過「一分」錢。

薇拉，妮格麗，原名河泡羅尼亞，夏魯貝克，（據她自稱她之所以改姓妮格麗者因為義大利女詩人麗大，妮格麗是她童年時代的典範人物），據報道所載，生長於（一）勃倫堡，（二）耶諾華，（三）里澗諾。什九她是生在波蘭的。她的年齡却更難確定，曾經刊載者大約生於一八九七——一八九九年間，據薇拉自稱，她生於一九〇三年。她的父親，名字從未變更，叫做喬治。夏魯貝克，據傳，是一個吉布賽人，或波蘭的羊毛商人，或匈牙利的農人，而死於一九〇五年，據說因參加俄國革命，充軍西比利亞，被哥薩

克騎兵所殺——他的妻及女遂遺留他處。

· 情感的奴隸。

她任主角的第一張影片是「愛與慾」，由她自己寫劇本，導演，及攝製的，在華沙。因之德國電影界巨擘雷音特德聘之赴德。翌夜，她即躍登銀壇紅星，與歐密耶賽合演「卡門及情慾」。

當「情慾」一片，那勃萊夫人之戀愛故事，於一九二二年，在曼漢頓創造賣座新紀錄時，波拉橫渡大西洋，美富影聞人左格特地趁一船在半途迎迓，外加警察前後左右護衛，軍樂隊，鮮花，及四週包圍着的攝影記者。左格定一「三百人的宴會」，席間酒費五千二百元。在好萊塢，波拉以蕩婦馳名之聲譽與「禁宮春色」俱增（孟都是主要配角）。在六年中，她拍了二十一張影片薪金漲至一片三十萬元。

· 希特勒會哭過。

波拉只結婚過兩次（在一九一九年與波蘭男爵陀斯基，在一九二七年與俄國皇子米佛尼，於一九三六年佛羅立陀馬球賽中殞命）。她隱蔽她的羅曼斯，將它變做神祕故事，小心地不宣布她的未婚夫的姓名，也翼翼地漏露一絲線索，關於他們的國籍，職業，財富，及著名的特點。富翁及名人，曾一度謠傳與波拉訂婚者，計有芝加哥百萬富翁麥考密克，英國百萬富翁基斯頓上校，影星梵倫鐵諾，卓別麟。最有名的人物與波拉的芳名發生聯繫過的是希特勒。這最驚人的傳說曾登載於半個歐洲的第一條新聞上，據說，曾使獨裁者為之痛哭流涕。戈培爾認為她是猶太種。希特勒曾將波拉的祖先及家譜查過，證明她是「波蘭人於也是阿利安人」。波拉說，她從來沒有看見過希特勒。

波拉也說：有聲片的改進於她之難好萊塢（一九二八年）毫無關係。在歐洲，她拍過一張英語片和一張法語片，一九三二年尚且回到美國，主演 RKO 影片「靴雞司令」A Woman Commands。正在拍攝的時候，她暈過去了，據她說是「慢性盲腸炎」，幾乎殞命。此後幾年是她的命運不佳的日子。她後來旅行演唱，一天上演四場，會兩次不准離美，阻止她到法國南部黎維拉去拜訪他的母親，因為她欠美國政府

所得稅八萬元，德國也禁止她入境。

上星期，在好萊塢的一幢法國式的公寓內的單房間裏，波拉在研究占星學。她說：「我簡直不能活下去了倘若我不與星爲伍。我不曉得怎樣來下一個決心！」

上面的文字，倘若我們來加以分析，那末我們就可找到下列的特點：（按照先後次序）

一、新片簡單介紹，情節與人物，而引出「主角」波拉·妮格麗。

二、妮格麗與孟郁初見時之回憶，不勝滄桑之感。

三、她的較近狀況，反映她過去的奢侈生活，又有滄海桑田之感。

四、她的小史：（一）出生，（二）父母，（三）投身影界，（四）躍登銀壇——在在均顯示她的個性，浪漫不經，仍舊以「昔日聲譽今何在」爲站腳。

五、她的情史，着重於希臘，俾與戰時人物相呼應，造成香豔、刺激、激憤三者俱全的氣氛。

六、最後段以她最近的自白，而結句更多「青春美不再來」之餘味。

本文尙有顯而易見的長處：（一）全文有中心思想——滄桑之感。（二）有地理、歷史、民族之背景，因爲這是一篇特寫稿含有修辭美的象徵。而時代週刊的編者爲加強「滄桑之感」的氣氛起見，在三行排列的文字中嵌入插圖兩張：

左面一張：（圖面）「禁宮春色」之一鏡頭，妮格麗、左手一面，她的手握在孟郁的掌中（註解）「妮格麗與孟郁（一九二四年）」

右面一張：（圖面）「啼笑皆是」之一鏡頭，孟郁、左手一面，怒目反視，妮格麗的左手扶在孟郁的左肩。（註解）「孟郁與妮格麗（一九四三）」

似乎不經意的將兩個名字的先後次序顛倒一下，予讀者多少酸辛的直覺感，照片上位置及神態之巧合更屬天衣無縫，嘆觀止焉。

道格勒斯成功略史

「道格勒斯是美國空軍的基石，塞維斯基上校會作如是肯定的詮釋。

陀奈爾達·威爾士·道格勒斯，今年五十二歲，是全世界最大的飛機製造廠的總經理，却是一位既不歡喜御空而飛，又似乎對航空專業的前途抱着悲觀的態度者，倘若你是一個記者想徵詢他的意見時。

一次在長程飛行之後，他在渥克拉哈瑪城降落，記者們就圍着他問他對關於該城二千五百萬元的航空站的建築工程的種種，他却說：「倘若你們真的要曉得的話，我想你們都是瘋子！」

又一次他發表戰後航空計劃，簡單而率直，說：「把現在所有的飛機廠都停閉起來！」

他之所以如是說話，或者如是想，一部份因為他是一位製造家、埋頭苦幹的製造家，在他的頭腦中絕無做夢的餘地；而主要的部份因為他是一位工程師，對於飛機的「情感」僅限於機械上的式樣，況且他對準確有極強的慾望。

夢也許會現實的，但藍底白線的圖案畫是千準萬確的。

「一件最準確的機械」

道格勒斯本人就是這樣一件最準確的機械，他有使人認為荒誕不經的永不變更的生活習慣，正像一個鐘擺按着節拍似的行動。

去年，他造成全美國飛機產量的六分之一，你相他是怎樣造的：

在他的白磚的西班牙式的別墅中，他於七時三十分起床。他的床邊並無鬧鐘，但他決不遲起，要響不更，分秒不差。在他的床邊，正像一個詩家放着一枝鉛筆和一些紙，恐怕逃走突然在半夜中來的詩潮一樣，他有一架計算機，在這上面他時常打上他自己的數學上的「幻想」。八時他進早餐，那又是永不變更的一

隻雞蛋，一塊白麵包及一盃黑咖啡。九時之前，他跨進他的林肯牌的跑車，在魚池旁兜一圈子後，十分鐘抵達他的聖他蒙尼加工廠。他下車後，恰恰二十四步，走進他的私人辦公室，寫字檯上堆着他所設計的典型的信件和工程報告。寫字檯前面是滑格勃斯式飛機的模型，銀色的赤目魚和鏡，大書着「永不後退」的格言。

寫字檯上另一件陳設品是六根烟斗，他就開始他的呆板而謹慎的工作，繼續不斷地從他的烟針中噴着煙，偶然吸一枝香烟。

接見訪客，他有一種固定的方式，即使那來訪者是他的副經理也並無例外。當有人進來時，他取下他的眼鏡，放在桌上，將檯燈熄滅而靜聽。到了某一時期，他便重新戴上眼鏡，開亮檯燈。這就表示接見的任务已完，不管那位客人尙在流利地敘述他的計劃的中途。

剛剛十二時十分，他離開他的辦公室，走過「洋國大廈」而到他的私人餐室。每天的午餐又是永遠一樣的肉餅，黑咖啡及巧古力聖代（聖代爲冰淇淋上加些雜色水果）。進餐後，他立即回到辦公室繼續他的工作。倘若他接鈴叫他的書記進來，對某一封來函作答，他便說：「告訴他胡桃！」（胡桃，在英語習諺上的意思便是「笨坯」表示拒絕或反對的意思）五時三十分左右，他駕車返家，又是在標準的十分鐘的時期中。晚餐六時半，最後的一道點心總是巧古力聖代。

在夜間，他大都是獨自一個人坐在壁爐旁看書，在他的藏書室中。他的太太，愛女，及孿生子都在樓上聽無線電播音，而他却懷恨播送目的，不許樓下設置播音機的。有一次，他答應他的太太伴她去看舞台劇，他的一隻手臂已經伸進了他的夜禮服，但經他重新考慮後，他仍舊靜坐在家中。

惟一的時候他偶然破例而更改他的鐘錶式的生活習慣者那一定是他出海駕駛他所心愛的帆船恩蒂靈號。駕駛遊船及吹薩格爾式的軍笛是他的嗜好。他練吹軍笛也是機械化的，他先買了一隻笛口，練習吹，同時練習指的動作，熟練了，才開始吹笛。

「一間理髮室的舊址」

他在幼時，生長於勃勞克林，就只有兩種慾望：準確及飛機。他的父親是一位銀行家，希望他成一位海軍長官，但他却有別種念頭。他在阿那波立斯（美國海軍大學）讀了三年，他却把所有的可能性的暇時研造飛機的模型。

畢業後，他轉入麻省工程學院。他在工程大學時，他設計第一個飛機上所用的避風管。因為這一次的成功，他在馬丁飛機廠獲得職務。當他廿八歲時他已是副經理兼主任工程師，但他並不滿足。他要造他自己所設計的飛機。

他的袋中僅有六百美元，他辭職，到加利福尼亞省，在洛山磯的理髮室的舊址中，設一辦公處。他的夾袋中：一架飛機。

不久之後，一架道格勒斯式的魚雷轟炸機的模型獲得美國海軍部的賞識，他獲得一個十二萬美元的訂造契約，於是他向洛山磯的商人借款，在一所攝影場的殘瓦中，建立第一所道格勒斯飛機廠。

到一九二四年，美國陸軍部跟他訂立造機契約，不過只是四架飛機；但這可使他躍升而高踞航空界的寶座了，因為這四架飛機就是世界著名的DN C式，有人類歷史以來完成首次環球飛行的。

於是在一九三二年，橫串美洲及西部沿岸航運公司來請教他；他們要一種新型的變發動機的民航機，能比任何已有的商用飛機飛得更快，載得更多。已往，他只造軍用機的，因為他相信政府的信用可靠。當時有人懷疑他是否肯打破他的成見？他在一星期內完成他的模型。這一種飛機使航空界整個的改變，而道格勒斯穩居巔峯。那就是DC 1式，享盛名的DC式飛機的第一種，事實上為美國國內航線占百分之九五的服務，到了今日，在美國的天空，幾乎是日常經見的燕子了。

「他的製造廠爆炸了」

一九三九年戰事的陰影已籠罩着整個的美國。道格勒斯廠這是一個中型規模的組織，在聖他蒙尼加及

愛爾西根陀兩處有製造廠而已。那謹慎的道格勒斯並無意於再加擴展，雖然他的背後已有人肯幫助他七千萬美元的資本。在他認為，過於龐大的造機工程會影響他的新機設計。但是美國陸軍部終於使他改變初衷。

「你不到地獄去。今天，你就得去塔爾磨！」

「難道要我到地獄去麼？」他回答。他問：「你到地獄去幹什麼？」

「從此以後，道格勒斯飛機廠不能說是擴展了，那簡直是飛機廠的工廠。道格勒斯說：『我們上海化了。』」

在塔爾磨有投資三千五百萬美元的製造廠一所，職工一萬六千人。在聖地牙哥有投資四千五百萬美元的製造廠一所，職工二萬人。

在長灘有投資三千萬美元的製造廠一所，職工四萬三千人。在聖地牙哥有投資三千萬美元的製造廠一所，職工四萬四千名。

在愛爾西根陀塔爾磨三千萬美元的製造廠一所，職工二萬一千人。

此外還有一百所以上的小規模的製造廠及修理站滿佈於全世界，從波斯到中國。

此外還有六百萬架的飛機從七五〇九（一九三九）增加到一五六〇〇（今年一月），週薪金額

由達四百萬美元增至一億零九百萬元。飛機發動機，每小時三百英里以上的A20式驅逐機，四發動機的

空中堡壘及解放式重轟炸機（空中堡壘原屬波音廠的出品，但道格勒斯廠建造一半；解放式原屬統一廠出品，現由道格勒斯廠建造五分之一）；DC3式運輸機，C47式陸軍運輸機，四發動機，六萬五千磅的C54式巨型運輸機，及海軍用單發動機的SEB式的俯衝轟炸機（據統計為擊沉敵艦噸位最高紀錄保持者）。

「他怎樣管理工廠的」

儘管遭遇炸裂似的發展史，道格勒斯廠並不像其他的造機工廠感到生產上種種的困難，推其理由有三：一、該廠對於造機一項有龐大而深刻的知識；二、道格勒斯時常有最佳工程學識的專家包圍着他；及三、他為工作而選拔人才，一經甄用，予以全權。

例如他的屬下有：

奧瑟雷蒙，四十四歲的副理，負工程部的全責，性地光明磊落。他的家庭是開旅館的，希望他從事於旅館專業。他却到波斯頓大學，攻工程科。在一九二五年，道格勒斯拍電到波斯頓大學。徵詢一個最佳的研讀壓力分析的名字；那回電是：「奧瑟雷蒙，他即前來就職」。

菲立達·柯嫩脫，五十一歲的製造科的副理，康奈爾大學畢業的工程師，初進道格勒斯廠時僅領五角錢一小時的薪金。

阿佛·勞却倫，交際科主任，俄國生長的赫斯脫系的記者；他本來是一個難民，到美國後才研讀英文，十七歲時在一月五金店裏當一個小夥計，賺週薪七美元，而且是一個社會黨人。一九三七年他已成名為西岸最佳記者，乃為道格勒斯所羅致。他主要的工作是設法使他的經理像一個偉人，但在這一點上他是失敗的，因為道格勒斯的刻板式的生活毫無製造新聞的材料，然而他是靈敏的，這裏是一個例外：

某一時期，加省南部的飛機工人發起罷工增加工資。戰時勞工局終於決定增加工資。道格勒斯廠不知從何種線索預先獲悉此項決議，遣交際科主任就立即趕赴報館（當然是道格勒斯的機關報），在勞工局未

公開宣布之前，用四大張寫稿公。公司如何向勞工局盡請增薪而獲批准的詳細經過情形。

但道格勒斯對於處置工人的問題的最有效的方針却是工人更替，勤勤彌多，而不影響他的出品水準。他的管理及工作分配種種簡直是天才的成就；換之福特廠及波呂廠均近在咫尺，這兩廠都時常有工潮，他的工廠却從未停頓。

他的工廠內，工人利益科是相當龐大的，但他並不採用特殊獎券的鼓獎方式，也不額外賜惠對工人表示憐憫的態度。他的方針是直接的公開的，予工會領袖們無乘隙可入的機會。他化了六年的心計，使他的十五萬六千的職工中僅有百分之十五參加工會組織的。每十二個工人中只有一個或二個技巧熟練的固定工人，你就可想像得到他的工作分配的細膩精密。而這一個或二個的固定工人也許不久也會被辭卸的。

他為全公司盡職服務，屈總經理之位，每年領薪金十二萬美元，而且用得很儉約。公司的官利是很低的，雖然每年有二百萬萬美元的營業，一九三八年以前是八釐，現在只保持三釐標準。

去年年終，他已交出一萬五千架運輸機；在戰爭未結束前，美國全國將製造四十五架運輸機，而道格勒斯正屈指以計必能成他所應盡的部份。

中航機及越喜馬拉雅山而來的運輸機就都是道格勒斯的DC式機。

美國的「花木蘭」

一九四二年五月下旬，霍露夫人（未出嫁前她與威爾·柯兒波）就任美國「婦女陸軍補助隊」的指導，招募美國婦女入伍；到一九四四年底止，她正式授命為上校，而她也所領導的隊伍，也經議會通過，正名為「婦女陸軍隊」；然而她的組軍計劃不但遭遇種種困難，到現在，請纓從軍的婦女也還不及理想的數字，那原因是誰都想得到的，輕蔑的嘲笑和社會不良的反響。

例如：天主教神父西里主教對召募婦女入伍一事，曾公開聲言：「這是對於家庭組織一個最嚴重的障礙，危害及於一個真正耶穌教的民主國家的基礎」。

在蘇俄時代雜誌預備一張照相，上面是霍羅先生現着苦臉，坐在地毯上，陪着兩個孩子，前面堆着雜亂的玩具。而予以談話的霍羅先生及其兒女——美國陸軍徵募他們的母親去了！」

據霍羅夫人研討及推測的結果，美國婦女入伍不甚踴躍的原因是美國的男子，他們是出奇的歡心腸，而女子就變成情感的奴隸了。

然而美國的婦女也有作如是的聲辯者，「婦女陸軍隊的人們一定能耗廢許多時間來鋪床、摺被、操練及開步走到婦女軍隊的職事更大的助力在做一種平民的工作。軍帽太難看，只配霍羅夫人戴的，只有她戴的才顯得精神。」

這些話雖然使霍羅夫人聽了頭痛，然而使她感到煩惱的是訓練營中傳來的消息：

「這些話雖然使霍羅夫人聽了頭痛，然而使她感到煩惱的是訓練營中傳來的消息：浴浴動盪於床褥，過時不返。有幾位不慣起居，酗酒取樂。那還是少見的情形。常有的情形則是：新兵的威靈頓樂器，」因為她們究竟還是尋常的女性。

十許幾年前由底中美國的婦女隊已經有三千零零二人派遣到英倫、北非、埃及、新幾內亞、及印度等處，不曾發給她們開領到美國：

她們設法找到些娛樂，男子請她們的約會較她們有生以來更多。在空襲時，她們實現（？）她們的雄心正準備從迷迭的，踴躍於激溝中，爬回到床上，解除警報後，她還沒有醒過來。長官問她：「今天這些御遊者對他如何答着說：「在軍隊中，我的心很慌！」

霍羅對她們擠在一輛卡車上，幾個軍官又將跳上去。「噲，長官啊！放些良心出來，這輛車已經滿載到滿載她說，那位高大的男性長官說：「小姐們，這輛車曾經裝過十八個兄弟們，我們相信總可以裝

得下十八位婦女隊吧！」那拚緊的她終於吶吶地說：「但是男人只有肩膀闊一些呀！」

但在霍羅夫人想來，婦女在前線後防都有工作可做。在補助隊最初辦時期，婦女可担任交通及行政上的專司職，卡車運輸，及烹飪。現在，婦女隊訓練班的畢業生已能負責二百三十九種工作，例如譯編密碼，軍器管理，繪製地圖，調度車輛等工作都可順利服務，有時且優於男子。她們之中也有眼科醫生，外科助手，化學家，測量家，電機工程師，煙囪檢查員，傳令站管理員，無線電修理技師，五金工人，防空氣球裝置員及警犬訓練家等等。

在艾森豪威爾將軍的司令部中，第八航空隊各據點裏，她們從事於設計，摹印，掌管機關，繪圖，及整理戰事照片等工作。她們也能表現她們的整潔的外貌和勤奮的工作而充分揭露活潑欣然的神態。司令長官認識她們的工作和效率，向國內拍電，再予徵派。

可是霍羅夫人礙難如命，美國有五千萬婦女，到現在應徵入伍者僅十七萬餘人，每三百個中自告奮勇者一人。

加拿大有四百萬婦人，自動參加陸軍者已三萬餘人，幾乎每一百五十人中有一人入伍。

在英國，婦女亦服兵役，八百六十七萬婦女中，七百七十五萬已從事於全日的軍事性的工作，其中最少有二百二十萬入軍役。

在蘇聯，好幾百萬婦女參加防空隊伍，無數的婦女會對納粹軍佔領時作游擊戰。蘇聯政府已予四千五百七十五位英雄以戰場上特殊忠勇的獎章。六位婦女已獲得蘇聯最高的軍事榮譽。

美國婦女，對於上述的例，也有感到慚愧的，也有認爲此乃時勢所造成，因爲蘇聯的戰事是在她們本國的疆土上，而英國的家庭經遭慘烈的轟炸。更進一步推論：倘若婦女爲保護她們自己的家庭而作戰，她們必將更爲踴躍；倘若她們能戰事服務的範圍得一更相接而主動的工作，她們必將更爲勇於入伍！

於是，納粹的廣播電台唱着「美國的婦女根本不配上前線的！」

東京上空三十秒

(書評之例)

珍珠港之後，二十四位美陸軍航空隊的軍官被召集在密尼阿波立斯城的一所大旅館裏。上峯的命令是徵募「從事於一樁危險，重要，而有趣的任務」的義勇軍。此外別無其他的解釋。二十四位全體自告奮勇。

從聖圖子的路線，他們飛向弗羅立陀州愛爾琴機場。在途中，少校坦特·勞森就挑選四人，算他的隊員。這當然是地痕，但文泡，副機師（「我喜歡他駕駛的姿態」），查理士·麥克奎亞，領港員，鮑勃·克萊佛，轟炸員及大衛·塞却·拾手兼工程師。磨集在作戰部的辦公室中，隊員竟已增至一百四十多人，杜立德上校（此役後即陞少將）說：「倘若你們這一般人之中有以為這不是一樁最危險的事，正可不必受此訓練……倘若你們已經猜着我們將到什麼地方去，不許瞎談你所猜的。」

勞森少校，因為亟於想一展身手，對那加緊繁重的訓練毫不介意（「我們的飛機於每晨七時就升入空中，有時到夜裏十時還在空中。」）他想那B-24式是一架靈活的戰機（「北美航空公司所出之密却爾式中型轟炸機，但上面的無線電機件，機底的炮塔，及瞄準器都拆卸的」）

三月杪的某一個下午，十六架B-24式平排在航空母艦「黃蜂」號的甲板上，閃爍發光。母艦的兩旁駛着巡洋艦與驅逐艦。第二天早晨，杜立德正式的告訴他們進攻的目的地：東京，橫濱，大坂，長崎……任擇一處。他們將在中國的小機場着陸，加油後，在重慶聚集。這將是單程飛行，一炸就飛，每一架單獨作戰。「倘若我們都到重慶，我將開一最大的你們所未會見過的慶功宴！」

四月十八日的清晨，冽風銷骨，波濤亦烈。左邊的一艘驅逐艦突然開炮。「一艘迂緩航行的船開始噴

出濃郁的「黑煙來」。在三分鐘之內，美國的砲隊擊沉了一隻渺小的日本船。但三分鐘的時間已足夠發出一個緊急的警號。原定計劃是四百英里處施行夜襲，但現在只得改變計劃，成爲八百英里處白晝襲擊。勞森聽見杜立德喊着：「上帝，可惡的，我們去吧！」於是，你們就飛行。（隅按：據另一紀載：起飛處離日本海岸爲七百四十英里處；遇日本小船時爲七時三十分，八時在甲板上齊集，八時二十分杜立德首先起飛，除杜立德所駕者係有隊形之三架，除均個別飛行。）

午後二時，勞森及他的隊員看見日本的海岸了。飛得極低，他們看見開着花的果樹，阡陌交錯，農夫耕耘。飛過一艘「最大的，看上去最肥的航空母艦」。每一寸的海岸線是碼頭，擠着大小船隻。幾乎與屋簷齊肩地飛向他們一連串的四個目標。紅燈亮了四次，炸彈每次一個，勞森曾回視一次，看見一月煉鋼廠，飛起它的牆梁，然後四散分飛，而「解成一堆黑而紅的彩雲」。（隅按：據另一紀載，敘述較詳：「我們離地只卅尺。我們所看見的第一樁事物是一隊驅逐機，在我們的頭上練習，但他們沒有注意到我們。於是我們飛過一飛機場，有許多飛機起飛或着陸。我們就在旁邊直飛下去，他們也不會注意。我們在一所電力廠上空排齊，有氣球在我們的左邊。我們投下四彈，三枚均中目標。杜立德說他看見那東西比我們還飛得高。還有一位說他看見一個人坐在椅子上直升空中，但這也許是說說罷了。我們沿着街道直飛，恰在屋簷之上，甚至於看見兩個兵士斜倚在路燈的柱子上。然後，高射炮火緊湊了，所以，我們飛向海灣，飛得極低極低，水花濺在機殼上。我們飛過整個的海灣，有一艘戰艦七艘潛艇，但沒有向我們放射。油灘上晒着許多正在享受日光浴的人們，他們還對我們搖搖手呢！我們中的一架遭過截擊，大概是五架零式或一架九七式。機上的槍炮一開始回擊，就將炸彈擲在海灣內而向海外直飛開去。我們看見一艘拖船——它大得看見我們——發瘋似的突然開足速度向前直開，然又調轉頭來又開足速度向另一方面直開。當我們的飛機一架一架的飛到，於全市各目標投彈使好幾處起大火，各處湧起火光與黑烟。有一個說他擊中一艘遠東中的母艦，竟即傾斜。別的飛機轟炸長崎，橫濱及大阪。根據命令，我們並不轟炸皇宮。後來從情報方面

探悉那裏面的人因防空壕建築不固氣閉而多於直撲炸中者。一過由國海時，大雨傾盆，在五百尺內，海水與空氣幾乎分不清。在這種瀾瀾的空氣中，香烟失去了滋味。那天夜裏，怪誕的峭尖的嵩嶺從霧中升起來了。他們簡直是盲目飛行，祈禱着他們能及時着陸。當勞森決定升轟，然後再藉願對直衝，那就是準備放棄飛機了。正在這時候他們看見一條海灘，勞森就低飛，着水前進。機師但文泡把油门關上，突然間引擎發動機都咳嗽了，他們的飛機獨鵝的時候，離岸尚有四百餘碼。(據勞森記載：「傍我國海岸時適夜半時矣。」)

勞森坐在他駕駛員的位子上，可是水深十五尺，下面是沙。他的失去知覺的手伸下去。撇開坐椅的皮帶，而氣體救生帶使他浮到水面。離岸得不能游泳，隨浪升降。在微稀的亮光中，他看見那機尾上的兩舵，「獨出在水面上好像發生的墓碑」。最後一浪送他上前，他的腳下觸着沙，便聽到灘上。他站起來，兩腿搖曳不停。在驟雨之下，他晃着圈子走着，嘴裏不斷着奇怪的咒罵。他的正面一排的牙齒往裏灣起來，他將他的大姆指伸到嘴裏，想把它扶直起來，牙齒都落下來了。他試了試下面一排的牙齒，也都落在他的手裏。他立在雨中，手裏握着一把排的牙齒，呆若石像，但文泡過來了，「上帝啊！你的臉怎末啦！」

模糊地，他們覺得沙灘上還有兩個人。轆轤着過去，麥克奎亞受了傷，低喊着痛楚，克萊佛匍伏在沙上，頭垂在兩臂之間，水過膝，似乎聽見他的血滴在水上的聲音。後來，塞却也在海中走來。他們又聚在一起了，五個人。

此後他們所遭遇的也就是別架飛機上的隊員所遭遇的。飽受創傷，身神疲疲，而空中受倭機的搜尋，地上感倭兵之追逐，那般美國的空軍却被一種「部隊」、肩起來，予以安慰，而到達安全的境地。什麼「部隊」，他們自己都不會知道。

勞森只叫它是「無從捉摸的中國協助的機械」。但這並不是機械。一連串的人類，保護性的，靜默的

，富有效率的，肩負着他們從一個避匿之處到另一處。幾乎兩個月的時間，勞森及其同伴經過一大塊的中國版圖，在平底小船上，海中帆船上，挑在肩上，兩人抬的帆布床上，以及轎子，木炭卡車，公路客車，流線型大汽車，火車，飛機。大部時間，一位青年的醫生，C醫生總在他們的身邊，他永無倦態，和魏仁慈，而學識淵博。有好幾天，恰在蘇炸之後不久，C醫生日夜不斷的步行，夜裏走二十六英里，白天走二十六英里，搬這幾位受傷的勇士們到他的父親的醫院裏。『他是我所見過的人類中最忠懇的一位』。

C醫生給他們一所屋子住下來。勞森的腳踝上的腫痛幾乎延到膝蓋處。三天後，零一架B25式機上的隊員抬進來了，同來的一位飛行外科醫生魏安脫，他就替勞森施行輸血的治療法。C醫生就每天替他打針到他的臂上。後來有一天，勞森實在忍受不住那爲了腐肉所受的一針一針的痛楚。

『惟一的辦法，倘若你不能忍受的話，你便犧牲這條腿！』

『爲了耶穌的道理，取那腿去！』你告訴魏醫生。

他受了一枚全身麻醉劑，他看見醫生的雙臂動着，他自己的腿舉着，血管縛緊了的。他眼看醫生手裏的銀鏟上下動着，耳聞鏟齒摩擦的聲音，『然後那幾乎是時隱時現的音樂、和深深的、深深的靜寂，在他的心中。』他終於眼睜睜的看見兩個看護扛着一條腿出門。

他們之中也有人把降落傘上的綢布送給一位美國女教士，做結婚的禮服的衣料，杜立德安然抵重慶，由蔣委員長親自作東，開盛大的宴會。

上述都是一九四二年夏天以前的事。

入秋之後，十月的某一天，國際電訊社的體育撰述勞勃·康雪達痕收到一封信，由他從前做過的一家報館中的印刷工人寫來的：

『親愛的勞勃：

第四類 舉例

八七

我現在住的地方，恰與坦特，勞森隊長毗隣，他是一個飛行員，轟炸過東京的。勞森在途中失去了他的一腿，他想寫他的飛行故事……你想你可以幫助他麼？」

康雪達痕先從空軍宣傳局獲得與勞森談話的准許後，搭火車到華盛頓。在那邊，他遇到一位廿五歲的飛行家，已從洛山磯初級大學畢業後，現在繼續讀書，白天在校裏攻讀，夜裏在道格勒斯飛機廠工作，睡在圖書館裏。一個不自傲也不自足的青年，斷腿後並不予他嚴重的打擊，勞森想把他的故事刊載在報上，試了幾次，自己看看也感到不滿意。他需要他的故事付梓。他的妻（他與初級大學的女圖書室主任結婚）剛生一女。當康雪達痕在他面前出現的時候，勞森隊長就把他不能寫紙上的話傾箱倒篋地吐了出來。

在新聞界中，康雪達痕，三十六歲，寫體育特稿已十二年，可說是富有經驗者，而且以到處都可以寫稿馳名的。他的編輯之一會說過：「在世界棒球錦標賽中，我們呆看着勞勃，他的打字機擱在行李車上，車務員在旁邊擺搭客上車，剛剛九分鐘，完成一長行的特寫稿，而且是淋漓盡致，文情並茂……」這時候，他，面對着勞森隊長，專心一意地摘記下來。

他趕回紐約，在火車上，打完十三頁，下車携之赴謁「水手」雜誌的總經理兼總編輯。「水手」給勞森隊長一萬二千美元，算作首先刊行權，第二天早晨，從上午九時一直到翌晨三時，康雪達痕與勞森隊長完成「東京上空三十秒」，共分六章。勞森在每頁背後加上他的改正。

綜計是役也：美飛行員八人被俘，其中三人已被慘殺；五人飛抵蘇聯，入機被扣；一人陣亡；二人失蹤；五十五人逃過美國，大部重上前線；八人留居我國，加入第十四航空隊。

十六架B29C型轟炸機全毀。

以軍事效果言之：（一）散開四處之轟炸於日本之工業不能有嚴重之打擊，（二）日本人民當時略受驚怖，此後士氣恐必激奮，其防空設備亦必因之加緊，（三）敵人即追蹤先轟炸機則竄入衢州機場。

然是役也，整個美國爲之興奮，正當美國人民需要振奮之時；我國朝野爲之興奮，恰在我國抗戰情緒有往下衰頹之趨勢。而「東京上空三十秒」一書之出版又使上述的效果有了一個新的估計。因爲這是一個最詳盡的敘述，最動人的描寫，凡讀過這本書的人一定會立刻感覺到，深刻地意識到：

一、對於美國空軍人員的勇於作戰，敢於冒險，堅毅耐勞，英雄本色的質地將毫無疑義，再不躊躇；
二、對於我國民族的個性，有亙古遺傳的聰敏，普遍發展的仁慈，幹練應變，協衷共濟，亦昭示於盟國人士而無遺。

三、名記者之例

美國記者的等級

在美國，記者的確是「無冕帝王」之一種，不像我國報業的一貫觀念，記者似乎不及編者來得「高貴」的。實際上，美國的記者與我國新聞從業員有相同的一點，其「晉升」和收入的增加端靠經驗及逐步遞升的。

我國新聞界的「銓敘」階級大致是這樣的：練習生——助理校對——校對（有時兼本埠採訪員），——助理編輯——編輯。

另一途是徑則：翻譯員——撰述——主筆。

在美國，記者的地位就未必低於編輯，敢說時常高於一般編輯；根本分爲外勤與內勤兩部門，其身價之高低端視其本身之成就而定。而一個名記者大致是「一步一步爬上去」的，那就是：

第四類 舉例

小市鎮的記者——市區記者——大市鎮記者——京都記者及國外記者，另一銜敘方式則是：不具名的——具名的——特訊稿由「文稿公司」Syndicate代為轉賣於各地各報者。

寫了一篇稿子，刊載時不具名，那當然是經過編輯，修改，整理的了；所以是「起碼記者」。文稿前具寫者的筆名的便重視那寫稿者的身價，就成為「名記者」了。一篇稿而登載於許多報上，具見所寫之稿的新聞價值。

專長的記者亦有其特殊的身價，如體育記者，甚至於棒球記者，都可因其作品得讀者或批評家的褒獎而增高其地位；我國最近趨勢對於專長記者的眼光已有轉移的動向，因為這一類的特寫稿的確能吸引一部份的讀者，藉之增加銷數，而使然的。

我國記者對於所寫文稿具名與否不像美國記者那樣重視，在已往雖然有幾位享相當聲譽的記者，但報館方面有些認為：報紙本身有風格，故不主張每稿具名。窮以為：報紙本身的風格是編排格局，取材標準等編輯工夫所造成的，並不是記者所寫的文稿所能造成。何況記者之能否成名及其所寫文稿的作風都是記者本身的問題，似乎非整個報紙所應干涉的。至以防止「夜郎自大」，那更不值譏者一笑。

戰後，因新聞可自由競爭的，記者身份也有超過編者的可能；最低限度，外勤記者的待遇與水準一定要提高不少。

美國新聞大王——赫斯脫

威廉·蘭道爾·赫斯脫，毫無疑問的，是美國無冕帝王之一，他握有十六家報館，八家雜誌社，四個無線電廣播台，一家電訊社（國際電社），遠東戰事前上海香港均有分社，（一家攝影新聞社，及一家

特稿、編銷處 (Feature Syndicate) 凡是文字，圖畫，或照片能吸引廣泛讀者的，此類機構即向之出高價收購和簽約，復轉售於各文化機關，謂為美國文化界之托拉斯也可。

他本人不但是「新聞大王」，而且是藝術品收藏家，黃色新聞的創導者，發行本位的信徒（即認新聞事業為發達以推廣銷路為原則），記者，改革家，政治舞台人物，專欄稿的撰述，及萬萬富翁。

他今年八十一歲了，每天必作一小時的網球運動，他的網球技術不能與瑞典王格斯吐萊第五（他也過八十歲了）相比，從來不計勝負，立着不動，順手揮拍，彷彿對方只應該打倒他的近手邊似的。體高六尺二寸，並不因奢論而略示衰頹，他對出版事業仍時常發表新意見，他的報紙亦照樣保持一貫作風——鋒銜四射，詞氣泛濫，刊載些粗線條的，予人以深刻印象的，武斷的，有時不甚正確的，針對讀者心理的驚人論調和特稿。赫斯脫系的報紙對以時局的態度則是劇烈攻擊「史太林藝術式的雙重政策……」，堅決主張對日作全民戰爭」而加以龐大的「今日」或「目前」的字樣。

去年五月初旬，他却在極簡樸的儀式下過他的八旬壽辰，借座以昔日影壇紅星曼琳戴維絲的別墅中，與四對子總及幾個報館經理等歡敘一天，談談笑笑，並且照樣拍一回網球，聚食一個插着十六支蠟燭的紅母相間的生日蛋糕。當時他對編輯及記者說：「要有禮貌，下筆不妨客氣些，實已恕人。使報紙本身及新聞從業員更受人歡迎！」

敵對系統的洛山瓊的泰晤士報社評論內含有如是句子：「……就是一般向來跟他表同情的人們，在這時候，鑒於他的浪世難忘的事業成就，也願為他祝福！」

此次大戰中最優秀的戰地記者——歐尼·派爾

美國有「全國第一條新聞學會」，每年對報章上所發表的，無線電所廣播的，及照片所拍攝的，作綜

合的批判，給予榮譽獎金，計分十二種。一九四三年之「最佳國外特寫通訊」的得者是歐尼·麥勒·派爾，筆名「歐尼」。

他是美國南部印第安納省的農人，廿二歲始投身新聞界，成名時四十二歲，貌不驚人，軀幹脆弱（僅一百十磅），沉默而不惹人注意的一種人物。最初是本埠採訪，後來做過編輯和營業部經理，到一九四〇年，去倫敦轉北非，寫戰地通訊，現在有一百廿二家報館登載他的特寫稿，讀者達八百八十餘萬。可算是讀者最多的戰地通訊員。

他的筆調可以說是「家常便飯」式的，他寫些關於步兵，砲兵，飛行員，卡車司機，看護，醫生的種種；他告訴讀者：前線的兵士吃些什麼，穿些什麼，何時何地及怎樣睡眠的，對於戰爭作何感想，在作戰時想些什麼，以及怎樣生活着，怎樣死的。爲着要描寫這些，他與士兵共同生活。

在突尼斯佔領之前幾個星期，他與步兵隊伍向前線作戰，有一天他被一個德國衝鋒隊認爲目標了，整天中，成千的砲彈飛過他所站立的位置，有一個砲彈在他的貼近爆炸的。他逃返後防，面色灰白，足足睡了三天三夜，醒來就寫，這裏是例之片斷：

「你們，住在國內的傢伙，一定很難想像到我們在前線上實際的生活……：幾位已經有好幾個月未會上床睡覺……：到了夜裏，他們從來不會脫掉衣裳的，除了鞋子。他們決不會在一個月中洗兩次澡……：你可以看到人們到處睡眠，不論晝夜的……」

「某一個下午，克勒克上校，新聞檢查員之一，過來跟我談天，我正在忙着捉殺蒼蠅……：克勒克對我說：他已經發現：蒼蠅總是往後飛的。所以，倘若你對它在後兩寸的地方作目標，你一定每次都可撲殺飛起來的蒼蠅。我此後就用這科學的方式謀殺蒼蠅，果然次次成功……」

「一到了戰時，人們便更現實了。最近一個檢驗員到前線檢收十個陣亡的美國人，搜查衣袋之後說，主要的什物是大便用的報紙。粗心的兵士們有時忘記這一種準備，便隨時就只得用二十佛郎的鈔

票了……。

「步兵是污泥，霖雨，濃霧，逆風的孩子們。他們沒有舒適，他們甚至於學習沒有必需品的生活方式。而每一個戰役之結果他們恰是戰爭非他們不從勝利的一批傢伙。……一條狹窄的小徑正像一條絲帶似的迎面而來，幾英里遠有一個小山，過去之後一條悠長的平原，越一小溪，爬一高坡，又過一個山峯。在這一條絲帶的整個長度中，隱隱約約，一條更稀薄的人的行列。足足四日夜，他們會艱苦作戰，吃得很少，未曾盥洗，幾乎不得睡眠。夜裏作劇烈的進攻，可怕的屠殺，而白晝既困乏又失眠，空中飛着炮彈的穿空聲。」

「那些人都步行的，相隔五十尺模樣，他們走得很慢，因為他們是精疲力竭了……正是這每一個沉重的步伐的聲浪播出他們身心疲乏的情緒。他們的臉上滿是鬚髮而黑。他們都是青年，但癡呆，短髮及倦態，看來便成中年人。從他們的眼珠中，我所看到的不是仇恨，不是刺激，不是失望，也不是勝利的麻醉劑——只有簡明的神態，他們是在那裏，好像他們曾在那裏而且還要在那裏，永遠在那裏……」

他個人引為欣幸的，並不是他的收入（年薪二萬五千元）——却他的讀者給他的信，偉人平民都有，他曾收到價值六千美元的香烟，大部分送前綫士兵。

「勇敢的人們」是他的一九四四年的成績。

寫「武漢會戰」的貝爾敦

傑克·貝爾頓在「徐州會戰」到「武漢會戰」的時期，在我國前綫採訪，那時候除了為美國「泰晤士報」及「生活」雜誌發通訊及特寫外，同時擔任上海英文大美晚報的戰地通訊，當時我在香港「星報」

，會翻譯過他的「武漢會戰的分析」及「漢口淪陷外」的特寫稿，他不但對於戰區的地形以及敵人進攻的路綫等等瞭若指掌，而且描寫我國都市的風景殘死者蒼生遊之地，使讀者如身歷其境；其實他來中國的時間極短，漢口住了還不到一個月，不禁欽佩之至。

最近，他大概在羅馬；去年七月下旬的「時代週刊」曾有這樣一段記載：

「傑克·貝爾頓隨着空運部隊，在基勒（西西里島盟軍登陸處）的海邊，以爲作戰部隊已經深入內地，就在前綫司令部坐了下來，正擬用打字機寫稿。德國的坦克衝過來了，炮彈向海灘傍岸的船隻轟擊。一個軍官急忙地過來對他說：敵人的坦克離司令部僅二英里！再幾分鐘，你也許是一個俘虜了，這時候寫故事有什麼用呢？」

在漢口，他目睹我軍撤退，他也親眼看見敵人佔領，他在那時候還是一個中立國人民，但也不免飽嘗驚嚇；而他終是這樣冒險在最新線採訪新聞的，其勇敢與毅力我也表示欽佩。

他的特寫稿是富有技巧的，先把握住新聞的中心（例如戰役的關鍵）然後再素描一些側景，來襯托新聞的力量。整潔而生動，我給他這樣一個世判。這裏是盟軍攻入密西那（西西里島的最後一城）後的電稿：

「對於前幾天艱苦作戰過來的兵士們，西西里的最後一幕似乎是失去了重心似的。在密西那城中，那班美國兵不知如何是好；沒有作戰的對手了。一等兵卡叟佇立在街上，徬徨着，喃喃自語：「就是這些麼？全在那邊麼？這裏都沒有了麼？」於是他坐在炮火餘燼的一塊石基上，閉一聽乳酪，用佩刀，一片一片地細嚼着，什麼也不想。」

「但對於密西那的平民們，這一個城市的淪陷是一樁救苦救難的事。大概有二百個，裹着破氈，給予凱旋者踴躍的歡迎。當納粹的大炮從對岸的大陸上開始轟擊的時候，他們又跑出城區以外去了。最近的將來，他們不致大批返來的，這裏也正沒有什麼可以值得他們留戀的。西西里島上所有被毀滅

的城市中沒有一個像密西那那樣的澈底的。我未曾看見過（所未遭破壞的房屋。

「火車路軌及碼頭附近中彈最劇最多。在海港中，一艘越重洋的郵船的煙囪猶在水中豎着，渡輪的殘骸浮在水面上，鋼骨水泥的輪埠裂作兩部。火車炸成爛鐵一堆。這一種景象使人回憶到一九〇八年的大地震，那時候密西那全市的房屋坍毀了百分之九十一，七萬八千的居民死亡了。」

他的「未死之時」與畢爾的「勇敢的人們」可以說是：歐戰結束前最暢銷的兩部前線描寫，

湯姆·屈理諾上前線

美國有五萬個新聞從業員，他們大都是每星期四十小時工作者，做些校對，謄清，採訪社會上零星消息，或者寫些短稿。

湯姆·屈理諾不久之前也是其中之一。不幸者也不是一位頭角崢嶸者。但在去年六月中旬，他到了重慶。（國外通訊員當然是做記者的榮譽職位）

他，今年三十六歲，是一位黑頭髮，漂亮的高個子。最初，他在洛山磯（他的家鄉）的一家赫斯脫系（美國報業托拉司之一，以黃色新聞著名）報館中當本市採訪，後來他加入洛山磯的泰晤士報，任婦女版編輯，到一九四〇年他開始寫連續性的特稿，「國內前線」欄。

一九四二年四月，報館裏派他到美國各地調查國防工業，這時候他毅然決計想做一位戰地通訊員了。他就打電報給報館，請求搭轟炸機到中東的旅費及日常費用，就準備前去。泰晤士報匯給他一千五百美元，並祝他平安。他就將一千二百五十元，買了一張飛機票；正當隆美爾迫近亞歷山大港時，他飛到開羅。英國軍事當局拒絕他上前線採訪。他說他是密西比河以西惟一的美國戰地記者；但他們的回答還是「密西比河以西的記者這裏已經太多了，譬如從芝加哥來的就有五位！」

雖然英國軍事當局不准他接近前線採訪新聞，他却毫不顧慮，化了七毫錢買了一對戰地記者的徽章，縫在肩上，借了一輛英國軍用運糧車，衝上前線，在英國軍官（專司國際宣傳者）未發覺之前，復逃回開羅。他就將他所寫的，盡述種切，航郵寄美。英國軍事當局將他的徽章取去了。

於是，他在後方的英國空軍根據地附近鑽營，終於讓他飛往馬爾泰，而到直布羅陀。在飛返非洲的時候，他目睹轟炸那佛里諾港的情形，他又寄出了一篇特寫，英國軍事當局憤怒了，禁止他搭乘軍用飛機。然而他並不因之阻怯，他逐漸跟幾個紐西蘭的士兵混在一起，艾爾可拉敏之役他又在前線，跟着紐西蘭軍隊直入德軍炮火射程之內，親臨戰事五日之久，方被英國官方發覺，此番乃對美國陸軍方面提出抗議，泰晤士報也只得去電叫他「速離中東」。他就趕到飛機場，第一架飛機是到印度的，他不顧一切就搭着飛了。

到了印度之後，泰晤士報方正式任他做特約通訊員。他曾隨美空軍轟炸仰光，到過阿拉甘前線，去年才越喜馬拉雅山而來中國。

他是歐尼·畢爾寫派的筆調，他所描寫的着重於趣味性的瑣事，類如五個義大利的酒販如何偷酒給美國軍隊，美國士兵如何向客里客答的樂隊借樂器作美國最新式的跳戲的表示等等。

他的收入可以說是國外通訊員中最底的了。每星期約為一百二十五元美金，每日日常費用為十元美金，其他的美國通訊員要比他高三倍呢！

「一樁又一樁」是他的名著。

第五類 裝飾

人要打扮，佛要添金；所以，報紙也需要裝飾。報紙上的「裝飾」，除了各種字體的應用（例如方頭字表示刺激，（宋體象徵軟性），主要的胭脂花粉當然是漫畫與照片。

有了圖片，版面自然美觀，但要地位放得相稱；有了漫畫，可增加新聞的刺激性及趣味性，却也要畫得好。所以，報館裏也該應有美術編輯，專門處理這些問題。

然而漫畫及照片的本身究竟孰佳誰劣？報紙上應該刊載何種漫畫或照片？下面的幾段譯文也許可回答一部份。

一、漫畫釋義

「卡通是一件精緻脆弱的東西。正像在峭壁的邊沿上走路一樣。倘若你稍為太斜左一些，或者右一些，你便完了。」

「卡通附着幽默的觸覺是十分重要的。這是我們的時代的表示。臘丁的幽默感是直接而粗魯的他們的卡通上，他們是趨現實主義者。他們的面貌是太變了樣的，有時幾乎不像一個人類……倘若臘丁的漫畫家要畫一個醉鬼，他們便一隻發光的鼻子。在美國，幽默是要精緻妙得多了的。」

「念頭對於漫畫家是最重要的東西。我總製造念頭……為捉住念頭起見，我只得獨自靜坐，有時闔起門來，加上鎖，保險我是的確獨自一個人了……我畫得極快，這正像我寫字一樣。」——史頓堡說。他認

爲「紐約人」太係「高類」，他的畫則適宜於任何一種「類」的人。

漫談連載漫畫

連載漫畫與漫畫有別。

連載漫畫是有人物，有故事，三四張連在一起的，含義淺近最引起兒童們的興趣者：英文原詞是 Comics。這也許是漫畫之一種，但與一般所認爲之漫畫，諷刺畫 Cartoon，速寫 Sketch 等不能不說在差異點之。

葉淺予的「王先生」便是此例。我國報章刊載此類的連載漫畫尚不多見，有價值的更爲難得。戰前上海的辛報及香港的星報偶然從英文雜誌或報紙中剪下來連載過幾次，一香港的粵語報紙如「成報」「石山報」等倒是常川刊載；品質當然是不高明的（英美的報紙上就似乎未可或闕）。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八日，紐約「世界」報的「星期增刊」上，首次發現連載漫畫。作者叫李却，與脫克爾；命題是「新生命的來源」，畫的是關於一條蛇與一隻狗的故事。不久，他替赫斯脫創造「黃色頑童」，而這就造成「黃色新聞」的名稱。

最近在美國會引起兩種論辯。

連載漫畫是否有害於兒童的長進？這一個問題時常是有知識而敏感的父母所懷疑的。

喬治·希爾教授，美國長遼大學教育學科主任，曾有一個具體的答覆。他從十六張不同的日報上（計有三八四種連載漫畫），化了一個月的時間，作一個有系統的統計。他着重於這一類的連載漫畫中所用的文字對於兒童識字的影響方面，結果則是：

在這些連載漫畫中，共有九三〇二字，其中百分之八十弱都是高小學校的應用詞，百分之五強爲方言

，土話，拼法錯誤等劣詞（據另一統計，在專載連載漫畫的雜誌中，此類劣詞約占百分之十至十二）。所以，他的給論是：

「攻擊連載漫畫的文字，認為有害於兒童，我讀到很多；但在我的意見，報章上所載的連載漫畫大部是無害的，對於兒童識字的長進，我更不認為有何嚴重的障害，而且是有助於兒童的，增進識字的速度和容易明瞭每一個字的意義。我們應該注意連載漫畫的取材或內容。對於兒童的行為及道德觀念的影響。」

「連載漫畫是現時代的鄉村文藝之一部……它對於倫理方面的貢獻是不可限量的。」

第二種論辯當然是內容問題，如何適應於今日的戰時環境？

一九四三年八月下旬，美國就發生一樁有趣的「法律」糾紛：

「小孤女愛娜」是問題中的連載漫畫的標題，漫畫家漫畫所創造的，在美國各地已風行十九年，此番却爲了下列的內容遭出版家禁止刊載的處罰，那漫畫上的故事是這樣的：

小孤女的義父病了，用自備汽車到二十英里外的村鎮上去請醫生，當地的汽油統制員就將他的購買汽油證吊銷了，認為浪費汽油，於是漫畫上有如是對白：

小孤女：那不是坐汽車出去兜風，享樂啊！

施夫人（她的義母）：是的，但佛先生（汽油統制員）說，我們應該等到明天下午搭公共汽車去的。第二天的漫畫上，小孤女看見一輛漂亮的汽車駛過，於是有如下的對白：

施夫人：但是倘若我們的前線兵士需要汽油，來打敗我們的敵人，我們也很高興步行的，不管多遠

小孤女：哈，看啊！那是誰的漂亮汽車啊？

施夫人：這是佛先生的。他有公事在身，當然要坐汽車！

小孤女：我猜，他內心裏一定很不安的，豈不是也浪費汽油麼！我曉得他有的是一部轎車麼？

施夫人：「喔，轎車是佛夫人的，佛夫人要上街，買些必需品的，她有時又得要赴重要的集會。佛先生一家一共有三輛汽車呢！他的兒子每天早晨必需趕去上課，那學校在五十英里之外呢！」

支加哥寫報（共和黨系）報紙發行人愛奎里治說：「我們並不反對我們的報上有相反的政治表演，但我們堅持我們的原則——不願意在娛樂性的圖文中掩護社論式的政治意見。小孤女愛娜就觸犯了這一條原則。」

漫畫家格雷則表示不滿，他的意見是：「一，我懂得讀者的心理，我明瞭我的漫畫所表示的價值；

二，我盡我的力量使小孤女與時代同進，社會上及政治上的變遷逼迫小孤女說這種話。」

哈羅爾達·格雷，今年五十歲，意里諾省的農人出身，初為名漫畫家史密斯助手，旋即創造「小孤女愛娜」，現有三百四十五家報章雜誌刊載他的連載漫畫。

白靈上校沒有死

羅Low（名大衛），英國著名的漫畫家，對於注意漫畫的我國人士並不是一個十分生疏的名字，戰前上海的英文報上（大陸報與士林西報）均有時常轉載他的漫畫。

他所最成功的作品是「白靈上校」，刊於倫敦「標準晚報」的連載漫畫。「白靈上校」總是一個有兩撇白鬚的，誇大而務實際的英國式的「幸運兒」；他對於驚天動地的事件，總有些漠不關心的，而蹦蹦着去享受富於英倫風味的俱樂部生活，茗啜着佳釀的白葡萄酒與紅葡萄酒，躺在深長的皮椅上，誦着倫敦泰晤士報上所刊載的過份自信的句子。他說話的時候，總是像患風冒似的，滿風而沉重的喉音；而他最歡喜用的辭句是「該的（諧聲，亦相當譯意）先生」，所謂「該的」似乎便表示他不贊同的直感覺而他所不贊同的就是將從前習慣的任何事物而改變為大家就要實行的事物。在英倫三島上，倘若我們除了所說的

有顏色的眼罩，正多白靈上校的一流人物呢！

邱吉爾首相執政之後，白靈上校是否壽終正寢，只有史家才知道。一九四三年六月中旬，倫敦奧迪安電影院獻映「白靈上校的一生」一片時，蒞席欣賞而領讀者有首相邱吉爾，外相艾登及其他唐寧街十號的首要。可以說是，半官式的，白靈上校已在這一張成本最鉅的情節最長的影片中一度安息了。

在漫畫上，白靈上校是這樣的，例如：

畫面：羅（他自己）躺在一張帆布椅上，半裸的，旁邊小桌上放着「盃威司格蘇打」；而白靈上校，裸着上半身，現出海象似的桶形軀幹，兩撇人字形（篆字尤像）的白鬚，右臂向上曲着，蹙着食指，左臂撐住腰部，而說：

「該的，先生，是……爵士是對的。我們必需建造一個比敵人將造的更龐大的海軍，當敵人聽到我們正在建造一個比他正在建造的更大的海軍時。總之，我們需要建造一個更大的……」

在影片上，則有如下的鏡頭：

一個年青的國防軍軍官決計對他的白靈式上司，表示較現代化的一代已對老式的軍事演習發生不滿的情緒了。明令午夜開始「戰爭」，但青年軍官於下午六時率隊攻入倫敦，在土耳其式浴室中俘獲國防軍的司令。那青年軍官俯視着那浴巾裹住下垂的腹部的白靈上校，說：「好末，我所可以說的，先生，拿破崙曾經說過：『一個得勝的軍隊向胃部前進……』』」挺直着裸體，白靈上校答道：「讓我來告訴你吧，再四十年，你也是一個年老的紳士了，倘若你的肚皮與你的頭腦保持同樣的速度裝進這許多不明不白的東西，你的肚皮恐怕比我們中的任何一個還大而肥呢！」

於是，銀幕上由深而淡，再映演白靈上校的一生，他怎樣與英倫社會相廝混，使他的肚皮慢慢的發胖的，頗予觀劇者以同情，白靈上校之形成終究不外乎人情。觀眾中，幾乎沒有人對銀幕上的白靈上校嫉恨的。

「新聞紀錄報」上（作者還是平時反對「白靈上校」漫畫的政評家克明斯）的評語是：「在我個人講來，我對白靈上校表示憐愛——他是一個狡猾的，也相當敏感的兵士，他將在保持尊嚴之姿態中造成一次敗績，但倘若稍有幸運的話也許可獲得一次勝利。」

但「每日郵報」上，却有一長行的苛評：「描寫英國軍官如是的愚蠢，自滿，自欺，荒唐，在平時也諷刺第一餽合法的喜劇，但在戰時這是含有破壞性的惡劣宣傳……；值此時際，當國際間的尊敬及信任至關重要之秋，我們不能讓這一種裸體表演式的白靈上校一流印象去環遊世界，使觀眾誤認英國軍官的人格，因為他們曾經而且仍舊繼續為他們的國家給予忠誠而優越的服務。」

這當然更使英國的民衆猜疑：白靈上校究竟死去了否？

英國政府則認：戰爭開始於六小時前一節，有影射日寇偷襲珍珠港一役的嫌疑，下令禁止出口，免得有礙邦交。

兩星期後，「標準晚報」上刊出「白靈上校復活」的漫畫，命意則是：一。被最有仁心的過份愛國的漫畫家以白糖所活埋的白靈上校，茲應·二。「保障失業」「反對軟性飲料」「反對計劃」「世界投資」等團體之籲請，為救國，護家，改良世界起見，而復活了。

一個攝影記者

突尼斯戰役之後四十二天，紐約市的曼漢頓新藝術博物院的牆上懸掛着美軍遠征北非的種種鏡頭，那是一個個人攝影展覽：他是「生活」雜誌的攝影記者，依里奧·愛立沙芬。

展覽的一共是一百十三張片，幾乎包括美國遠征軍的整個姿態，除了美國士兵的屍首，都是美國陸軍

部所未會公開的照片。

參觀者會看到這些圖解：「愛立沙芳與兩架康坦克司（德國製小型飛機）」，「三個高頂的十足日耳曼氣味的俘虜」（一輛卡車的窗洞口伸出戴着卐字鑲邊的三個德國軍官的頭），「納粹的炮火的效力」（三張連續性的照片，表示美國炮兵被震後的反應動作）等等。

跟這些放大的照片掛在一起的還有記者從前線來信的片斷，類如。

「我隨着轟炸機出去兩次。第一次，我匍伏在M1式的鼻子上……我們飛經幾艘船隻的上空。那批運輸船有兩艘軸心的驅逐艦護航着……那高射炮火直對着我們射上來，我吃了一驚，我根本未曾對準目標拍攝過，所以，我只拍到一艘運輸船的一角，當我乘坐的飛機突然俯衝下去的時候」

他在前線，手裏總是握着小巧的攝影機，拍得快且多，他說得好：「我沒有理由或權力來欺騙國內的人們：他們享有欣賞實際一切的權利，而就是我所做的。」

「紐約郵報」畫報主編約翰納脫說：「這次戰爭中，有一件叫人驚奇的事便是陸軍部所發表的照片竟如是一律平庸，不值一觀……而另一樁更使人驚奇的就是比較的缺少經驗的青年攝影記者所貢獻的作品水準竟如是優越，例如愛立沙芳所公開展覽的。」

愛立沙芳生於一九一一年，是一個紐約窮苦人家的兒子。他的第一張照片是借他的姊姊的快攝成的：第二張則是他自己化了十四元錢買來的機器產生的，天性就歡喜攝影，到了廿四歲便依此爲生，影星琴述，勞傑斯會對他說：你應該自己去上一次鏡頭測驗呢！」

孩子們

「歐洲的孩子們」是一九四三年年杪美國出版的一本書，裏面都是一張一張的照片，雖然有各別的殘

瓦磚的背景。却並不是可怕的殘酷的暴行攝眞。例如：

蓬髮的母親，左肩上掛着一隻鉛製的水瓶，右肩上背着一個垂首的金髮的嬰孩，那只是背影，看不見面貌，襯着遼遠的天空——註語：「艱重的負擔在疲憊的母親的肩上」。

亂石堆中，一個屈膝俯伏，俯首委頓的童子，約模五六歲的光景——註語：「有時簡直似乎不能再跋涉前進！」

一張破舊的小床上，躺着一個二歲左右的孩子，仰着頭，張着嘴，凝神注視，欲哭未哭，活現嗷嗷待哺的神態——註語：「這已經是很顯然的，未來的一代正在水深火熱之中」。

背景是破床破毯，立着梯形的三個裸體的孩子，七八歲的女孩，四五歲的男童，二三歲的嬰孩，都骨瘦如柴；她有雋秀的臉，但深眶的雙眸顯出憔悴和哀求；他們則一個把手放在嘴裏；呵熱呢？還是不良習慣的養成？最幼的一個正將手指滿身亂抓着瘙癢——註語：「幾百萬呢：……」

一隻婦人的手，握着一根匙柄，那隻匙恰插入一張嘴裏，唇邊流着漿液，一個整潔的孩童俯首進食，眼睛眉毛都生動着，顯示欣然拯救的歡愉——註語：「……在還不太晚了之前，餓飽他們」。

雄姿，偉績：……大捷，新武器：……我們看得够了麼？

戰初，我看到過一本「敵寇暴行錄」，現在似乎已好久不會看見「未曾預先準備上鏡頭」的鏡頭了。我們的孩子們呢？

跋

深夜校閱自己寫的稿子，一遍二遍，也許是一椿誰也感到乏味的事；而在校閱應該補充，更有似熱鍋上螞蟻的心煩悶。

然而，本書的預告早已刊出；倘若再以修正的話，便發現兩重困難：（一）太貴。同時，我自己復感到要說的話太多，却有無從找到頭緒；換一句話來，未成熟。

所以，我在這裏道一聲歉，本書至此為止；此後當再專研讀有關情形，在將來，決非不久的將來，再寫一本「新聞研究」，以贖此愆。

桑

本社從盟軍獲得二十四部，所謂「原作者的節本」，都是一九四一年及一九四五年上半年，以後每月八部，茲先將已付印的書於后：

中國與我

項美麗著，會聖譯。來可說是中美文化交流之逸聞。

從重慶到蘇聯

美國名記者史篤威著，必力譯。在滇緬公路上及歐戰東線的作戰實情，是談人所不敢談的。(以上十月份出版)

勇敢的人們

歐尼派爾著，桑榆譯。歐尼派爾著，桑榆譯。歐尼派爾著，桑榆譯。

您們的孩子與我的

影星喬安·赫本著。這是一本笑聲現

陳立，徐濟寬合譯。

一關嘴，一關嘴，一關嘴。

萬里，徐濟寬合譯。

去我尋，他非州

子，他經過太平洋

這結果，他非州

他，及義大利等戰地

這結果，他非州

的，我們定價是根據物價指數及印刷成本而計。郵費為憑，預約價照原定價八折。預約期以每部書

美利堅無限公司

全美總商會會長瓊斯登

原著，周清鏗，唐錦康合譯。

當機立斷。原著，周清鏗，唐錦康合譯。

總統與德義法戰後國際機

建議。然後發表他對於戰後國際機

綠鯨街頭

願芝女士著。這是姊妹倆

男人的小說

對於女子內

會得米高梅影片公司首

故事內

在雅典的公寓中

是一部實事性的小說

軍官從納粹全盛時代

的鏡面。無疑是一

(以上

#0

179048

